

豆棚閒話





豆棚閒話

聖水·艾衲居士編
鴛湖·紫髯狂客評



第一輯

第十三種

依翰海樓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十三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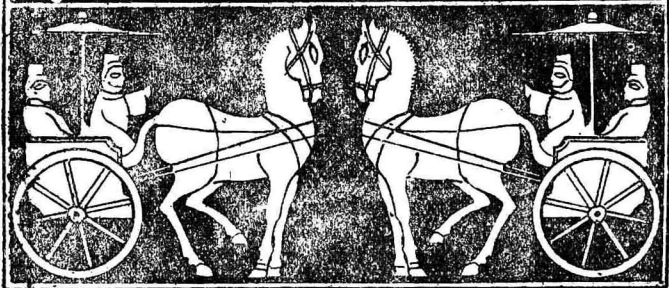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初版

豆棚閒話 (全一冊)

普及本實價二角五分
特印本實價二角五分

著	艾衲居士
校	戴望舒
主	施蟄存
編	張靜廬
者	
發	上海雜誌公司
行	
所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二四號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一四八號
 開封支店：中山北街二八四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公安局前



豆棚閒話敘

有艾衲先生者。當今之韻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又。真擅萬身之才。一短二長。妙通三耳之智。一時咸呼爲驚座。處衆洵可爲脫囊。乃者。僑鶻彌矜。懶龍好戲。賣不去一肚詩云。子曰。無妨別顯神通。算將來許多社弟盟兄。何苦隨人鬼譚。況這猢猻隊子。斷難尋別弄之蛇。兼之。狼狽生涯。豈還待守株之兔。收燕苓雞壅于藥裏。化嘻笑怒罵爲文章。莽將廿一史。掀翻另數。芝麻帳目。學說十八尊因果。尋思橄欖甜頭。那趨舊聞。便李代桃僵。不聲冤屈。倒顛成案。雖董帽薛戴。好像生成。止因蘇學士滿腹不平。惹得東方生長嘴發訕。看他解鈴妙手。真會虎背上劬斗一番。比之穿縷精心。可通蟻鬚邊連環九曲。忽啼忽笑。發深省處。勝海上人醫病仙方。曰是曰非。當下凜然。以竹林裏說法說偈。假使駟呼宰我。正當諺浪。那思飯後伸腰。便是不笑閻羅。偶湊機緣。也向人前撫掌。遲遲畫水。真可下泉醞三升。習習風生。直得消兩茶一瓊。謂余不信。請展斯編。

豆棚閒話目次

第一則

介之推火封妬婦

第二則

范少伯水葬西施

第三則

朝奉郎揮金倡霸

第四則

潘伯子破產興家

第五則

小乞兒真心孝義

第六則

大和尚假意超昇

第七則

首陽山叔齊變節

第八則

空青石蔚子開盲

第九則

漁陽道劉健兒試馬

第十則

虎丘山賈清客聯盟

第十一則

黨都司死梟生首

第十二則

陳齋長論地談天

豆棚閒話

聖水艾衲居士編

鴛湖紫髯狂客評

艾衲云。吾鄉先輩詩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冊。其所詠古風律絕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膾炙人口。惜乎人遐世遠。湮沒無傳。至今高人韻士。每到秋風豆熟之際。誦其一二聯句。令人神往。余不嗜作詩。乃檢遺事可堪解頤者。偶列數則。以補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詩一首弁之。

詩曰：

閒着西邊一草堂。熱天無地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栽得豆苗堪作蔭。勝于亭榭又生香。晚風約有溪南叟。劇對蟬聲話夕陽。

第一則

介之推火封妒婦

江南地土窪下。雖屬卑濕。一交四月。便值黃霉節氣。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當空。無論行道之人。汗流浹背。頭額焦枯。卽在家住的。也吼得氣喘。無處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涼亭水閣。搖扇乘涼。安閒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髮披襟。逍遙于長松蔭樹之下。方可過得。那些中等小家。無計佈擺。只得二月中旬。覺得幾株羊眼豆秧。種在屋前屋後。閒空地邊。或拿幾株木頭。幾根竹竿。搭個棚子。搓些草索。周圍結綵的相似。不半月間。那豆藤在地上。長將起來。彎彎曲曲。依傍竹木。隨着棚子。牽纏滿了。却比造的涼亭。反透氣涼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櫬子。或掇張椅子。或鋪條涼蓆。隨高逐低。坐在下面。搖着扇子。乘着風涼。鄉老們有說朝報的。有說新聞的。有說故事的。除了這些。男人便說人家內眷。某老娘賢。某大娘好。大分說賢的少。說妬的多。那女人便說人家丈夫。某官人好。某漢子不好。大分愛丈夫的少。妬丈夫的多。可見妬之一字。男男女女。日日在口裏提起。心事轉動。如今我也不說別的。就把妬字。說個暢快。到也不負這個搭豆棚的意思。你們且安心聽着。當日有幾個少年朋友。同着幾個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拿着不知甚麼閒書。看到鬧熱所在。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詩。忽然把扇子在橈上一拍。叫將起來。便道：『說得太過。說得太過。』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却是爲何。』那少年便把書遞與他。一手指道：『他如何說。』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做詩的人，想是受了婦人閒氣，故意說得這樣利害。難道婦人的心，比這二種惡物還毒些不成？那老成人便接口說道：『你們後生小夥子，不會經受，從不曾出門看見幾處，又不曾逢人說着幾個，如何肯信？卽在今年已及五旬年紀，甯可做個鰥夫，不敢娶個婆子。實實在江湖上看見許多，人頭上說將來，又聽得許多，一處有一處的利害，一人有一人的狠毒。我也說不得許多，曾有一個好事的人，把古來的妬婦心腸，併近日聞見的妬婦實跡，備悉纂成一冊妬鑑，刻了書本，四處流傳，初意不過要這些男子，看在眼裏，也好防備一番，又要女人看在肚裏，也好懲創一番。男男女女，好過日子，這箇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來的聖經，還增十分好處。那曉得婦人一經看過，反道妬之一字，從古流傳，應該有的，竟把那妬鑑上事蹟，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搜尋出一番意見，做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妬鑑之後，刻一本補遺二集三集，乃在婦道中稱個表表豪傑，纔暢快他的意思哩。』又有一個老成人接口道：『這妬鑑上有的，却是現在結局的事，何足爲奇？還有妬到千年萬載，做了鬼，成了神，纔是希罕的事。』那少年聽見兩個老成人說得勛勛節節，就供着手說道：『請教請教。』那老成人說道：『這

段書長着哩。你們須烹幾大壺極好的松蘿芥片。上細的龍井芽茶。再添上幾大盤精緻細料的點心。纔與你們說哩。」那少年們道：「不難不難。都是有的。只要說得真實。不要騙了點心茶喫。隨口說些謊話。哄弄我們。我們雖是年幼。不會讀書。也要質證他人。方肯信哩。」那老成人。不慌不忙。就把扇子摺攏了。放在橈角頭。立起身來。說道：「某年某月。我同幾箇夥計。販了藥材。前往山東發賣。騎着驢子。隨了車駝。一程走到濟南府章丘縣。臨濟鎮之南。數里間。遇着一條大河。只見兩邊船隻牲口。你來我往。你往我來。稠稠密密。都不在心上。見有許多婦人。或有過去的。或有過來的。那醜頭怪腦的。隨他往來。得個平常。凡有一二分姿色的。到彼處。却不敢便就過去。一到那邊。都把兩鬢蓬蓬鬆鬆。扯將下來。將幾根亂草插在髻上。又把破舊衣服換在身上。打扮得十分不像樣子。方敢走到河邊過渡。臨上船時。還將地上的浮土灰泥。搽抹幾把。纔放心走上船。得個平平安安。渡過河去。若是略像模樣婦人。不肯毀容易服。渡到大河中間。風波徒作。捲起那腌腌臢臢的浪頭。直進船內。把貨物潑濕。衣服穢污。或有時把那婦人隨風捲入水內。連人影也不見了。你道甚麼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兇險惡孽。我悄悄在那左近飯店。輕輕訪問。那裏人都要過渡。懼怕他的。不敢明白顯易。說出他的來頭。只有一個老人家。在那裏處蒙館的說道：「這個神道其來久矣。在唐時有箇人做一篇述異記。說道此

河叫名妬婦津。乃是晉時朝代大始年號中，一人姓劉名伯玉，有妻段氏，名明光，其性妬忌。伯玉偶然飲了幾盃餓酒，不知不覺在段氏面前，誦了曹子建的洛神賦幾句，賦曰：

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之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鈿華不御。雲鬢峨峨，修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瓊姿豔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奇服曠世，骨象應圖。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碧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游之文履，曳霧縞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于山隅。

讀至此，不覺把案上一拍，失口說道：「我生平若娶得這個標致婦人，由你潑天的功名富貴都不願了。吾一生心滿意足矣。」此亦是醉後無心，說這兩句放肆的閒話。那知段氏就心中頓然火發，口中發出話來道：「君何說着水神的面目標致，看得十二分尊重，就當面把我奚落得不成人的地位。若說水神的好處，我死何愁不爲水神。」不曾說完，一溜煙走出門來。那丈夫亦料無別事，不在心上。那知段氏就在河濱做個鷓子翻身之勢，望着深處從空一跳，就從下邊沉下去了。伯玉慌得魂不附體，放聲大哭，急急喚人打撈，到底沒有踪影。整

整哭了七日。喉乾噪咽。一交跌倒。朦朧暈去。看見段氏從水面上走近前來。說道：「君家所喜水神。吾今得爲神矣。君須過此。吾將邀子爲偕老焉。」言未畢口。段氏卽將手把伯玉衣袂一扯。似欲同入水狀。伯玉驚得魂飛天外。猛力一迸。忽然甦醒。不覺乃是南柯一夢。伯玉勉強獨自回家。詎料段氏陰魂不散。日日在津口。忽時有聲。忽時現形。只要伺候丈夫過津。希遂前約。不料伯玉心餒。終身不渡此津。故後來凡有美色婦人渡此津者。皆改裝易貌。然後得濟。不然就要興風作浪。行到河水中間。便遭不測之虞了。那些後生道：「這段氏好沒分曉。只該妬着自己丈夫。如何連別的女人也妬了。」又有個老者道：「這個學究說的。乃是做了鬼還妬的事。適纔說成了神。還妬的事。却在那裏。」內中一個老者道：「待我來說明白。妬婦津天下却有兩處。這山東的看來也只平常。如今說的纔是利害哩。」那後生輩聽見此說。一個個都站將起來。神情錯愕。問道：「這個却在何處？」老者道：「這個在山東對門。山西晉地。太原府綿縣地方。行到彼處。未及十里。路上人媿媿說長說短。都是這津頭的舊事。我却不信。看看行到津口。也有許多過往婦人。粧村扮醜。亦如山東的光景。也不足異。直到那大樹林下。露出一個半大的廟宇。我跳下牲口。把韁繩鞭子。遞與驢夫。把衣袖扯將下來。整頓了一番。依着照牆背後。轉到甬道上去。抬頭一看。也就把我唬了一驚。只見兩個螞頭。直冲霄漢。四圍鷓爪。高接

雲烟八寶粧成鴛鴦瓦脊。耀得眼花。渾金鑄就饕餮門環。閃人心怕。左邊立的朱髯赤髮火輪火馬。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右邊站的青面獠牙皂蓋玄旗。我却認做瘟疫司中牙將。中間坐着一個碧眼高顴紫色匾兜面孔。張着簸箕大的紅嘴。乃是個半老婦人。手持焦木短棍。惡狠狠橫踞在上。旁邊立着一個短小身材。匾僂苦楚形狀的男人。朝着左側神廚角裏。却是爲何。正待要問。那驢夫搖手道：「莫要開言。走罷走罷。」只得下驢行路。走了五六里。悄問再三。驢夫方說：「這個娘娘。叫做石尤奶奶。旁邊漢子。叫做介之推。直是秦漢以前列國分爭時節。此乃晉國人物。只因晉獻公寵愛一個妬婦驪姬。害了太子申生。又要害次子重耳。重耳無計擺佈。只得奔逃外國求生。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年紀甫及二十。纔娶一妻。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名喚石尤。兩個原生得風流標致。過得似水如魚。真個才子佳人。天生一對。蓋世無雙的了。却爲重耳猝然遭變。立刻起程。之推是東宮侍衛之臣。義不容緩。所以奮不顧身。一轡頭隨他走了。不曾回家。說得明白。就是路中要央箇熟識寄信回時。那重耳是晉國公子。隨行有五人。一個是魏犢。一個是狐偃。一箇是顛頡。一個是趙衰。這個就是之推了。急切裏一時逃走。恐怕漏了消息。驪姬知道。唆聳獻公。登時興兵發馬。隨後追趕。不當穩便。都是改頭換面。檻檻縷縷。夜住曉行。甚是苦楚。石氏在家。那曉得這段情節。只說正在恩愛之間。如何這冤

家魅地拋閃。想是有了外遇。頓然把我丟棄。叫天搶地。忿恨一回。痛哭一回。呪咀一回。痴想一回。恨不得從半空中將之推一把頭髮揪在跟前。生生的咬嚼下肚。方得快心遂意。不料一日。一年一年。胸中漸漸長起一塊。刀砍不開。斧打不碎。堅凝如石一般。叫做妬塊。俗語說。女傍有石。石畔無皮。病入膏肓。再銷鎔不得的了。那知之推。乃是個忠誠苦節之臣。隨了重耳。四遠八方。艱難險阻。無不嘗遍。一日逃到深山。七日不得火食。重耳一病幾危。隨行者雖有五人。獨有之推將股上肉割將下來。煎湯進與重耳食之。救得性命。不覺在荏苒。過了一十九年。重耳方得歸國。立爲文公。興起霸來。後來那四個從龍的侍衛之臣。都補了大官。受了厚祿。獨之推一人。當日身雖隨着文公周行。那依戀妻子的心腸。端然如舊。一返故國。便到家中訪問。原妻石氏下落。十餘年前。早已搬在縣竹山中去了。之推卽往山中探訪消息。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個丈夫。朝夕打罵不已。忽然相見。兩個顏色俱蒼。却不認得。細說因由。方纔廝認。忽便震天動地。哭將起來。之推把前情說了一番。那石氏便罵道：「負心逆賊。閃我多年。故把假言搪飾。」只是不信。少不得婦人家的舊規。手搗口咬。頭撞脚踢。一回弄得之推。好像敗陣傷亡。垂頭喪氣。一言也不敢發。只指望待他氣過。溫存幾時。依舊要出山做官受職去的。那知石氏心毒得緊。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條紅綿九股套索。在衣箱內。取將出來。把之推扣頸縛住。頃

刻不離。一毫展動不得。說道：「我也不願金紫富貴。流浪天涯。只願在家。兩兩相對。齏鹽苦守。還要補完我十九年的風流趣興。由那一班命運大的。做官罷了。」之推既被拘繫。上不能具疏奏聞朝廷。下不能寫書邀人勸解。在晉文公也不知之推在于何處。到是同難五人中一人。不見之推出山。朝廷又不問他下落。私心十分想念。不肯甘心。造下一首四言鄙俚之句。貼于宮門。暗暗打動文公意思。詩曰：

有龍矯矯。頓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

龍饑乏食。一蛇剖股。龍返于淵。安其壤土。

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

一時間宮門傳誦。奏聞文公。文公惶愧不已。遂喚魏犇遍訪之。推下落之。推身已被繫。安得出來。魏犇是個武夫。那裏耐煩終日各處搜求。況且綿竹之山。七八百里開闊。實難踪跡。只得四下裏放起火來。或者燒得急了。奔將出來。一時尋着也未可知。此時乃是初春天氣。山上草木。尙是乾枯。順着風勢。教人舉火。一霎時漫天漫地。捲將起來。那知之推看見四下火起。心知魏犇訪求踪跡。爭奈做了個藤纏螃蟹。草縛團魚。一時出頭不得。即使遇着魏犇。磨滅得不成冠裳中人體面。一時忿恨在心。不如速死爲快。因而乘着石氏睡熟。也就放一把無情火來。

那火却也利害。起初不過微烟裊裊。攪着石罅巒光。在山間住久的。還不覺得。未幾火勢透上樹枝。惹着松油柏節。因風煽火。火熾風狂。從空舒捲。就地亂滾。將來一霎時。百道金蛇。昂頭擺尾。千羣赤馬。縱鬣長嘶。四壁廂蹕蹕叭叭之聲。勝似元宵爆竹。半天裏騰騰閃閃之焰。不減三月咸陽。逃出來的狐狸。跳不動的麋鹿。都成肉爛皮焦。叫不響的鴉鷹。飛不動的鸞鶴。盡是毛摧羽燦。此時石氏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奔前不能。退後不得。漸漸四下緊逼。將來只得把之推一把抱定。說道：「此後再不好了。」却也悔之晚矣。那知石氏見火勢逼近。絕不着忙。只顧與之推相抱相偎。毫無退悔。故此火勢雖狂。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動。略不多時。之推與石氏俱成灰燼。後魏犖搜山。看見兩箇燒死屍骸。方曉得之推夫婦已自盡了。正要收取骸骨。中間尙有一堆餘火未熄。魏犖仔細上前看時。却又不青不紅。不紫不綠。一團鬼火相似。真也奇異。忙教左右將那燒不過的樹枝。撥動他時。公然斗大一塊鵝卵石。滾來滾去。那火光亦漸漸熾了。石子中間。却又放出一道黑氣。上亘雲霄。風吹不斷。魏犖同一夥人。見得恁般作怪。卽忙寫了一道本章。把此一塊寶貝。進上文公。大略說之推高隱之士。不願公侯。自甘焚死。紀載他焚燒之時。正是清明節前一日。文公心中惻然。卽便遣官設祭一壇。望空遙奠。又命下國中人家門首。俱要插柳爲記。不許舉火。只許吃些隔夜冷食。至今傳下一個禁烟寒食的故事。那塊寶貝。

也。只道甚麼活佛神仙修鍊成的金剛舍利子一樣。忙教後宮娘娘妃嬪好好收藏。那知這物却是禍胎。自從進宮之後。人人不睦。個個參差。後來文公省得此物在內作祟。無法解禳。直到周天王老庫中。請出后妃傳下來百煉降魔。破妬金剛寶錘。當中一下。將來打得粉花零碎。漫天塞地。化作萬斛微塵。至今散在民間。這黑氣常時發現。此是外傳。不在話下。且說那石氏自經大火逼近之際。抱着耿耿英靈。從那烈焰之中。一把扭定了介之推走。闖到上帝駕前。大聲訴說其從前心事。上帝心裏也曉得妬婦罪孽非輕。但守着丈夫一十九年。心頭積恨。一時也便泯滅不得。適值有一班散花仙女。又在殿前。俱憐他兩個夫婦。都有不得已一片血誠。在生不會受得文公所封繇上之田。死後也教他夫妻受了繇地血食。但是妬心到底不化。凡有過水的婦人。都不容他搽眉畫額。大袖長衫。俱要改換裝束。那男人到廟裏看的。也不許說。石尤奶奶面目變得醜惡。生前過失。但有奉承奶奶幾句。數落之推幾句的。路上俱得平安順利。近日有個鄉間婦人。故意粧扮妖妖嬈嬈。渡水而過。却不見甚麼顯應。此是石奶奶偶然赴會他出不及隄防。錯失的事。那知這婦人意氣揚揚。走到廟裏。賣嘴弄唇。說道：「石奶奶如今也不靈了。我如此打扮。端的平安過渡來了。」說未畢口。那班手下幫妬將帥。火速報知。一霎時狂風大作。把那婦人平空吹入水裏淹死了。查得當日立廟時節。之推夫婦。原是衣冠濟楚。並肩

坐的。因爲這事，平空把之推塑像，忽然改向朝着左側坐了。地方不安，改塑正了。不久就坍。如今地方上人理會奶奶意思，故意塑了這個模樣。此段說話，却不是成了神還要妬的故事麼？至今那一鄉女人，氣性極是粗暴，男人個個守法，不敢放肆一些。凡到津口，只見陰風慘慘，恨霧漫漫，都是石奶奶狠毒英靈障蔽定的。唐時有人到那裏送行吟詩，有「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之句，也就是箇證了。那幾個後生聽了，嚷道：「大奇大奇，方纔那首青竹蛇兒的詩，可見說得不差，不差。」又有一個說道：「今日搭個豆棚，到是我們一個講學書院，天色將晚，各各回家，老丈明日倘再肯賜教，千萬早臨，晚生們當備壺酒相候，不似今日草草一茶已也。」

總評

太平廣記云：婦人屬金，男子屬木，金剋木，故男受制于女也。然則女妬男懼，乃先天稟來，不在化誨條例矣。雖然，予卽以生剋推之，木生火，火能剋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則相剋相濟，又是男可制女妙事。故天下分受其氣，所以妬懼得半，而理勢常平。艾衲道人閒話第一則，就把妬字闡發，須知不是左袒婦人爲他增饒也。妬可名津，美婦易貌，鬱結成塊，後宮參差，此一種可鄙可惡景象，縷縷言之，人人切齒傷心，猶之經史中內君子，外小人，揣摩小人處，十分荼毒氣概，揣摩君子處，十分狼狽情形，究竟正氣常存，奇衷終餒，是良史先賢之一番大補救也。知此則閒話第一及妬婦，所謂詩首關雎，書稱釐

降可也。

豆棚閒話

豆棚閒話

豆棚閒話

第二則

范少伯水葬西施

俗語云：「酒逢知己千鍾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可見飲酒也要知己，若遇着不知己的，就是半杯也飲不下去。說話也怕不投機，若遇着投機，隨你說千說萬，都是耳朵順聽，心上喜歡，還只恐那個人三言兩語，說完就掃興了。大凡有意思的高人，彼此相遇，說理談玄，一問一答，娓娓不倦，假使對着沒意思的，就如滿頭澆粟，一箇也不入耳。到是那四方怪事，日用常情，後生小子，聞所未聞，最是投機的了。昨日新搭的豆棚，雖有些根苗枝葉，長將起來，那豆藤還未延得滿，棚上尚有許多空處，日色晒將下來，就如說故事的，說到要緊中央，尚未說完，剩了許多空隙，終不爽快。如今不要把話說得煩了，再說那些後生，自昨日聽得許多妬話在肚裏，到家燈下，紛紛的又向家人父子，重說一遍，有的道是說評話造出來的，未肯真信，也有信道古來有這樣狠妬的婦人，也有半信半疑的，尙要處處問人，各自窮究，弄得幾個後生心窩潭

裏夢寐之中顛顛倒倒。只等天亮。就要往豆棚下。聽說古話。那日色正中。人頭上還未走動。直待日色蹉西。有在市場上做生意回來的。有在田地上做工閒空的。漸漸走到豆棚下。各佔一箇空處坐下。不多時。老者也笑嘻嘻的走來說道：「衆位哥哥。却早在此。想是昨日約下今朝。又要說甚麼古話了。」後生俱欣欣道：「老伯伯。日昨原許下的。我們今日備了酒餚。要聽你說好些話哩。但今日不要說那姑婦。弄得我們後生輩面上沒甚光輝。却要說箇女人才色兼備。又有德性。好好收成結果的。也把我們男人燥一燥脾胃。」那老者把頭側了一側。說道：「天地間也沒有這十全的事。紅顏薄命。自古皆然。或者有色的未必有才。有才的未必有色。有色有才的。未必有德。即使有才有色有德的。後來也未便有好的結局。三皇以前。遠不可考。只就三代夏商周而言。當在興時。看來雖有幾箇賢聖之后。那才貌德色。也不聞有全備之稱。及至亡國之時。每代出了箇妖物。倒是才色兼備的。」衆後生說：「那興夏禹王的。是那一箇。」老者道：「待我慢慢想來。記得禹王之父。名伯鯀。娶于有莘氏之女。名爲修己。看見天上流星貫昴。感孕而生了禹王于燹道之石紐鄉。那時洪水滔天。禹王纔娶塗山氏。做親方得四日。因其父親治水無功。堯帝把他殺在羽山。虞舜立時保奏禹王才能。堪以治水。即便出門在外。過了一十三年。自家門首走過三次。並不道是家裏邊。進去看看妻子。那塗山氏也曉得丈夫之

性孤古乖怪也。並不出門外來看丈夫。不幾年間。洪水之害平息。堯帝賜禹王玄圭告成其功。後來虞舜把天下亦讓與他。塗山氏做了皇后。豈不是箇有才有德的。但當日也不會有人說他怎的標致。此正是賢聖之君在德不在貌也。後來傳了十六七代。傳到履癸。是爲帝桀。平生好勇力。敵萬人。兩手能伸鐵鉤。貪虐荒淫。傷害百姓。會去伐那諸侯有施氏。見桀如此無道。無計復仇。止有一女。名爲妹喜。看來生得十分美貌。多才多技。必能蠱惑君心。堪以進獻。那桀王果然一見魂迷。無事不從。無言不聽。把百姓之財。盡數搜索攏來。如水用去。將那珍饈百味。堆將起來。肉山相似。造下許多美酒。傾在池中。可通船隻往來。兩邊的酒糟。疊成隄。人到上面。可望十里。凡游覽至此。上邊打一聲鼓。下邊人低頭叩到池中飲酒。就像牛吃水的相似。叫做牛飲。不下有三千餘人。妹喜方以爲樂。如此淫縱。萬民嗟怨。虧殺成湯皇帝出來。把妹喜殺了。桀王放于南巢。如今江南廬州府巢縣地方。就是那無道之君結果處了。此是第一箇女中妖物也。夏的天下傳到商時。商朝代代也有賢聖之后。只是平平常常也。無才德之顯。直傳到二十八代。生一個紂王出來。他天性聰明。作事敏捷。力氣勇猛。可以抵對猛獸。說來的話。都是意想不到的。如有人欲諫止他。就先曉得把言語搪塞在先。人却開口不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他却有無數巧言塗飾過了。終日興工勤作。做那輿馬宮室之類。無不窮工極巧。就愛上一

個諸侯有蘇氏之女名喚妲己。寵幸太過。惟其所好。無不依從。當初夏桀無道。做下的酒池肉林。也就摹倣他做將起來。又叫宮中男女赤體而行。淫污之事。隨地而做。也不怕觸犯天帝。宮中開了九市長夜酣歌。沉湎不散。朝政不理。四方怨望。妲己看見人民恨他。威令不行。乃重爲刑辟。以火燒紅熨斗。叫人拿着手就爛了。更立一銅柱。炭火逼紅。叫人抱柱。立刻焦枯。名爲炮烙之刑。還有許多慘刻刑罰。却難盡說。那紂王只要妲己喜歡。那裏顧得。後來武王興兵伐紂。紂王自焚而死。假使妲己有這個美色。沒有這種惡才。也不到得這地位。此又是一個有色有才的妖物。證見了。那時武王之父文王。是個聖人。就有一個母親后妃。最是賢德。其才又能內助。並無妬心。文王姬妾甚多。生了百子。果然千古難得的。當日就有關雎麟趾之詩。誦他懿德。尚有人譏刺道：『此詩乃是周公所作。若是周婆。絕無此言了。』這不是譏刺后妃。只爲天下妬婦多了。故作此語。越顯得后妃之賢不可及了。至後來周幽王時。也又生出一個妖物。却比夏商的更大不同。幾乎把周家八百年的社稷。那時就要斷絕了。這個妖物。叫做褒姒。雖則是幽王之后。其來頭却在五六百年前夏時就有種了。衆後生道：『這個妖物。果是奇怪。怎麼夏時就種這個禍胎在那裏呢。』老者道：『夏德衰了。褒姒之祖。與夏同姓。那時變作二龍。降于王庭。乃作人言：『我乃褒國之君也。』夏王怒而殺之。那龍口裏吐出些津沫來。就不見了。

臣子見是龍吐出的，却爲奇異，就盛在木桶之內，封錮在寶藏庫中。直到周厲王時，到庫中打開桶來看時，那津沫就地亂滾，直入宮中，撞到幼女身傍，就不見了。此女纔得十二三歲，有了娠孕，民間起了一個謠言說道：『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後來鄉間一個男子，手拿山桑之弓，一個婦人，手拿草結之衣，上街開賣，市人見他應着童謠，就要報官，二人慌忙逃竄，適然撞着有孕的童女生下一個女兒，棄于道傍，那時夫婦憐憫他，收養在懷，逃入褒國，後值褒君有罪，繫于獄中，遂將此女獻上，周王見他色美，收在後宮，舉止端莊，並不開口一笑，若論平常不肯笑的婦人，此是最尊重有德的了，那知這個不笑，却是相關甚大，得他一笑，正是傾國傾城之笑，故此一時不能遽然啓齒。周幽王千方百計引誘着他，褒姒全然不動，那時周王國中有令，凡有外寇之警，舉起烽臺上號火爲信，都來救應，幽王無端却放一把空火，各路諸侯來時，却無寇警，褒姒見哄動諸侯，撲了一空，不覺啞然一笑，後來犬戎入犯，兵臨城下，幽王着急，燒盡了烽臺上火，那諸侯只當戲耍，都不來了，幽王遂被犬戎所殺，却又不是一個亡國的妖物麼？如此看來，才全德備的婦人，委實不大見有。」衆少年接口道：「亡國之妖，顛倒朝綱，窮奢極欲，至今人說將來，箇箇痛恨，人人都是曉得的。昨日前村中做戲，我看了一本浣紗記，做出西施住居苧蘿山下，范大夫前訪後訪，內中唱出一句說：『江東百姓，全是賴卿卿。』可見越國復得

與霸。那些文官武將。全然無用。倒靠着女子西施。却是第一個功臣。後來看到同范大夫兩箇泛湖而去。人都說他俱成了神仙。這個却不是才色俱備。又成功業。又有好好結果的麼。」老者道：「戲文雖則如此說。人却另有一個意思。看見多少功成名遂的人。遇着猜忌之主。不肯見機而去。如文種大夫。畢竟爲勾踐所殺故事。故此假說他成仙。不過要打動天地間富貴功名的人。處在盛滿之地。做個急流勇退的樣子。那有真正成仙的地位。我却在一本野史上看見的。却又不同。說這西子。住居若耶溪畔。本是一個村莊女子。那時做官的人。看見富貴家女人打扮。調脂弄粉。高髻宮粧。委實平時看得厭了。一日山行。忽然遇着淡雅新粧。波俏女子。就道標致之極。其實也只平常。又見他小門深巷。許多醜頭怪腦的東施。團聚左右。獨有他年紀不大不小。舉止閒雅。又曉得幾句。在行說話。怎麼范大夫不就動心。那會見未室人的閨女。就曉得與人施禮。與人說話。說得投機。就分一縷所浣之紗。贈作表記。又曉得甚麼惹害相思等語。一別三年。在別人也丟在腦後多時了。知那人也不去娶他。他也不曾嫁人。心裏遂害了一個痴心痛病。及至相逢。話到那國勢傾頽。靠他做事。他就呆呆的跟他走了。可見平日他在山裏住着。原沒甚麼父母拘管得他。要與沒識熟的男子說話。就說幾句。要隨沒下落的男子走路。也就走了一路行來。混混帳帳。到了越國。學了些吹彈歌舞。馬扁的伎倆。送入吳邦。吳王

是個蘇州空頭。只要肉肉麻麻奉承幾句。那左右許多幫閒篋片。不上三分的。就說十分。不上五六分。就說千古罕見的了。況且伯嚭暗裏得了許多賄賂。他說好的。誰敢不加意幫襯。吳王沒主意的。衆人贊得昏了。自然一見留心。如得珍寶。古語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那吳王既待你如此恩情。只該從中調停。那越王歸國。兩不相犯。一面扶持吳王。與些霸業。前不負越。後不負吳。這也真是千載奇傑女子。何苦先許身于范蠡。後又當做鴉酒。送與吳王。一邊腌臢賸賸。遺害國主。奴顏婢膝。糞也嘗來。至今叫那邊的人口臭不了。一邊弄得吳王不理朝政。今日游獵。明日採蓮。費了百姓資財。造臺鑿池。東征西討。萬民皆怒。及至兵入內地。覷使抽身。把那個共枕同衾。追歡買笑的知己。拋在東洋大海。你道此心。如何過得。希圖回到越邦。趁着半老丰姿。還要逞出許多功勞。許多嬌愛。更要駕出越國夫人之上。受用不了。那知范大夫一腔心事。也是微倖成功。萬一夫差是個精細的人。不聽伯嚭邪言。信着伍員的好語。也不見得這個敗壞。又萬一暗裏圖謀。那勾踐一朝命短。十年生聚。十年教訓。雖有些工夫。也不到得這樣圓成。況且陰謀詭祕。有許多不可告知人的話頭。下賤卑污。有許多令人不忍見的光景。到那吳國殘破之日。范大夫年紀也有限了。恐怕西子回國。又把舊日套子。斷送越國。又恐怕越王復興霸業。猛然想起平日勾當。有些不光不明。被人笑話。況且范蠡出身。又是楚之三

戶人氏。卽今吳江縣地方。原自姑蘇屬縣。以吳之百姓。爲越之臣子。代謀吳國。在越則忠。在吳則逆。越王雖在流離顛沛之中。那臣子的本末。君臣的分際。却從來是明白在心裏的。到了歸國時節。霸業復興。兵多糧足。別的俱不在心上。單單只有這幾個謀國之臣。懷着鬼胎。倘或猜忌之主。無心中有些觸犯。一朝追究。未免害了自己的身家。故此陡然發個念頭。尋了一個船隻。只說飄然物外。扁舟五湖游玩去了。那五湖也只有七八百里開闊。難道人踪跡不到的。後來又都說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那知范大夫句句說着自家本相。平日做官的時節。處處藏下些金銀寶貝。到後來假名隱姓。叫做陶朱公。陶朱者。逃其誅也。不幾年間。成了許多家貲。都是當年這些積蓄。難道他有甚麼指石爲金手段。那財帛就跟他發跡起來。許多曖昧心腸。只有西子知道。西子未免粧妖做勢。逞吳國娘娘舊時氣質。籠絡着他。那范大夫心腸。却又與向日不同了。與其日後洩露。被越王追尋起來。不若依舊放出那謀國的手段。只說請西子起觀月色。西子晚粧纔罷。正待出來舉杯問月。憑弔千秋。不料范大夫有心算計。覷着冷處。出其不意。當胸一推。撲的一聲。直往水晶宮裏去了。正是

至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那後生道：「老伯說來差矣。那范大夫湖心中做的事。有誰作證。你却說他如此。」老者

道：「我也不是證見，我也不肯誣他，却見野艇新聞有范少伯水葬西施傳，杜柘林集中有洞庭君代西子上冤書一段，俱是證見。至今吳地有西施灣，西施濱，西施香汗池，西施錦帆涇，泛月陂，水中有西子臂，西施舌，西施乳，都在水裏，却不又是他的證見麼？他若不葬在水裏，當時范大夫何必改名鴟夷子，鴟者梟也，夷者害也，西施一名夷光，害了西施，故名鴟夷，戰國時孟子也說：『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就是葬在水裏，那不潔之名還洗不乾淨哩。」有一人道：「兄言之謬矣，從古來贊美西施的，直把個天地間至妙絕佳的杭州，一個西湖比他，蘇東坡題一首詩道：『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如此說來，難道東坡不如你的見識不成？」老者道：「這坡老看得西湖景致好了，沒得贊賞，偶然把個古來美色的婦人比方，其實不是贊賞西子，其中還有一個意思，至今還沒一個人參透這段道理。天下的湖波草蕩，爲儲蓄那萬山之水，處處年年却生長許多食物東西，或魚蝦菱芡草柴藥材之類，就近的貧窮百姓，靠他衣食養活，唯有西湖就在杭州郡城之外，山明水秀，兩峯三竺，高插雲端，裏外六橋，掩映桃柳，庵觀寺院，及繞山靜室，却有千餘，酒樓臺榭，比鄰相接，畫船簫鼓，晝夜無休，無論外路來的客商仕宦，到此處，定要破費些花酒之資，那本地不務本業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內嫖賭蕩費多多少少，一個杭州地方，見得如花似錦，家家都是

空虛。究其原來，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無不破費幾貫錢的。前人將西湖比西子者，正說着西湖無益于杭城，却與西施具那傾國傾城之貌，有害吳國意思一樣。如今人却重了東坡的才名，愛看了西湖景致，不會參悟到這個所在故耳。只有一個推官胡來朝，湖心寺柱上題一聯對，却道破此意云：

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

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

其餘題咏甚多，都是外處往來游客，暫時流寓，無非形容西湖佳妙之處，還要嫌憎那胡推官道學氣哩。還有個小小故事，說與你們聽了。近日吳中有國士夫，宦游經過越地，特地買舟選騎，直到苧蘿山邊，看見山明水秀，遊觀不盡，便哼哼的做起詩來，贊得西子不知到甚麼天仙地位，還要尋個媒人，選聘女子，依稀沾些西子風味回去。正在訪問，那知走出一個鄉老來，說得極妙：「你道西子是個國色天香，當初乃是敝地一個老大嫁不出門的滯貨，偶然成了虛名，若果然絕色奇姿，怎麼肯送到你下路受用？」那士夫一個沒趣，即刻起身去了。衆後生拍手笑道：「這老老，到有志氣佔高地步，也省得蘇州人譏笑不了。」正待走動，欲將蔬酒排下，吃個盡興，抬頭忽見天上烏雲西墜，似有山雨欲來之狀，俱各搶地拱手稱謝而散。

總評

人知小說昉于唐人。不知其昉于漆園。莊子龍門史遷也。莊子一書。寓言十九。大至鷓鴣。小及鷦鷯。鳩鶴鵲之屬。散木鳴雁。可喻養生。解牛斲輪。無非妙義。甚至詼諧賢聖。談笑帝王。此漆園小說也。史遷荆轲著書。其中本記世家。表書列傳。固多正言宏論。燦若日星。大如江海。而內亦有遇物悲喜。調笑呻吟。不獨滑稽一傳也。如封禪。如平準。如酷吏。游俠等篇。或爲諷譏。或爲嘲諷。令人肝脾眉頰之間。別有相入相化而不覺。蓋其心先以正史讀之。而不敢以小說加焉也。卽寶田之相軋。何異傳奇。而勾踐世家後。附一段陶朱。莊生入楚。喪子之事。明明小說身。故曰小說不昉于唐人也。艾衲道人問話。二則曰水葬西施。此真真唐突西施矣。然玩其序三代事。皆讀史者所習曉。却蒼茫花簇。像新聞而不像舊本。至于西施正傳。乃不徑接着褒姒。反從他人說浣紗贊美西施。無心襯入。颯颯縷縷。將一千古美姝。說得如鄉裏村婦。絕世謀士。說得如積年教唆。三層翻駁。俱別起波紋。不似他則一口說竟。解鴟夷。解夷光。註西湖詩。談選女事。皆絕新絕奇。極靈極警。聞人智慧。發人慧光。雖漆園龍門。何以加此。唐人不得而比之。

豆棚閒話

第三則

朝奉郎揮金倡霸

自那日風雨忽來，凝陰不散，落落停停，約有旬日之餘，纔見青天爽朗。那個種豆的人家，即便走到棚下一看，却見豆藤驟長，枝葉鬆鬆，細細將苗頭一一理直，都順着繩子，聽他向上而去。葉下有許多蟲蟲，也一一搜剔殆盡。那鄰舍人家，也都在門外，張張望望，嚷道：「天色乍晴，就有人在豆棚下等說古話哩，我們就去。」一個個積不多時，就有許多坐下，却不見那說故事的老者。衆人道：「此老胸中却也有限，想是沒得說了，趁着天陰下雨，今日未必來也。」

內中一人道：「我昨日在一舍親處，聽得一個故事，倒也好聽，只怕今日說了，你們明日又要我說，我沒得說了，你們就要把今日說那老者的說着我。」衆人道：「也不必拘，只要肚裏有的便說。如當日蘇東坡學士，無事在家，逢人便要問些新聞，說些鬼話，也知是人說的謊話，他也當着謊話聽人，不過養得自家心境靈變，其實不在人的說話也。」那人遂接口道：「我

正說起的就是蘇東坡。他生在宋朝仁宗時。做了龍圖閣學士。自小聰明過人。凡觀古今書史。一目了然。看見時事紛更。權奸當道。如王安石青苗等事。也不嘗要把話譏刺他。或做詩打動他。聰明尖酸處。固自佔了先頭。那身家性命。却干係在九分九厘之上。到不如嘿嘿痴痴。隨行逐隊。依着仕路上。畫個葫蘆。倒得個一路功名。前程遠大。順溜到底。可見蘇東坡只爲這口不謹慎。受了許多波波吒吒。一日在家。困頓無聊之極。却向壁上題下一首詩來。說道：

人家生子要聰明。

我被聰明誤一生。

但願吾兒愚且魯。

無災無難到公卿。

就是這四句詩。也是譏嘲當道公卿的話。却是老蘇的舊病。不在話下。後來又有個老先生。于仕途上不肯通方流和。屢遭罷斥。看見那聰明伶俐的做了大官。占了便宜。也向壁上學那東坡題下四句詩道：

只因資稟欠聰明。

却被衣冠誤此生。

但願我兒伶且俐。

鑽天麤地到公卿。

此一首詩。似與坡公翻案。而譏諷當道。亦與坡老相同。只好當個戲言。難道人家生的兒子。聰明伶俐。就是好的不成。也有生來不聰不俊。不伶不俐。起初看來。是個泥團肉塊。後來交

了時運。一朝發作起來。做了掀天揭地事業。拜將封王。竟自有的。譬如三國時。有個孔文舉。年方十歲。隨着父親到洛陽任所。那時有個司隸校尉李元禮。極有名頭。大官府要去見他。無論本官尊重。那門上吏也十分粧腔做勢。一時難得通報。彼時文舉乃十歲小兒。大模大樣。持了通家稱呼的名帖。來到李府門上。說道：『我是李府通家。』門吏看見小小聰俊孩兒。卽與通報。後來李公接見。問道：『足下與我那裏通家。』那孔文舉不慌不忙。從容對道：『昔先人仲尼與尊公伯陽。有師友相資之誼。在下與老先生。就是弈世通家之好也。』許多賓客在座聽了。各各稱奇。彼時座中有個陳建。最後方來。李元禮將此言說與陳建。建曰：『小時雖則聰明。無不了了。大來未必果佳。』文舉應聲說道：『看來老丈小時定是聰明。無不了了的了。』滿座之人。俱各笑將起來。稱道如此聰明。異日不知至何地位。那知這張利嘴。人人忌刻。後因父親朋黨之禍。畢竟剪草除根了。可見小時聰明太露。乃是第一不妙的事。如今再說一個小時。懔懔懂懂。後來做出極大的功業。封了極大的爵位。纔是奇哩。此人出在隋末唐初。正當四海鼎沸之際。姓汪名華。初時無名。只有小字與哥。祖居新安郡。如今叫做徽州府績溪縣。樂義鄉居住。彼處富家甚多。先朝有幾個財主。助餉十萬。朝廷封他爲朝奉郎。故此相敬。俱稱朝奉。却說汪華末生時節。父親汪彥。是個世代老實百姓的子孫。十五六歲。跟了夥計。學習江湖販賣。

生意徽州風俗原是樸茂。往往來來。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個是一文不捨。一文不用。做到十餘年。刻苦艱辛。也就積攢了數千兩本錢。到了五旬前後。把家貲打總盤算。不覺有了二十餘萬。大小夥計。就有百十餘人。算帳完了。始初喜喜歡歡。舉盃把盞。飲至半酣。忽然淚下。衆夥計問其原故。那汪彥道：『我也不爲着別的。只因向日無子。從南海普陀洛伽山。求得一子。叫名興哥。看來面方耳大。也成個人形。其如呆呆痴痴。到了十五歲。格格喇喇。指天畫地。一句說話也不明白。却似癩疤一般。遇着飲食。不論多少。好像肚內有熱爐熱灶。無有不納。豈不是個焦員外的令郎。胡永兒的丈夫。雖掙了潑天家私。也是一盤瞎帳。』說畢。復又淒淒慘慘。嗚咽啞哭。將起來。夥計中有那當心的。上面勸慰寬心。右勸到揚州蘇州。再娶一妾。另生幾個好的。有拿酒復來相勸。猜拳行令的。都不在話下。臨了來有個老成的夥計。走近前來。說道：『老朝奉不消着忙。明年小主十六歲了。徽州俗例。人到十六歲。就要出門學做生意。我看小主。雖則不大言語。心中也還有靈機。面貌上也有些福氣。不若撥出多少本錢。待我輔佐他出門。學學乖起。待他歷練幾年。就不難了。』一面就與興哥說知。興哥也就把頭點了幾點。衆夥計盡道：『小朝奉心裏是明白的。不難不難。』俱各散訖。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衆夥計會同拜年。吃酒中間。老成的夥計。也就說起小朝奉生意的事。汪彥道：『他年小性痴。且把三千兩。』

到下路開個小典。教他坐在那裏看看罷了。』約定二月起身。言之未已。那與哥斯斯文文立起身來。却明明白白說道：『我偌大家私。唯我一個承載。怎麼止把三千兩與我。就要叫我出門。却是不穀。』衆盡駭異。連那老朝奉聽了。也不覺快活起來。接口連聲說道：『果然奇了。他說的話。公然不差。想是福至心靈了。』滿堂人俱各稱羨。只待二月初頭。整備行李。拜別父母起身。汪彥占卜得往平江下路去好。那平江是個貨物碼頭。市井熱鬧。人煙湊集。開典舖的甚多。那三千兩那裏得穀。與哥開口說：『須得萬金方行。不然我依舊閉着口。坐在家裏。』那老朝奉也道他說得有理。就湊足了一萬兩。未免照例備了些醃菜乾。豬油確。炒豆瓶子。歡歡喜喜出了門。那老夥計已預先托人。把舖面房屋招牌架子。家伙什物。俱已停當。揀了黃道吉日開張。掛得一面招牌。就有一個人。擎着十個盒子進來。說道：『賀喜賀喜。願小朝奉開典舖。就趁了十對盒利錢。權且當銀十兩。做個彩頭。』小朝奉聽見說得快活。便道：『我也不。要你的盒子。送你二十兩。酬你這個好意。』那夥計主持道：『小朝奉不可聽他。這是從來市井光棍。打抽豐。討彩頭。都是套子。不可與他。』小朝奉道：『第一次也。讓我一個順利。』夥計就閉口了。不多時。又見一夥衣冠濟楚。捧着表禮。走將進來。看名帖上。整齊數來四十位。道是上下排隣。聞見朝奉開當。各人備了一兩分資。外又添出五分。備了花紅榼酒。都來賀喜。那夥計們少。

不得請出興哥來做主人。衆隣舍俱各唱喏稱賀。分賓主坐了。奉茶而別。興哥回轉身。欣欣喜色。對衆夥計道：『怪不得老朝奉卜得此地開典好。就是這隣舍高情。却難得的。』一面就把那封的分資。扯開兩個。衆夥計上前把手按住道：『這是套禮。收不得的。過日備戲設席。請他後就返壁了。』興哥道：『方纔二十兩出門。今就有四十兩進門。就是對合利錢佳兆。如何方纔當盒子的。不要賞他。』說畢。仍舊把衆分一捲。拿了進去。急得衆夥計沒些佈擺。只是叫苦。少刻。喚一個小郎進去。興哥打開銀庫。揀出十兩一錠的銀子。齊齊整整。封作四十封。一面換了衣服。備了名帖。走出舖中。說：『我如今要答拜了。』衆道：『四十封銀爲何。』興哥道：『沒生所在。難得他們盛意。備禮答他。』衆夥計道：『只消費二十兩一席戲酌殼了。如何要這許多。』齊來把手按住道：『不可。不可。』興哥道：『你們只曉得小家子局面。既在他地方開舖賺錢。就要結識地鄰。日後有些事情。也得便宜。自古道：『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這十兩頭也。只照歷來規例。亦未見得從厚。』言畢。徑出門去。各家一一送了。那些鄰舍。個個喜歡。人人快活。稱道小朝奉是個大方。那些夥計齊齊嘆氣跌脚。只好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興哥拜客。回舖中坐着。忽見一人牽着一馬。進門道：『在下是個馬販子。販了五十四馬來。馬價都是百金一匹的。遇着行情遲鈍。衆馬嗷嗷。只得將一匹來寶舖。當五十兩買料。賣出依舊加利奉贖。』

興哥心中愛着駿馬。一眼看了，就笑起來。那夥計道：『開口貨從來不當，出去出去。』興哥道：『省會地面，馬也是要用的。若不當與他，那四十九匹都餓死了，豈不可憐。』說畢，就往裏邊進去。那夥計越發回他。那馬販踟躕半晌，只要候小朝奉出來，討箇下落就去。不多時，興哥捧出元寶兩錠，就招馬販進中門，遞與他。馬販說：『當一錠夠了。』興哥說：『你辛苦來此，須要趁錢方好。如何百金的價，止當五十兩，却不折了本麼？快去快去。』那馬販倒地四拜，稱謝恩主而去。衆夥計尙自不知。興哥又到舖內坐定，又見一個窮人，手拿鐵鍋一隻，夥計上帳，當去三錢，纔出門去。興哥把頭側一側，想道：『這個窮人家裏，不過一隻鍋子，將來當了，老婆在家，如何煮飯？三錢銀值得恁多。』即便走出舖來，提了鍋子，就上了馬，一溜煙出門追去。畢竟尋着那個窮人，還了他去。舖中耳邊沸沸的說起，方纔當馬之事，又吃了一驚。只等興哥回來，大白日裏，就把當門關上，接着興哥到廳上，衆夥計一齊依次坐下。老夥計道：『小主差矣，你從幼未經出門，你的身命干係，都在我們身上，就是一萬兩本錢，也是在老朝奉面前，包定加三利息來的，纔得一二日，如此顛顛倒倒，本錢倒失去了一大塊，將來怎麼算帳。』興哥道：『不難不難，若說加三利息，你們衆人就提了三千兩去，餘下本錢，聽我發揮罷了，你們做夥計的，舊規俱已曉得，不過以舊抵新，移遠作近，日用使費上，扣刻些，須當官幫貼中開些虛帳，出入』

等頭銀水外過尅一分掛失票留月分出當包討些酒錢就是你們伎倆這也都不在我心上。你們要去就去。難道我就迷失了路頭不成。』衆人被他說數落頓口無言。那老考道是不可挽回。衆人也備細寫了稟帖。第二日就回徽州報信去了。興哥看見老者去了。心中不覺又鬆了一鬆。那些鄰舍不久傳聞出去也都裝了套子。或有說官司連累急急去救父母的。或有說錢糧拖欠即刻去比卯救家屬的。或有說父母疾病臨危要去調治結果的。或有說修蓋廟宇砌造橋梁。一時工錢要緊的。興哥一一都不要當頭。悉如來願。應手而散去了。不一月間。那一萬兩金錢俱化作莊周蝴蝶。正要尋同鄉親戚寫個會票。接來應手。那老朝奉風快的到來。進門前後一看。叫屈連聲。揪着興哥就打。興哥只是嘻嘻笑道：『人若不把錢財散去。老朝奉在家只消半間草屋。幾件布衣。數挑粗米。一確豬油。就設一生受用。何必艱難險阻。』一搬到土窖中藏着。有何享用。』老朝奉聽了。又氣又惱。晚年止得此子。也只好付之一笑。次日即收拾行李。退還房屋。一夥回家去了。就把興哥關閉一室。不許在外應酬。不覺過了四五個月。不知那裏尋得五千青蚨。把家中做生意的夥計都送一百文。按月要收二百文。衆人在他門下。也就胡亂送些與他。不半年也就積起三萬上下。老朝奉知道說：『此子如今曉得生放利錢。比當初大不相同。』興哥只做不知。終日在私下盤放錢債。老朝奉一日道：『你既知錢財當積的。』

何不再拿一萬出門去。」興哥道：「前番一萬胡亂做去，如今却要多些，刻苦翻轉那一萬本來纔好。」老朝奉道：「說得有理。」問道：「依舊開當舖？」興哥道：「典舖如今開的多了，不去做他，須得五萬之數，或進京販賣金珠，或江西燒造瓷器，或買福建海板，或置淮揚鹽引，相機而行，隨我活變，再不必像前番占卜到平江府好的故事也。」老朝奉聽了爽快，就兌下五萬兩，選下八個家人，仔細包包裹裹，共有三十擔行李。興哥依舊騎着那馬，瀟瀟洒洒起身，同管家在路。上商量得明州晒白鯊生意絕好，逕往明州進發，訪得浮橋外下塘街，有幾家大財主經紀，可以安身，就在他家住下。安頓行李，那知這晒鯊生意，三月中方得通行，興哥却早到半月，下處甚是寂寞，帶了幾個人，且到洛迦山游玩數日。一者進香，再者觀海，亦是暢事。那山上清淨道場，並無俗客。次日單身步月而行，不覺信步一直到那釣鯊磯上，對着汪洋大海，盤膝而坐。月色正中海氣逼得衣袂生涼，正待回步，忽見磯邊樹林影裏，走一人來，興哥也道奇怪，奇怪，依舊坐下。那人將到面前，興哥看見唬了一跳，那人果也生得奇異：

只見兩隻突眼，一部落腮，兩鬢鬆鬆，宛似鍾馗下界，雙眉倒豎，猶如羅漢西來，雄糾糾難束縛的氣岸，分明戲海神龍，意悠悠沒投奔的精神，逼肖失林餓虎。

興哥上前將欲迎他，他却高足闊步，全不相照，竟靠在一塊凌空奇峭石崖上，大叫一

聲道：『老天，難道我老劉就罷了不成，安得五萬金成我一天大事也。』興哥聽見說得奇異，上前問道：『君家于此地，要這五萬兩何用？』那漢把眼一橫道：『乳臭小子，何足以知我事。』興哥道：『我非乳臭，足下亦不免爲田舍翁，看得五萬金恁難得也。』那漢聞此言，便回身下拜道：『我誠爲小人，不識君家何以應我，倘能周旋，明年此月此日，仍約於此地，還君十萬，不食言也。』興哥道：『去此不遠，我當爲君謀之。』卽相拉下船，隨從約有十五六人，一徑回到下處，請出主人，喚小郎們搬出行李，將五萬兩，一一交付那漢收去。那漢道：『足下此馬無甚用處，一併付我馳去，異日仍以此馬還君。』興哥連忙解轡送他，兩人拱手而別，並無他言。主人與小郎在側，看了心目俱呆，不知甚麼來歷。主人只道是洋裏捕魚客人，或是沿海衛所經紀，也都只在那晒鰲的生意上作想。問道：『此君何姓何名，住居何處？』興哥道：『我也不知。』卽便叫小郎們收拾回去。小郎道：『官人此來爲何？』興哥道：『此番生意，對本利錢，甚是省力爽快。』小郎也只得隨口含糊謝別主人，依着舊路回去。算來不及兩月，已到家裏。老朝奉問道：『甚麼生意，回身得快？』且見行李輕鬆，吃了一驚。興哥道：『對年對月，對本利錢，也是順利的了。』老朝奉仔細問其下落，並無一字回答。問及小郎，那小郎拿指頭指着道：『只去問他，我們一毫不知。』那老朝奉急得心躁，興哥且自意氣揚揚，指着前邊該造大廳，指着後

邊該造大園。不痴不顛。說來的都是迂闊之論。老朝奉揪髮亂打。興哥嘻嘻道：『不要難爲了十萬貫的財主。且自耐煩。到了明年此時。若無本利到家。再吵再鬧也未遲哩。』老朝奉只索忍氣吞聲。且自排遣過去。不覺倏忽已到次年二月初邊。老朝奉便要催他起身。興哥道：『不消早去。只要此月此日此夜。到那此地便了。』果然挨到邊際。興哥束裝前往。先一日已到彼處。暫借僧房歇下。到那晚上。依舊單身坐在釣鰲磯上。黃昏已過。二更悄然。將及三更。那樹影裏。果見一人。大踏步走上磯來。叫道：『恩兄何在。』興哥向前相見。把臂道：『真信人也。去年所事如何。』那漢道：『多承恩兄慷慨施助。將這五萬銀子。卽在沿海地方。分頭糴得糧食。接濟六郡義師。方無脫巾之變。幸叨天庇。自去年四月起兵。所到之處。猶如破竹。今總計之。閩粵以及浙西。已得三十郡縣。那海中舉夷島寇。歸并百十餘處。今海中所稱海東天子劉琮。卽弟也。去年潛身上普陀窺探。亦因營中缺乏糧食。欲向洛迦僧房。借些佈施。不料大大叢林。也就荒涼。這個模樣。敢問恩兄高姓大名。』興哥道：『山野鄙人。毫無施展。留此姓名何爲。』劉琮道：『一言相許。五萬啣恩。尸以祝之。猶難爲報。何姓名之見吝也。』興哥遂將姓名住居。一一道破。不料從旁扈從的人。早已開報。一面將十萬金錢。差人送至徽州汪宅去矣。興哥一些不知。這是後話未題。且說劉琮邀了興哥。搬了行李。到得河口。艤舟相待。不一時間。到了大港。却有數十彩

鷁鱗次而集。旗幟央央。就有許多披甲荷戈的。整齊環列。劉琮扶了興哥過船。便令發播鳴金。掛帆理檣。出洋而去。未及五更。大洋中數萬艨艟巨艦。桅燈炮火。震地驚天。到了大船。卽喚出許多宮粧姬嬪。蒲伏艙板之上。齊稱恩主不減山呼。興哥也不自覺。如在雲夢之際。一面開筵設席。極盡水陸珍饈。一面列伍排營。曲盡威嚴陣勢。異方音樂。隊隊爭先。海外奇珍。時時奏獻。興哥整整住了十餘日。卽欲辭歸。那劉琮苦苦相留情難判袂。心知興哥不能再住。一邊備了船隻。逐程相送。一邊捧出蓋世奇寶。舉以相贈。興哥眼也不看。一概固辭。劉琮道：『此非酬報恩兄之物。聊伸萬一之敬。今既不受。弟有錦囊三個。異日要緊之際。開看便得。此時未可預洩其機也。』興哥再拜受之。而別。一路歸家。也不知劉琮將錢十萬。早已送到家下。不題。老朝奉喜得不得了。且說興哥依舊蕭蕭散散。而回。老朝奉聞得興哥回來。舉家迎接。一門勢利。都來道喜。興哥心已知之。絕不露一毫于顏色。那些積年夥計。俱來備席迎風。興哥也一家不領。每人却送青蚨五萬文。以償日來相與之意。却在後園造起百尺高臺。做那觀星望氣的勾當。耳邊廂聽得道路傳聞。說海東天子。佔了某州某縣。漸漸逼近徽州。人頭上荒荒亂亂。俱作逃竄之計。興哥道：『此時事勢已急。開一錦囊看時。如此如此。彼時隋朝旣滅。唐主登基。興哥卽便具了一道章疏。投在節度使李冕衙門。求其代爲申奏。自認團練義兵三千。不費朝廷一文一粒。』

保障一方。直待平定之後。方受朝廷封賞。李節度正在求賢苦渴之際。得此一疏。即便轉奏。奉了唐皇新旨。暫授南路總管之職。聽其便宜行事。與哥罄師振旅。即便起行。駐師溫睦之間。那些曩夷鳥寇。不奉正朔。聽得義師初集。即便整兵秣馬。一擁前來。把那與哥全營。密密層層。圍得鐵桶相似。正在危急。再拆一個錦囊看時。他便營中立起十丈高竿。一面黃旗上。書海東十三路水陸全師都總管汪外邊這些鳥夷。看見旗號。許多頭領。即便把旗從左一招。兵分四路。左右前後屯扎住了。不多時。西南角上一隊兵馬。約有百十餘人。牽着白馬一匹。飛星相似。直奔前來。一人口稱奉海東天子命令。特送白馬。奉還恩主汪老爺的。營中接應報去。即令先鋒出來。接了來書。驗看明白。果是當初之馬。此馬渾身雪白。背上前後却有黑斑二十四點。喚名葡萄雪。乃是一匹龍馬。始初當在舖中。與哥原是愛上他的。却叫不出他的名色。自從劉琮借去。一到海濱。如魚得水。劉琮騎了他到處成功。海東一帶地方。都認得一條白龍現世。不但人人畏懼。就是萬馬見了。亦個個攢蹄委鬃。無不懾伏他的。與哥騎了此馬。那沿海地方。都認做劉老爺領兵到來。處處擺圍迎接。供應慇懃。不煩一矢。俱已貼然歸順。始初止得義兵三千。不及一載。已就招揀約有五萬之衆。俱是劉琮有令在先。要讓漳南十鎮。報他做個絕世奇功。不料第三年間。天時亢旱。師次建南。米價騰湧。至五兩一擔。人民洶洶。軍士嗷嗷。朝暮將有不測。

之變。興哥心急。又將一個錦囊拆看。却也正爲此着。卽傳令沿海烽臺。俱將白帶號旗掛起。海上哨探小卒。不日報知劉琮。卽便傳令。速備糧米五百萬石。沿海前來接濟。軍民歡聲震地。一路太平。兵馬已抵漳南大鎮。建牙開府。大布雄威。節度藩鎮。屢屢奏有奇功。不時頒有欽賞。官爵加封至吳國公。袞衣玉帶。賜尙方劍。便宜行事。不啻天子行爲。正在熱鬧之際。一日劉琮連踪千號。直進南海小洋。要與吳國公相會。吳國公開營列隊。倍加整肅威嚴。一如前日劉琮相見故事。酒至三巡。劉琮卽問：『恩兄自前歲出山。聞得尙未娶有尊嫂。若不相棄。舍妹年已及笄。情愿送來。以備箕帚。』吳國公見說。遜謝不敢。劉琮決意再三。吳國公道：『婚姻大事。在家入告父母。身在海外。當奏明朝廷。方敢應允。但弟又有一說。旣與吾兄結爲姻親。方今聖天子正位之初。四海聞風向化。吾兄與其寄身海外。孰若歸奉正朔。在內不失純臣之節。在外不損薄海之威。朝廷不疑。海邦安枕。此亦立身揚名之大節也。』劉琮連聲允諾。卽日齊集兩邊營內頭目。設備太牢大禮。歃血盟心。一面齎修降表。一面保奏投誠。此時正是大唐武德四年。天子御覽奏章。龍顏大喜。特旨差內翰官一員。沿海宣揚德化。大頒欽賞。進爵封爲越王。賜名汪華。命欽天監擇日完姻。劉氏封爲安海郡君。金書鐵券。世襲王爵。追封五世。俱如子職。劉琮賜爵爲平海王。永鎮海東。汪劉兩家。世世婚媾不絕。直終唐代。克盡臣節。以爲千秋美談。』衆人道：

「今日這位朋友說這故事，更比尋常好聽，不意豆棚之下，却又添了一位談今說古，大有意思人也。」那人道：「在下幼年不會讀書，也是道聽塗說，遠年故事，其間朝代官銜地名稱呼，不過隨口揷着，只要一時大家耳朵裏轟轟好聽，若比那尋了幾個難字，一一盤駁鄉館先生，明日便不敢來奉教左右矣。」衆人道：「大謙太謙，尊兄口比懸河，言同勒石，胸中必多異聞，異見，正要拱聽。」各各稱謝而去。

總評

讀此一則者，不可將愚魯伶俐，錯會意了，就把汪興哥看作兩截人，其所以呆痴癡疤，萬金散盡，正其所以保五州，封越國，根基作用也。天下奇材大俠，胸徹萬有，心中具不可窺測之思，觀人出尋常百倍之眼，一言一動，色色不欲猶人，况區區守錢之虜，賣菜之傭，錙銖討好，尤其所鄙薄而誹笑之也。久矣，如隋末兵亂，世事可知，不能爲唐太宗，則爲錢武肅，若虬髯海外，又是一着妙棋，彼固不屑爲北面事人之輩者也。處此亂世，倘不克藏身，露出奇材大俠，非惟無可見長，抑且招禍，卽五代欽人汪台符，博學能文章，徐知誥出鎮建業，台符上書，陳利病，知誥奇之，宋齊丘嫉其才，遣人誘台符，痛飲，推石城，蚬蚌磯下而死，此不能呆痴癡疤之驗也。篇中摹寫興哥舉動，極豪興極快心之事，俱庸俗人所爲之憂愁嘆息焉者，孰知汪君籌算瞭然，掀天揭地，已如龜卜而燭照之矣。錦囊一段波瀾，固是著書人

豆棚閒話

寬展機法耳。此則該演一部傳奇。以開世人蒙眼。當拭目俟之。

豆棚閒話

第四則

藩伯子散宅興家

陶淵明詩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不論甚麼豆子，但要種他，須先開墾一塊熟地，好好將種子下在裏邊，他得了地氣，自然發生茂盛，望他成熟，也須日日清晨起來，把他根邊野草，芟除淨盡，在地下不估他的肥力，天上不遮他的雨露，那豆自然有收成結果。譬如人生在襁褓中，要個正氣的父母教訓，沒有甚麼忤逆不孝的樣子，參雜他，稍長時，又要個正氣的弟兄夾持，也沒有甚麼奸盜詐僞的引誘他，他自然日漸只往那正路上做去。小時如此，大來必能成家立業，顯親揚名。一代如此，後來子孫必然悠久蕃盛，沒有起倒番覆。世世代代，就稱爲積善之家了。再沒有小時放肆邪侈，後來有收成結果的，也沒有祖宗行勢作惡，子孫得長遠受用的。古語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分明見天地間陰陽造化，俱有本根，積得一分陰陽，纔得一分享用。人若不說明白，那個曉得這個道理。今日大家閒

聚在豆棚之下。也就不可把種豆的事等閒看過。內中一人上前拱手道：「昨者尊兄說來的。大有意思。今又說起這般論頭。也就不同了。請竟其說。」這位朋友反又謙讓一回。說道：「今日在下。不說古的。倒說一回現在的。說過了。也好等列位就近訪問。始知小弟之言。不似那蘇東坡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一類話也。且將幾句名公現成格言。說在前邊。當個話柄。衆位聽來。也有個頭緒。你道那格言是何人的。乃是宋時一位宰相。姓司馬。名光。封爲溫國公。人俱稱他做司馬溫公。曾有幾句垂訓說道：『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以爲子孫長久之計。』他這幾句。不是等閒說得出的。俱是閱歷人情。透徹世故。隨你聰明伶俐的人。逃不出他這幾句言語。譬如一個王孫貴客。他家的金銀。擁過北斗。後來子孫。不知祖父創業艱難。只道家家都是有的。不當錢財。當費固費。不當費也。費。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只自日漸消磨。不久散失。如何守得他定。子孫未必能守。正謂此也。又道錢財易于耗散。囤在那裏。惹人看想。功名富貴。都是書香一派發出來的。不如積下些千古奇書。子孫看了一朝發迹。依舊起家。到不比那積金的。又悠久穩實些。那知富貴之家。享用太過。生的子孫。長短不齊。聰明的領會得來。依舊得那書的受用。那愚蠢的生來與書相忤。不要說不去讀他。看見在面前。就如眼中之釘。急急拔去纔好。或者一大部。幾十套的。先零落了。

幾套幾十本的。先捐壞了幾本。或者內庫纂修。或者手抄祕錄。人所不經見的。也當尋常兔園。彙雜字本兒一樣。值十兩的。不上二三。值二三兩的。不消三五錢。也就耗散去了。又或被幫閒。篋片。故意雜亂拆開。說道這書是不全的。只好做紙筋稱掉了。他倒暗暗做幾遭收去。却另輯成全部。賣了等段銀子。看將起來。不惟不能讀。就是讀字半邊。連賣也未必能賣了。故此溫公。只要勸人積些陰德。在于人所不知不覺之處。那天地鬼神。按着算子。壓定盤星。分分釐釐。全然不爽。或于本身。或于子孫。一代享用不盡的。再及一代十代享用不盡的。直及生生世世。不斷頭的。只要看那積的陰德。厚薄何如。再不錯了一人。誤了一人。此事向人如何說得明白。連自己也全然不知。或一代就有報應的。或有十餘代方有効驗的。總之冥冥中自成悠遠。不是那電光泡影。霎時便過的事也。話亦不要說得長了。在去年往北生意。行至山東青州府臨朐縣地方。信着牲口。走到個村落去處。只見灌木叢陰之中。峻宇如雲。巍壻似雪。飛甍畫棟。峭閣危樓。連着碧沼清池。雕欄曲檻。令人應接不暇。那周圍膏腴千頃。牲畜成羣。也都沒有數目。此時在下。也因日色正中。炎暑酷烈。就在近處一個施茶庵內。憩息片時。問着一個僧人。此爲何宅。那僧人笑了一笑。兩頭看見沒人。答道：『此是敝檀越閭痴之宅。這些光景。都是痴子自掙來的。』我道：『既痴。怎能到這地位。』僧人道：『這話長哩。居士要知。請進裏邊坐下。吃些素。

齋從容說來。倒也是一段佳話。』在下隨着長老。進了齋堂。重複問訊。敝坐一回。奉茶將罷。僧人指着佛前疏頭。『此疏就是檀越大諱。姓閩名顯。今年五十三歲了。他父親名光斗。是萬曆初年進士。少年科第。初爲崑山知縣。行取吏科給事。資性敏捷。未經行取時節。做官倒也公道。自到了吏科。入于朋黨。挺身出頭。連上了兩三個利害本章。皇帝只將本章留中不下。那在外官兒。人人懼怕。不論在朝在家。天下的貪酷官員。送他書帕。一日不知多少。到後來年例轉了浙江方伯。放手一做。扣剋錢糧。一年又不知多少。朝中也有看不過的。參了一本。他就瀟瀟洒洒。回來林下。初時無子。也還有鬆動所在。自從得了痴子。只道掙的家當。付托有人。那刻薄尖酸。一日一日。越發緊了。每日糾集許多游手好閒之徒。逐家打算。早早的起身。到那田頭地腦。查理牛羊馬匹。地土工程。拿了一把小傘。立于要路所在。見有鄉間財主。放蕩兒郎。慌忙堆落笑容。溫存問候。邀入莊上喫頓小飯。就要送些銀子。生放利息。或連疆接界的田地。就要送價。與他莊客一面騙他寫了賣契。一文不與。日後遇着。早早避進去了。不五六年。地土房產。添其十倍。公子到得十歲。那方伯公一朝仙逝去了。留的家當。都是管家。平分的平分。剋落的竟剋落了。平素那些親眷。都是被他剝削的。在旁冷眼相覷。並無一人照管着他。夫人請了一位先生。教他讀書。指望早早進學。也好保守家當。那知文理不通。連那縣考。也不得取一名。公子一

般也曉得榮辱所關。拿了幾兩銀子。央人送考。那親眷朋友。正欲哄他。那有一人幫襯。不覺已到十七八歲。自己也覺有些忿悶。一日改換衣裝。直到五六十里之外。仔細探聽自的家世。如何如何。却見三四人坐在樹下。一人嚷道：「閩布政這樣聲勢。如今却也報應人了。」公子聽聞此言。也就挨身坐在旁邊。徐徐問道：「閩鄉宦住在那裏？」那人道：「住在城裏。」公子道：「他家做官的雖死。却也無甚報應去處。」那人道：「你年小不知。」把當初吞佔的聲勢。騙哄的局面。盤算的計較。每人說了許多。臨後一人說到傷心之處。恨不在地下挖他做官的起來。像伍子胥把那楚平王鞭屍三百。纔快心滿意哩。那公子驚得心瞪口呆。往家急走。嘆氣道：「我父親如此爲人。我輩將來無噍類矣。」一面喚了幾個管家。一面喚了許多莊頭。將那地土字號人戶。一一開出。照名檢了文契。喚了一個蒼頭。自家騎匹蹇驢。挨家訪問。將文契一一交還。那人感謝不置。不半年。還人地土。也就十分中去了五分。那些年遠無人的。依舊留下。無心讀書。日逐就有許多幫開篾片。看得公子好着那一件。就着意逢迎。個不了。一年之間。閩下食客。就有百餘人。跟隨莊戶。拿鷹逐犬。打彈踢球。舞鎗使棒的。不下二三百輩。一日天雨。在家無事。喚一評話先兒到來。叩了一首。手中擎着一尾鮫魚上獻。公子喚廚司收去。不在話下。彼時五月天氣。東海鮫魚。卻是時物。每一尾值錢千文。那先兒虔心覓得。指望打一個大大抽豐。却見

公子全不介意。心中十分委決不下。說得幾句。便道：「公子。小人所奉之魚。却是致心覓來。此時趁鮮饗用方好。」公子又不理論。先兒又勉強說了幾句。又把那魚提起。公子即便封銀五兩。賞賜先兒。又着人捧着一個大盒。叫那先兒且去。出門看時。却有十餘尾鮫魚在內。纔見他家動用。不是小人意見度量得的了。老夫人及娘子。看見公子浪費不經。再三勸化。公子道：「家中所費。值得恁的。清明時節。南莊該我起社。你們上下內外人等。乘着車子。隨着驢馬來看鄉會。纔見我費得有致哩。」至日。夫人娘子果到莊上。公子早已喚人搭起十座高臺。選了二十班戲子。合作十班。在那臺上。有愛聽南腔的。有愛聽北腔的。有愛看文戲的。有愛看武戲的。隨人聚集。約有萬人。半本之間。恐人腹枵散去。却抬出青蚨三五十筐。喚人望空洒去。那些鄉人。成團結塊。就地搶拾。有跌倒的。有壓着的。有喧嚷的。有和哄的。拾來的錢。都就那火食擔上。吃個壓餽。謂之買春。那戲子出力。做到得意所在。就將綾錦手帕。蘇杭扇子。擲將上去。以作纏頭之彩。他在中間四面臺上。頭戴逍遙巾。身披鶴氅。左右青衣。捧茗執拂。不住口笑嘻嘻。總要買春場上。數萬人個個得些歡心而去。不曉得他心事。却說閩布政該有這個敗子。那知公子之心。只因當日種了許多毒孽。只當向佛前拿些菓品蔬菜。小小懺悔而已。夫人娘子。見此光景。各各心中忿忿。趁早將些細軟之物。藏之別室。以作後日章本。一日早上。正喚家人抱了甌

包持了名帖。上了油壁香車。出門拜客。却見大門背後。遮遮掩掩。欲前不前。欲止不止。公子道：『那大門外是甚麼人？』着人去。看只見一個秀士。頭戴折角歪巾。身穿敝衣。足踏草履。菜色鳩形。上下氣力。兩不相接。一息奄奄。似將委填溝壑之狀。公子連忙下轎。着人扶將過來。睜睛一看。不覺慙勤致敬。一手攙扶。直到大廳之上。從容施禮。分賓而坐。公子就問道：『先生尊姓大號。有何賜教？』那人徐徐道：『不才姓劉。今年二十三歲。府城益都縣庠生也。』袖中慢慢摸出一帖來。寫着：『眷晚弟劉蕃頓首拜。』公子接着道：『怎麼敢當晚字？』劉蕃道：『今因科考失利。隨染一疾。遂爾伶仃。止有老母在家。饋粥不給。今日纔好舉步。匍匐而來。聞先生意氣豪華。願投門下。做個書記。也不敢有所奢望。只願隨從衆食客之後。派些小小執事。挈得老母。三淪周全。意願足矣。』公子道：『敝門下之客。皆菜儲屠狗之輩。何可以辱明公。今既扶恙而來。且在荒齋。息數日。老伯母處。弟更有以處之矣。』一面喚小廝。打掃上等書房。請劉相公安然住下。卽備上等供給。小心伺候。此時也是劉蕃時運到來。亦是公子具眼。能于風塵中。識得豪傑。卽喚家下紀綱老僕。可備五百金。以三百爲劉母壽。以二百爲劉蕃覓一佳配。不兩月間。劉蕃保養得白白胖胖。人人道公子識人。這個劉蕃極不濟。朝廷也要還他一個鼎甲也。且不題公子得了劉蕃在家。十分恭敬。且說南莊上一人報來道：『昨夜三更時分。有三五

十人明火執杖。打入莊門。將莊上當下客人布疋。約有百十餘箇。捆載而去。莊丁持械追趕上。前衆盜丟棄一半。殿後一人。生得極長極大。膂力過人。只因天黑路迷。陷在古井之內。衆人協力擒拿在此。只候公子送官處治。』用命莊丁。各各請賞。公子一一喚進。細細問個明白。卽書小票。仰莊頭將奪回布疋。照名給散。還免本丁租糧五石散訖。直到黃昏之際。然後帶那所獲之盜過來。將燈照看。公子忙道：『快快將他鬆了。取件衣服過來。給他穿上。取些酒食。請他到後軒坐定。』那漢再三負慚。連稱不敢。公子道：『如此好漢。到我地方。我竟不能周旋。致使汝輩幹此不良之事。皆我罪也。看汝一貌堂堂。富貴只在旦晚。何不耐煩至此。』內取白金三百兩。一盤托出。送與那漢。那漢惶愧。伏地不敢仰視。公子心想要道：『左右人多。恐有認識。未便承受。』連將左右叱退。婉言遜語勸化他。從此做個好人。莫與此輩爲伍。也不去問他姓名。倒寫了懇切一書。說是至親。姓趙名完璧。荐到遼陽鐵嶺總兵李如松標下。做個聽用標官。當晚備了衣裝。要他收了銀子。悄悄送他出門。莊客一個不知。看見次日。毫無動靜。纔曉得公子以義釋去。感嘆公子不了。再說劉蕃。自那日收留之後。得了如許盤費。家裏也就像個人家。候到八月初。大考場裏。公然取出一名科舉。放榜中了第三名經魁。回來同了母親。上門正要拜謝公子。不料那日正值公子運退之時。忽然臥房中烈火冲天。黑烟蔽地。把前後屋宇。俱被祝融化

爲灰燼。許多田地莊舍。又被洪水泛濫。衝沒一空。人頭帳目。也就隨着氣運。討不上了。母親妻子道他日常浪費。俱各自保。那裏顧戀一些。親戚朋友。也都道他退氣窮鬼。對面俱不相招。始初賣些驢馬牛羊。次則賣些殘缺家伙。再次將家中僮僕。待他轉身收價。一日一日。漸漸艱難。始初還道人到窮時。不過衣服襤褸。飲食粗糙。那知襤褸衣服。粗糙飲食。俱不能搆。連那棲身之所。也不便了。公子一朝落魄。擊着兩行珠淚。徒步走上城來。意中覓兩個舊日知己。那知十投九空。前邊走去。後邊便添許多指撈。道是此人今日合受此報。公子兩耳聽見。也只好置若罔聞。更苦無處棲身。有人指道：『城外十餘里有個土窖。不風不雨。上市來覓些飲食。倒也順便。』公子也只得依說而行。就在土窖安身住下。一般交個小運。遇着平日一個相知。偶然在彼經過。看見公子如此光景。身邊所帶之物。傾囊而與。約有百十餘金。公子得手。次日就到舊處。租起一所大房。買些家伙什物。收拾幾個舊人。幫身服侍。那些篋片小人。依舊簇擁而來。將那股水兒。不數日間。一傾就涸。衆人條忽走散。公子依舊到土窖受用去了。不題。再說劉藩中了舉人。那日同了母親上門拜謝。不料遇着火起。沒處相會。只得快快而回。且去收拾行李。進京會試。不期聯捷中了進士。選了大名府推官。對月領了官憑。離京不遠。就到了任。那大名府理刑廳。轄着九個知縣。有名叫做十大閻王。從來錢糧易徵。刑名易結。推官知縣。個個俱

要行取。非科卽道。最聰察軒昂的。劉蕃是個窮儒出身。極能體恤民情。除奸剔暴。不一月間。上司俱欽敬。一面遣了衙役。持了些須薄俸。接收母親到任。母親卽日起程。將次到那大名府境上。卽喚衙役。尋一公館住下。不入境內。劉蕃心急。不省母親心中是何緣故。疾忙騎了一匹快馬。走出境外。迎接母親。雙膝跪下。請問不入境內。此是何意。母親開言道：『今日我兒做了推官。一門榮耀。想起兩年之前。未見恩人。閆公子之時。我與汝俱不免爲溝中瘠矣。汝曾知近日。閆公子形狀否。今且土窖棲身。奄奄將斃。欲求汝當日。僱僕謁見。閆公子時光景。猶未得也。』劉蕃謝罪再三。請母親入署。一面着人馳救恩人去矣。夫人方肯登車。到了衙內。劉蕃卽備俸銀。及各縣借湊千兩之數。差人前往臨胸。接請公子。那公子居在土窖。地方人却也不知。只有一個老成朋友。平日與公子極相契的。也因他浪費。勸阻不聽。只得疎了。聞得有人請他。尋着衙役說道：『閆公子下落。我却知道。但一頓與他千金。他就迂而闊之起來了。我且往土窖。遠遠說到邊際。看他伎倆何如。』那人到彼。早已尋着道：『有一相知。持百金覓汝。奉酬夙昔意誼。我特引來。汝將何以報我。』公子道：『此時錙銖。勝如鉅萬。使果有此。我當以半相酬也。』那人道：『杜子春伎倆猶昔。足下真道器也。汝當困陋。我不能助汝。而肯受汝之酬耶。』因引衙役往見。一面爲彼治裝。不數日間。意氣揚揚。竟到大名府刑廳署矣。劉蕃同母親妻子出

拜公子亦拜。俱各忻忻住下。不及三年。劉蕃政聲茂著。行取吏部衙門。公子隨了進京。彼時都中功令尙寬。凡吏部衙門請託及幹旋者。一年六選。無不由公子經手。囊中所積。不啻五六萬金。會見戶工二部開設新例。納銀三千。做了內閣中書。三年考滿。陞了湖廣常德府通判。適遇張居正閣老事敗。奉旨籍沒。上司委他監守。所得寶玩金珠。不計其數。動了告病文書。竟歸林下。前後田地房產。俱各平價交易。絕不相強。莊丁食客。依舊如雨如雲。遇人接物。無不豪爽。更有異事人所不及料者。白蓮寇起。山東六府。無不騷然。兵馬所過。郡縣一空。獨有青州府領兵總鎮。乃是遼東甯遠伯標下出身。姓趙名完璧。自他領兵到來。卽撥精兵一千。駐防閭宅左右。一草一木。無人敢動。故此各處州村落。荒荒涼涼。獨此一莊。氣色壯麗。若不是公子當日遷善改過。那父親的陰騭。到此時也成一片灰燼了。公子今年五十三歲矣。生有四子。俱已游庠。富貴功名。方興未艾。居士若肯住一日。小僧就同居士往拜閭老爺。會會也妙。閭老爺並沒一些紗帽氣質的。在下道：「行路之人。不敢輕易謁見顯者。老師父肯與在下說知。流傳天下。以資談柄。齒頰俱欣。」卽便備了香儀參錢。酬其齋供。作禮而別。你道這段說話。不是遊戲學得來的。也費些須本錢的了。」衆人道：「我們豆棚之下。說些故事。提起銀子就陋相了。」那人道：「不爲要錢說的。只要衆人聽了。該摹做的。就該摹做。該懲創的。就該懲創。不要虛度我

這番佳話便是了。衆人謝道：『尊兄說得是。尊兄說得是。』

總評

凡著小說。既要入人情中。又要出人意外。如水窮雲起。樹轉峯來。使閱者應接不暇。却掩卷而思。不知後來一段路。還才妙。如閆癡聞人說他父親如此。還人文契土田。此人情中所有也。及其大敗一番。則人意中所無也。結納劉趙二人。或得其平常應接。此人情中所有也。至於火燒一空。安身土窖。乃得中書通判。家中兵燹晏然。此人意中所無也。散金積金而身享之。不讀書而功名勝於讀書。不恃祖父陰德而自積陰德。又身受用之。較之溫公所訓。更進數層矣。乃知極力能癡。大聰明於是乎出焉。極力善窮。大富貴於是乎顯焉。磨鍊豪傑。只在筆尖舌鋒之間。艾衲可謂陶鑄化工矣。

豆棚閒話

第五則

小乞兒真心孝義

人生天地間。口裏說一句話。耳裏聽一句話。也使與一生氣運休咎相關。只要認得理真。說得來。聽得進。便不差了。古語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亦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譬如人立在府縣衙門前。耳邊擾擾攘攘。是是非非。肚裏就起了無限打算人的念頭。日漸習熟。胸中一字不通的。也就要代人寫些呈狀。一日不去發動。心上痒痒難過。到後來一片善良初念。都變作一個毒蛇窠了。又譬如人走到菴堂廟宇。看見講經說法。念佛修齋。隨你平昔橫行惡煞。也就退悔一分。日漸親近。不知不覺。那些強梁霸道行藏。化作清涼世界。書上說堯舜時。君臣都是和和靄靄。遇着當行的好事。君曰：『都。』都者。乃是美的光景。臣曰：『俞。』俞者。亦就贊嘆道是該行的了。遇着不當行的事。君曰：『吁。』吁者。颯然之辭。道此事如何該行。那臣亦曰：『哂。』也就隨着君王主持。

之意。道此事不該做的。這個朝堂之上。君臣上下。一氣和同。自然成個雍熙之世。太平之年。看到後來戰國時。燕丹太子。卑躬曲禮。聘請荊軻行刺強秦。也是一場千古豪快之事。如何平白地起個論調。君臣俱以素白衣冠送之。到那易水之上。就作慷慨悲歌。預先說個壯士不復還家之語。那空中也就亘起一道白虹。直貫天日。竟國亡家破。可見人口中說的言語。大則關乎國運。小則關乎一身。今日我們坐在豆棚之下。不要看做豆棚。當此煩囂之際。悠悠揚揚。搖着扇子。無榮無辱。只當坐在西方極樂淨土。彼此心中一絲不掛。忽然一陣風來。那些豆花香氣。撲人眉宇。直沁肌骨。兼之說些古往今來世情閒話。莫把閒字看得錯了。唯是閒的時節。良心發現出來。一言懇切。最能感動。如今世界不平。人心叵測。那聰明伶俐的人。腹內讀的書史。倒是機械變詐的本頭。做了大官。到了高位。那一片孩提赤子初心。全然斷滅。說來的話。都是天地鬼神猜料不着。做來的事。都在倫常圈子之外。倒是那不讀書的村鄙之夫。兩腳踏着實地。一心靠着蒼天。不認得周公孔子。全在自家衾影夢寐之中。一心不苟。一事不差。倒顯得三代之直。秉彝之良。在于此輩。仔細使人評論起來。那些踢空弄影豪傑。比爲糞蛆還不及也。今日在下。斗胆直向衆位仁兄前。放肆說個極卑極賤的人。倒做了人所難及的事。說來雖然一時汗耳。想將起來。倒也有味。你道天下卑賤的是甚麼人。也不是菜傭酒保。也不是屠狗推埋。却

是卑田院裏一個乞兒。請問諸兄。天下的乞兒。難道祖父生來。世代襲職。就是此輩不成。却也有個來頭。這人姓吳名定。乃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他的祖叫做吳立。貢士出身。爲人氣質和平。遇人接物。無不以恕字耐字。化導鄉人。那一鄉之人。俱尊從他的教誨。稱他爲和靖先生。生有五子。四子俱已入膠庠。耕讀爲活。只因晚年。欠些主意。偶將房中一個丫頭。有些姿色。一時禁持不定。收在身邊。生下一子。長成六七歲。喚名吳賢。他的意念。就與人大不相同。四位長兒。也俱不放在心上。十餘歲。父親去世。那弟兄照股分居。吳賢也就隨了母親。到自己莊上住了。請位先生。教他攻習詩書。思量幹那正經勾當。到了十七八歲。不得入學。忽一日仰天而嘆。說出一句駭人聞聽之言。道。人生天地間。上不做玉皇大帝。下情愿做卑田乞兒。若做個世上不沉不浮。可有可無之人。有何用處。不如死歸地府。另去托生。倒也得個爽利。此亦是吳賢一時忿激之談。那知屋簷三尺之上。玉帝偶爾游行。從此經過。左右神司。立刻奏聞。玉帝傳旨。卽命注生注死。及盤查祿位判官。一齊俱到。查那吳賢。有無陽壽祿藉。那判官按簿清查。內有一條。寫着荊州人吳賢。志大福輕。妄生怨讟。應行勾攝。抵作卑田。但他生平。原無曖昧心腸。委身雖屬卑微。品地還他高潔。此是幽冥之事。不題。且說吳賢在家。說了這句妄話。不數日間。陽壽頓絕。妻子尙有妊孕在身。到了十月滿足。生下遺腹一子。乳名定兒。後來卽名吳定。面貌却也清

秀年歲漸長。奈何家業日逐凋零。只因他命裏註定是個乞兒。如何撐架得住。到了二十餘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得奉了母親。往他鄉外府。不料母親雙目俱瞽。沿路攙扶。乞食而去。家中叔伯弟兄。豪不沾染。那些親戚。只曉得他傲物氣高。不想到別處幹這生涯。朝朝暮暮。一路討來的。或酒或食。先奉母親。設了。方敢自食。忽然省得本年八月十五日。乃是母親四十歲誕辰。定兒心裏十分懷念。力量却是不加。日夜思索。不知怎麼設處。爲母親慶個壽。且纔好。此在後話。且說楚中有個顯者。官至二品。奉旨予告。馳驛還家。那年六月初旬。正是此公五十華辰。其母亦登七秩。却在九月之杪。若論富貴聲勢。錦上添花。半年前便有親戚戚。水陸雜陳。奇珍畢集。設席開筵。忙亂不了。那顯者道：『我母尙未稱觴。如何先敢受祝。況今已歸林下。凡百都要收斂。我且避居山間僧舍。斷酒除葷。拜經禮懺。雖不邀福。亦足修省身心。一大善事。』偶爾策杖潛行。忽聞鼗鼓之聲。出自林際。顯者驚道：『是親朋知我在此。張筵備席。率取音樂。以爲我壽也。』心竊疑之。轉過山坡。只見幾株扶疎古木之下。一個瞽目老嫗。坐于大石之上。一個乞兒。牽着一隻黃犬。一手攜着食籃。隨將籃中破瓢土碗。同着零星委棄之物。一一擺在面前。然後手中持着一面鼗鼓。播將起來。那黃犬亦隨着鼓韻在前。跳舞不已。乞兒跪拜于下。高捧盆甌。口裏不知唱着甚麼歌兒。恭恭敬敬。進將上去。曲盡歡心。那顯者從旁看了半日。却是

不解甚麼緣故。走向前來問道：「此嫗是汝之何人？」那定兒上前道：「尊官且請迴避。吾母今日千秋之辰，弗得驚動。」顯者笑道：「糟食之李，鼠蝕之瓜，釜底餘羹，瓶中濁酒，遂足爲母壽乎？」定兒道：「官人謬矣。我雖讀書不深，古聖先賢之語，亦嘗聞之。聖門有個曾子，養那父親曾皙，每日三餐，酒肉俱備，吃得醉飽之餘，問道還有麼？曾子連連應聲道有，就是沒時，決答是有的。倘或父親要請別人，也立時設備。這教做養志之孝。到那曾元手裏，却不懂得這個意思。供養三餐之外，雖酒肉照常不缺。若問說還有麼？那曾元就應道沒了，不是沒了，却要留在下頓供養。這只教做養體。如何稱得孝字？我輩雖用破瓢土碗，與那金鑲牙筯，寶嵌玉盃，有何分別？就擺些濁醪敗汁，與那海味山珍，又有何各樣？牽着黃犬，播着鼗鼓，唱着歌兒，舞蹈于前，便是虞廷百獸率舞，老萊戲綵斑衣，我也不讓過他的。」顯者聽了這段說話，連聲贊道：「有理有理。」那替嫗在上，喚道：「是誰稱贊？快請過來奉一巨觴。」定兒遵了母命，請過顯者。那顯者一時感動自己孝母之心，就不推托，竟盡歡一飲而盡。遂對定兒道：「見汝至誠純孝，何不隨我到府中，受用些安枕衣飯，度汝母親殘年，也免得朝夕離披匍匐之苦。」定兒搖手道：「不去不去。母親百歲之後，我日則沿門持鉢，夜則依宿草廬，不離朝夕，宛若生前。若一入富貴之家，官人雖把我格外看待，那宅內豪僮悍婢，能不輕賤吾母哉！今見富貴縉紳之家，一膺

新命。雙親遠離。雖有憶念之心。關河阻隔。徒望白雲。一番悲嘆。不幸一朝見背。卽有同僚當道。綾錦弔奠輓章。及朝廷賜有焚黃祭葬。優恤重典。也只好慕頂誇張。墳頭熱鬧。及至拜掃之餘。兒女歸家。燈前笑語。狐狸塚上。向月哀鳴。那從古來種柏居廬。聞雷撲墓的孝子。能有幾人。九泉之下。一滴難到。家中縱有黃金百萬。能買我母親生前一笑哉。說得顯者熱鬧胸中。化作一團冰雪。連底凍的相似。垂頭嘆息。尙要開言。說些甚麼。定兒道：『吾母醉矣。』背負瞽嫗。竟自去了。那顯者快快而回。不在話下。且說定兒背了母親。回到舊日安身去處。照常乞食。過了年餘。那母親也就故了。衆乞兒俱來相弔。歌着薤露之詞。掩埋在一空闊不礙之地。坟前左右。也植了幾株松柏。結個草棚。便于藏身。日裏如常乞食。供奉三餐。整整三年。同於一日。那近處鄉村市上。舍北橋南。都道他是個孝子。人人起敬。況且遇着成熟之年。一方一境。那布施的供養的。都搶着先頭。把定兒吃得肥吧肥胖。比那游方僧。鋪單打坐。人家輪流齋供的。勝如十分定兒心滿意足。也沒有別的奢念。一日遇着母親忌辰。清早起來備了些香燭。從人家討了些葷素東西。一直來到坟前擺下。將香燭點起。仍似生前模樣。把鼗鼓搖將起來。唱了許多歌兒。又哀哀慘慘哭了一回。把那供養的殘酒。也就一一飲在肚裏。眼角也斜。酒意漸漸湧上。一交放倒。就在坟上睡了一覺。醒來不覺日色蹉西。睜眼一看。信步便走。不上行有半里之程。要過

一道斷頭小河，脫了破鞋，踏着水沙，將近對岸上涯所在，脚指頭忽然觸着，疼痛異常，只道撞了石頭，恐怕又撞了後來之人，帶着疼痛，彎腰一摸，將欲丟棄道傍，原來不是石頭，拿起看時，却是一個大大青布包袱，即便提到岸上樹蔭之下，打開看時，却是白屑屑亮光光，許多松紋雪花在內，定兒看了，點點頭道：『此不知何人所失，此時又不知如何懊恨，無處追尋，只怕那人性命未知如何了也。』仍舊包裹好了，天色將晚，一面將銀包悄悄埋在枯樹之下，就在左近廟宇廊下，宿了一夜，早間討些早飯吃了，却也不往別處去，依舊走到那斷頭河口，陰涼所在，癡癡對着那一泓清水，眼也不合，且等甚麼人來，那個所在，是個背路，却也過往的少，直待日色中時，只見一人披着頭髮，散開襟袖，失張失智，赤着兩脚下過河來，定兒道：『此必是矣。』立起身走向前去，問着那人何往，那人看是乞兒，恐怕他化錢財，逗留身子，一言不答，只往前奔，定兒道：『老兄如此慌張，莫不失了甚麼東西。』那人回身即問道：『你莫不捨得麼。』定兒道：『試說何物。』那人道：『在下出門三年，受了許多艱難辛苦，掙得幾兩銀子，近來聞得母親有病，心急行程，不料遺失中途，尊兄檢得，若有高懷，憐憫在下，情愿將一半奉酬。』定兒道：『可有甚麼包裹的麼。』那人道：『是一個青布雙層夾包，千針百線，緞捺成的。』定兒道：『是矣，是矣，可隨我來。』走到枯樹之下，原封不動，雙手交還，那人打開分了一

半送與定兒。定兒道：『得此一半，何不全以匿之？』斷不肯受。那人跪謝再三，不覺路上行人聚了一堆，從旁看見，推遜不已。定兒執意如初。衆人說：『送他二兩，當個酒資，難道你也不收？』定兒見衆人說得有理，勉強收了。藏之懷中。個個嘆道：『乞丐下賤，如此高義，直薄雲天，真真難得。』從此定兒的名頭，遠近也就尊重許多。又一日，聞得北山之下，一個僧人，募造白衣觀音寶閣，塑了金相，將要開光，無數善男信女，拜經禮懺，一則隨喜，再則趕鬧佛會，也得幾日素飽。行到中途，望着茂林之間，聊且歇脚，只聞得竹篠叢裏，忽有呻吟之聲。上前一看，却見一個年紀幼小婦人，瘦骨如柴，形容枯槁，瞬息垂斃。定兒見了，唬了一驚，想道：『無人去處，如何有此一物，莫非山魃木客，假扮前來，哄我入頭，打算我的性命？』又道：『既要哄我，如何作此疴羸之狀，也還是人，斷不是鬼，其中必有緣故。』復轉身上前細看，那婦人口裏，也還說得話。出定兒問道：『你是何人，須要直言細說，我方救你。』那婦人徐徐道：『我是黃州麻城人家，一個女子，自愧不端，乃被負心薄倖，誘我潛逃，不料所帶衣資，盤纏殆盡，中途染了一病，旅店中住了幾時，欠下房錢，沒可佈擺，那負心人，昨夜把我背負至此，拋棄荒林，不知去向，倘得恩人救拔，死不忘恩。』定兒聽了這些說話，信是真的，也就扶掖起來，將他跔在背上，走到近處一座古廟之中，輕輕放下一面，尋些軟草，攤放地上，教他睡得穩了，一面尋個半破砂鍋，拾些

柴枝竹梗。煎些湯水小食。早晚接濟。送畢飲食。那定兒即便住在門外。另自宿歇。宛如賓客相似。不半月間。那婦人肌肉漸生。略堪步履。願以身嫁。定兒道：『娘子差矣。汝雖是不端之婦。我自具救人之心。若乘人之危而利之。非義也。責人之報而私之。非仁也。這段念頭。與我迥然不合。你自早晚調護身體。那個姻緣千萬不可從此作想。你的父母家鄉。去此不遠。何不同你漸漸訪問。回家便了。』不數日間。就到了麻城。查問住居明白。那父母只得密密收下。感服異常。贈他盤費二兩。定兒固辭。勉強再三。只得收了。藏之懷中。依舊乞食而去。偶然行到黃梅市上。看見一老者。愁眉蹙額。攜着一子。約有十一二歲。頭上插一草標。口稱負了富室宿逋。五金願贖此子以償前債。走來走去。却也不見有人喚動。定兒凝睛看了半晌。嘆口氣道：『富室豪門。那裏在此些須五兩之負。畢竟贖子以償。何忍心也。』因出懷中之金。謂其人道：『吾將爲子往請。』因同見富翁。關者入報。富翁道：『喚經手問其取足本利。還其原券是矣。見我何爲。』關者道：『又有一乞兒在外候見。』富翁道：『是必拉取乞兒。將欲向我作無賴事也。』關者道：『聞得乞兒持銀在外。代其償還。』富翁心疑其事。因出廳前。那負債者。同着定兒立在階下。負債者道：『員外恩債。子母應償。但老病家貧。實無所抵。還求員外開恩。寬限幾時。』富翁道：『此話說已久矣。前許贖兒償我。今見我何得又是前說。』定兒上前道：『員外家如倚頓。

富比陶朱。五兩之負。直太倉一粟耳。何必要人賣子以償。吾不忍見。我雖行乞道上。懷中積有四金。代彼償之。尚欠一金。須望寬恩。若必不肯蠲除。我情愿在貴地行乞。漸漸填補。富者聽了大怒道：『分明此人將這四兩銀子。挽他出來。將我奚落。情實可恨。就是乞兒。安得懷中積貯四兩。我前日聞得莊丁。夜間被盜。失去糧銀四兩。此必無疑。速寫一呈。送去黃梅縣裏。併那欠債老兒。指作窩家。追賊正法。刺配他鄉。方平吾氣。』那些左右家人。聽見家主指揮。即刻寫成狀紙。將那幾個人。一條繩子。連雞相似。火速送到縣裏。彼時縣主。乃是新選甲科。姓包名達。聰察異常。不肯徇情枉法。聞名的賽閻羅。將狀收進。即刻升堂。把那前情一問。一邊却是一人欠債鬻子。一人仗義代償。一邊道是賊情。原贓執獲在官。正在踟躕。只見門外許多良耆里老。魚貫相似。一班約有三四十人。跪向門外。縣主早已看見。俱喚進來。不待縣主開口。那些跪下之人。口裏喊道：『一個義士。一個義士。衆百姓們俱目擊的。不可被那爲富不仁的陷害了。』包大尹道：『我也不憑你們人多說的就信了。快退下去。待我一問來。』先叫那欠債老子。將負債賣子原由說了一遍。又叫定兒將仗義代償及將說話。觸犯了員外情由說了一遍。包大尹詳情道：『乞兒抄化之銀。不過糠粃碎米。零星不多。如何有這四兩大塊銀子。正欲動刑。那衆人上前把定兒抱住。將當初還金還婦兩段情節。說得真真實實。大尹道：也難憑信。若說

還金還婦得來之銀。此地相去不甚相遠。兩處行文。不幾日都拘到案前。那失金之人與那失婦之人。說得鑿鑿有據。大尹先暗取四兩銀子。試那二人。那二人看了不認。復取那四兩銀子。驗看。那兩人上前連聲道：『是是。』將一包零碎之銀。信手撮開兩處。上那櫃上等子一稱。剛剛却是二兩之數。一毫不差。大尹即將富者取出頭號大板。打了四十發。在監中要問招誣之罪。富者再三求憐叩免。大尹姑息于富者名下。罰銀叁百兩。旌賞定兒。那婦尙未嫁人。即斷配爲夫婦。後來生有三子。仍習書香一脈。至今爲黃州巨族。列位尊兄。可信幽冥之事原不爽的。前邊說那判官簿上。註着吳賢名下。委身雖屬卑微。品地還他高潔。今看將來。一字全然不差。皆因吳賢無心說這兩句放肆之語。那知就落了這個輪迴。可見說話要謹慎的。我們今日在此。說些果報之語。都是有益于身心學問的。若羣居在豆棚之下。不知豆棚之上。就有天帝玉皇過的。萬一說些淫邪之話。冥冥之中。我輩也就折壽不盡也。衆人合掌道：『佛菩薩之真言。不是過也。』俱躬身唯唯。作禮而退。

總評

儒者立說不同。要歸于全良心。敦本行而已。是篇天人感應在其中。親仁及物在其中。義利貞淫在其中。雖起先哲先儒。擗臯比。聚學徒。娓娓談道叩玄。亦不出良心大孝。辨明人禽之關而已。然則何

以舉乞人也。蓋爲上等人指示。則曰舜曰文。曰曾曰閔。及與下等人言。則舉一卑賤如乞人者。且行孝仗義如此。凡乞人以上。俱可行孝仗義矣。人而不行孝仗義。是乞人不如云耳。冷水澆背。熱火燒心。煞令人唏噓感慨。寤寐永言孝義之思。油然而生。勃然興矣。予尤喜定兒對顯者十數行。宛轉激切。見得仕宦人棄家而錦歸。雖道是顯親揚名。何如膝下依依。觴酒豆肉。爲手舞足蹈之樂也。况普天抱終天之恨者不少。豈此一則。能不拊膺浩嘆也哉。

豆棚閒話

第六則

大和尚假意超昇

是日也。天朗氣清。涼風洊至。只見棚上豆花開遍。中間却有幾枝結成蓓蓓蕾蕾相似。許多豆莢。那些孩子看見。嚷道：『好了。上邊結成豆了。』棚下就有人伸頭縮頸。將要採他。衆人道：『新生豆莢是難得的。』主人道：『待我採他下來。先煮熟了。今日有人說得好故事的。就請他吃。』衆人道：『有理有理。』棚下擺着一張椅子。中間走出一個少年道：『今日待我坐在椅上。說箇世情中有最不服人的一段話頭。叫列位聽了。猛然想着。也要痛恨起來。我想天上只有一個日月。東升西墜。所以萬古長明。地上生物。只有一箇種子。一條本根。所以生生無盡。至于人生天地間。偏偏有許多名目。君王是治天下的。臣子是輔佐君王的。百姓是耕種田地。養活萬民的。這叫做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因此古聖先賢。立個儒教。關係極大。剖判天地陰陽道理。正明人倫萬古綱常。教化文明。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虧着他。這是天地

正氣一脈不可思議的了。又有一個道教。他也不過講些玄微之理。修養身心。延年益壽。這種類還也不多。日慢議論着他。獨有釋教。這個法門。參雜得緊。自漢明帝十二年。佛入中國。道是西方來了。聖人拈着一個空字立論。也不過勸化世人。看得萬事皆空。六根清淨。養得心境玲瓏。毫無罣礙。原沒有甚麼果報輪迴之說。只因後來的人無端穿鑿。說出許多地獄天堂。就起了騙人章本。此是後話未提。只說這些和尚。我始初也道都是爲生死事大。發願修行。乃是聰明上智之人。勾當。那知其中不論賢愚好歹。及奸盜詐僞之人。都因日常間走了盡頭路。天將不容地將不載。沒奈何將這幾根頭髮剃下。頸上掛着數珠。肩卜搭着褊衫。手裏拿着木魚。就道是個和尚。從前過惡人。也就恕他一分。看得這條道路寬綽有餘。那無賴之徒。逃竄入門。不覺一日一日。逐漸多得緊了。沒處生發衣食。或者截段竹頭。鑄口銅鐘。買根鎖條。城市上。鄉村中。天未曾亮。做生意的尙未走動。他便乒乒乓乓的。敲得頭痛。叫得耳聾。指東話西。或是起建殿宇。修蓋鐘樓。裝塑金相。印請藏經。趁口胡嘲。騙錢騙米。從此做去。若只守着本分。度此一生。也不惹人厭惡。那知竟有窮兇極惡。具那覆地翻天伎倆。躲閃于中。人預先却不識他。只道是佛祖菩薩。致誠供養。末後做出事來。拖累人。身家性命不保。以此連那好的也不信了。此是佛門變種敗類。我也不必說他。難道一派都是歹人不成。其中也有度世金仙。現身佛子。登壇說

法救拔沉迷。如達摩西來。生公出世。他却任心性上參悟道理。點化世人。說幾句偈語。留幾句名言。千古人所不及。委實足以服人。歷代以來。希世有的。從來佛祖傳道的拂子。也不會見他輕輕付與那個。如今這些孽畜。却另翻出一箇局面。不論肚裏通也未通。只要粗粗認得幾字。叢林中覓幾本語錄。買幾本註疏。坐在金剛脚下。練熟聲口。就假斯文結識幾個禪友。互相標榜。拜過幾個講師。或自立個宗派。道是幾年上某處大和尚付過拂的。悄悄走到外州他縣。窺見冷落所在。一個破壞寺院。就聯絡地方上幾個佛總師婆。稱說某處來了善知識。看得此寺常興。或埋藏些古時碑版。偶然掘出。或裝誣本山伽藍。在外顯靈。或洒些糖水。假名甘露。騙人之法。百計千方。不半月間。那一方一境。愚夫愚婦。說得轟轟熱熱。略略有些錢糧。道我們備辦表禮。去請一位大和尚來。開期結制。那個不慚不恥的和尚。也就糾合許多隨堂行者。公然裝模作樣。將別處叢林的作爲。一一摹倣。或央人討了巡簡司的告示。或結識冷鄉宦護法的名頭。抄了許多偈語。學些宗門棒喝。房廊下貼了幾張規條。齋堂前寫出長篇參語。那些來來往往。看了一些也摸不頭着。便道大和尚學問深遠。一時領悟不來。分明白日裏被他瞞過。這些愚人。死也不知叢林中還有一件人所不曉得的。大凡大和尚到一處開堂。各處住靜室的禪和子。日常間都是打成一片。其中花巧名目甚多。如

飯頭	茶頭	園頭	火頭	水頭	圍頭				
知隨	鋪堂	巡照	總管	都管	知衆	知山	庫頭	菜頭	鍾頭
西堂	維那	首座	悅衆	書記	都講	堂主	侍者	監院	知客
化主	點座	副寺	貼庫	行堂	殿主	值歲	值科	香燈	下院
									知藏

這些名目科派出來。寫下一張榜文。貼在茶寮。却也好看。到那登壇時節。細吹細打。兩邊排列許多僧衆。捧着香花燈燭。磕頭禮拜。裝點得不知怎樣尊重。及至開講。也不過將編成的講章。念了一遍。那個解悟得來。又請了幾個廢棄的鄉宦。假高尙的孝廉。告老打罷的朋友。從邊護法出。身子做個招頭。暗地分些分例。鄉愚之人。越發尊信得緊。如有那外方僧衆。有意思的。要到壇前辯駁佛法。那些侍者齊來。拿去打得臭死。各處寺院。遞了知單。認定面貌。不但走遍路頭。不許安單。在那地方化碗飯吃。也不得了。還有一個規矩。大殿綠簿上寫來佈施。及在外抄化錢糧。方歸常住。那道場上來的宰官居士。及婆婆媽媽的錢糧。都是大和尚隨來僧衆。一併收貯。只待場期一至。次日卽照股烹分。走得一箇沒影。各各回去受用。常住欠了木料油鹽米帳。一些不管。請自支撐。再打聽得別處開期。又去生發。你道這些和尚。却不比合夥的強盜。又狠三分麼。考得大和尚三字。乃是晉朝石勒的時節。有個佛圖澄。自己稱道。其實他是個

聖僧看那石勒皇帝就如海上鷗鳥一般。神通廣大。能知過去未來。儼然一尊燃燈古佛。自然動人欽敬。請問這些和尚。華嚴經尚未念着。不過設局騙人。是其本願。如何就便僭稱爲大和尚。時上有個笑話。却是嘲那大和尚的。說有個相公。乘着一隻小船。去訪那大和尚。進方丈。茶話畢。作別起身。大和尚直送出來。到那水口。相公仍下小船。西邊日色晒來。相公脫下裙子。掛着。大和尚道。直看相公之船。箬葉大了。小僧方敢進去。那相公坐在船裏。也把遮的裙子。揭開看那和尚。船已漸退。那管家道。大和尚立在水口。望去止有七八寸長了。請相公放下裙子罷。只因和尚叫得大了。所以嘲他。這是諢話。却又有一段閒話。乃是真真實實的。這話出在那湖廣德安府應山縣。與那河南信陽州交界地方。叫做恨這關。乃是一座陡峻高山。四面葱龍樹木。雖是要道。行人過往稀疏。山岡之上。有一古刹。也是唐宋來的香火。誌書上叫名普明寺。寺內止有二三十衆僧人。都是茹葷飲酒的羅刹。不知邇來十五六年之間。却坐化十餘位長老。四邊傳說。寺內風水。原是聖地。所以禪師佛祖。屢屢現身。各處佈施。倒也年年接濟。不期一日。有個採藥醫人。到彼求宿。那僧人抵死不容。醫者只得乘月而行。走了一二十里。却忘了一把鋤頭。放在山門外石碑亭中。猛然省起。恐怕有人取去。只得跌身轉去。來到碑亭。尋那鋤頭。只聽得牆內一人。叫苦連天。口口叫道。老爺們。容我再活幾日。然後上座罷。醫者覺得有些

古澤。赶上橋頭。挽着樹枝。仔細一看。只見堂前燈光射出。却見幾個禿子。把一老僧。綑縛端正。將他扛上一個坐處。看不明白。那老僧殺豬般大叫數聲。就不響了。醫者挨了一夜。到次日。看甚動靜。到了天亮。只聽得佛堂鐘鼓齊鳴。佛號震天。道人出來說道。了明禪師。昨晚坐化了。四邊分了齋帖。來了許多佛頭。正要開張做大法事。那醫者進去仔細一看。却見一個愁慘之容。面皮黃如菜葉。一些血色沒有。醫者乘着空隙。將手從那座下一摸。只見滿手鮮血。殺道中却生一個根的模樣。醫者即到信陽州裏。將這段情節。一一報知。那知州夜有一夢。也見一個老僧。渾身帶血。聲聲叫苦。知州省得。即便乘了快馬。領了鄉兵。將寺圍住。進到裏邊。叫住持出來相見。那住持道是大和尚。不肯出來。只有一個當家的迎接。州官問道。昨日又坐化了一位禪師。特來頂禮。就便與他合缸造塔。那當家也叩一首謝了。州官道。寺內多少僧人。一點點過。都要施些襯錢。那幾個個如狼似虎的。俱出來低着頭兒。垂下雙手。聽州官點過上名。每個和尚。俱叫鄉兵看守。一面叫手下請起坐化的僧人。看他手足是怎樣的。兩個鄉兵上前推移不動。用力一抬。那殺道中一個二尺長的鐵釘。登時翻落。下邊缸裏。却有一桶鮮血。凝結于內。許多和尚。一一即將綁縛帶到州內。還把僧房層層拆將進去。却跑出十數個婦女來。大聲喊屈。知州喚皂隸。一一帶過問道。你這幾個婦人在內幾時了。婦人一齊招道。有三五年。

不等的。有本年的。都是這些和尚。勾合光棍。在外詐作客商模樣。不論銀錢。只說娶親做夫妻。回家過活的。那知逐漸騙到家鄉。忽一日托名探親。帶了直送到此處。藏于重牆複壁。深房曲室之中。天日也不得一見。也有近村人家。十餘歲女兒。在外閒耍。乘人不見。抱來藏在其中。待得十二三歲。就受用了。州官問道：「這許多年。怎麼沒有一人往州縣中首告？」那婦人道：「手下使用的道人。俱是平昔殺人做賊之輩。無處投奔。四下收拾進來。日常間也各各自有去路。騙來錢米。平半均分。鄰近村中。也俱日常沾些恩惠。故此內內外外。沒有人與他作對。內中若有一人說些刁俏之話。衆人也就登時結果去了。所以到今。衆口一心。絕無發覺。」州官問道：「歷年來如何有這許多人坐化？」婦人招道：「俱是過往單身客人。把他圈進裏面。不容脫身。先把蒙汗藥與他吃了。後將網子除下。綁縛了晒在日中。額角與面目都薰黑了。然後把他頭髮齊眉剪下。扮作頭陀模樣。或將身子上下網縛。做跏趺坐法。餓了三五日。頭骨俱軟。衣袂之中。灌上硫磺焰焰。扶在柴樓龕座之上。糾喚地方。舊日做佛頭佛總的。謠言開去。四處俱來觀看。攢錢設供。造塔看經。不知騙了多多少少。也照舊規分頭派用。花費盡了。就要幹這活佛勾當。」州官正在查問之際。門子報道：「竹園內又掘出許多女人腳骨。」州官問道：「都是女人腳骨爲何？」一婦人道：「男人死了。枯骨都無用處。唯有新死女人。這雙腿骨。血氣不

散將來鋸解碎了。加上水磨工夫。充作象牙筋子。無人認得。每得厚利。寺中道人。無處生發錢鈔。每每打聽新死婦人。盜取來幹這勾當。腿骨用去。所以存的。都是腳骨。州官審得其情慘毒。每個和尚打了五十板。心窩裏加上一釘。登時命絕。備將情節。申聞上司。一一將來除個淨盡。併那普明寺一火焚之。却是除了大害。這也是近日大和尚的故事。更有一段故事。也是聞得來的。說是唐朝開元年間。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地方。開元寺有個僧人。法名死灰。這名就先奇了。生得相貌奇古。氣宇昂藏。博通經典。貫串百家。兼識天文地理。能知過去未來。生人壽數。做得幾句詩寫得。幾家字畫得。幾筆畫。響過海內名公。抹殺四方清客。因遠慕名來求見的。須備了出奇方物供養。送進禪堂。上了號籊。候了三日。纔出方丈。見人一次。許多僧衆。簇擁出來。升在層臺高座之上。兩旁持者。提爐執拂。捧仗持瓶。面前擺的花尊燭臺。當中爐內。焚起沉檀降速。內外香烟寶篆。結成華蓋相似。好不熱鬧。三聲雲板。纔許那問話的人。依次上前跪下方。將要問的話頭。一一說了。他在上面才把那圈圈捉四面光的話兒。開示了幾句。卽叫退下。再欲開言。就是攔頭一棒。打得發昏倒暈。由你自去猜度。然後又輪到第二班的上去。也照前是個模樣。或說下幾句話頭。或留下幾行詩偈。一般也有撞着之處。也有病人上前。將病原說了一番。問他請方。他胸中難經脈訣。本草藥性。原是明白。也便寫些與人。服去却有靈驗。不多時。

四方之人說得長老活龍活現。連這長老也自不信自起來。公然道是活佛祖師出世來了。因此四下錢糧雲蒸霧集。重建叢林。前後山門殿宇層層蓋造。天下除了四大名山。也就數這開元寺了。誰料那年僕固懷恩反了。朝廷起兵發馬。要往征剿河北地方。乃是要地。設立藩鎮。領兵元帥。點了李抱真。此公膂力過人。謀多智足。領了五萬人馬。屯扎河北。頗有紀律。不擾民間一草一木。各各相安。民間感激。不啻父母。將那兵丁。三日一操。五日一練。寸步不離營伍。李元帥聞得長老大名。到任三日。即備許多佈施。執弟子之禮。前去拜他。長老接見。看得元帥尊重了他。他反拿腔做勢。要做那佛圖澄對那石勒的光景。十分傲慢。李元帥早已窺破這個和尚。是個仗着資質做起來的。其實性地上的工夫。全無把捉。這也不在話下。那知這個和尚。也是合該數盡。那河北一帶地方。遇了天時不滾。顆粒無收。朝廷月糧。壓欠七八個月。不來接濟。軍中洶洶。暗地謠言。將有楚歌吹散八千之意。李元帥無計設處。只得去到寺中。稱說大和尚大有應變之才。合掌頂禮。跪在面前。虛心下意。請問和尚。那長老日常間。具那騙小人的伎倆。却是有餘。那兵馬呼吸待變。實實要滾處錢糧。將來支放。却也一時窘定。沒有甚麼計策。答那元帥。其實李元帥胸中成算。早已定之。只要宛宛說將進去。口口奉承大和尚長。大和尚短。却使長老墮在計中。毫無知覺。纔有妙處。李元帥故意做那攢眉蹙額形容。停了一會問道：「寺中

錢糧不知現有多少積貯。可以暫借目前救濟一兩月麼。一那和尚的心腸。與伽藍菩薩常住一樣生成。拿進喜歡。拿出却不中意。說道：「近來常住不穀十日支撐。虧得小僧有些福緣。到那不足時節。就有人緊着送來。纔皮得這些日子。若說有積聚多少。却是沒有。」李元帥接口道：「如今我也不要借常住錢糧。有個算計。只求大和尚福緣二字。我弟子就有生路了。」長老聽說不借錢糧。只借福緣。精神抖擻起十倍。問道：「如何如何。」李元帥道：「弟子領着兵馬。南征北討。處處走過。看來無如此地百姓好善的多。如今弟子倒有一個粗念。欲仗着大和尚福緣。明日寺前出張榜文。說是弟子奉請大和尚開講華嚴法寶。并彈孔雀真經。聚集些善男信女。化些錢糧。也可將來答救幾時。」那長老道：「這個道場也動不得人頭。就是來也不多。如何得穀。」元帥道：「弟子還有計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那長老笑了一笑。連忙點首。即于寺內寬敞所在。高搭起七層蓮臺。重重俱已遮蔽好了。外邊化些松柴。周圍疊起。臺下掘個地道。可容一人走得出來的。到了開期第一日。講經完畢。大和尚開口說道：「大眾們須要速速用心理會。我在此也不久了。只待四十九日道場圓滿。我就要回首西方去了。」那些善信聽見大和尚就要回首。却是異事。一時鬩動。四遠傳聞。那些佈施錢糧的堆山塞海而來。李元帥密密着落幾個長老。上了簿籍。一一收貯在內。看看到那圓滿之期。人也晝夜不散。四圍松

柴越發疊得多了。四面的人好像似看戲的。只等那時上臺。不知大和尚顯出怎樣活佛的神通。聖僧的證果。長老心事。有那臺下的地道出路。只說外邊放起火來。我自影身法兒。出了地道。日後隨了元帥。天涯海角。受用不了。那知元帥日常問一片機心。原是要算計那長老的。到了放火的時節。將那地道關閉緊了。長老方悟得元帥騙他。也說不得。硬着身軀。不一時頓成灰燼。元帥在下。至誠禮拜。就有附會的說道。親見大和尚穿着大紅袈裟。五色祥雲。許多幢旛寶蓋。接引西方去了。次日元帥又在火堆中放些細白石頭。都道檢得許多舍利子。元帥收去。卽欲與死灰祖師造塔。這也就應着當初取那法名讖了。那一方不論男女。都有佈施。不上一月。積了三十餘萬。元帥一一收去。充作兵餉。並無一人知覺。這也是一個大和尚超昇故事。若是這長老。日常裏只是苦行焚修。不粧這個模樣。那李元帥也不來下此刻薄之着。後來說出這段情節。天下之人。齊口稱快。假使大和尚果能知得過去未來。怎麼被人暗算到這地位。可見大和尚都是假鈔人自癡迷。將自己血汗掙的錢財。被他騙去。』衆人道：『如今大和尚挨肩擦背。委實太多。那能箇箇登壇。人人說法。近來人也有些厭薄。不大十分的興他。聚做一團。無有齋吃。只好一個頂着一個。猶如屋角頭的臭老鼠。扯長一串。拿個引磬。托着鉢盂。沿街化食。單單學那釋迦乞食舍衛城中光景。這却是大和尚做出來的下場頭也。』豆棚主人道：

『仁兄此番說話果然說得痛快。豆已煮熟請兄一嘗何如。』

總評

舉世佞佛。孰砥狂瀾。有識者未嘗不心痛之。韓文公佛骨一諫。幾罹殺身之禍。然事不可止。而其表則傳。千古下讀之。正氣凜凜。及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指之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噫嘻。闢佛之神亦威矣。今世無昌黎其人。所賴當事權者。理諭而法禁之。猶可懲俗。乃復爲之張其焰。何也。夫彼以爲咄嗟檀施。聊以懺悔罪孽而已。豈知上好下甚。勢所必然也。縱不能如北魏主毀佛祠數萬區。又不能如唐武宗驅髡者而盡髮。第稍爲戢抑。以正氣風之。庶可安四民。靜異端矣。此篇拈出李抱真處分死灰事。爲當權引伸觸發之機。雖不必如此狠心辣手。所謂法乎上。僅得乎中。代佛家之示現忿怒。卽其示現哀憫也。猶夫梵相獯異。正爾低眉垂手矣。讀者且未可作排擊大和尚觀。謂之昌黎原道篇可謂之驅鱷魚文亦可。

豆棚閒話

第七則

首陽山叔齊變節

昨日自這後生朋友把那近日大和尚的陋相說得盡情痛快。主人煮豆請他。約次日再來說些故事。另備點心奉請。那後生果然次日早早坐在棚下。內中一人道：『大和尚近來委實太多。惹人厭惡。但仁兄嘴尖舌快。太說得刻毒。我們終日吃素看經。邀人做會。勸人佈施。如今覺得再去開口也難。即使說得亂墜天花。人也不肯信了。今日不要你說這世情的話。我却考你一考。昨日主人翁煮豆請你。何不今日把煮豆的故事說一個我們聽聽。也見你胸中本領。不是勦襲來的世情閒話也。』那後生仰天想了一想道：『不難不難。古詩有云：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曹子建之詩。子建乃三國時魏王曹操之子。弟兄三人。伯曰曹丕。字子桓。仲曰曹彰。字子莊。季曰曹植。字子建。乃是嫡親同胞所生。曹彰早已被曹丕毒藥鴆害了。子建才高。曹丕心又忌刻。說他的詩詞。俱是宿構現成記誦來的。彼時偶

然席上吃那豆子。就以豆子爲題。教他吟詩一首。子建剛剛走得七步。就把煮豆之詩。朗朗吟出。雖只五言四句。二十個字。其中滋味。關着那弟兄相殘相妬之意。一一寫出。曹丕見他如此。捷才。心益妬忌。其如子建才學雖高。福氣甚薄。不多時也就死了。天下大統。都是曹丕承接。可見才與福都是前生定的。不必用那殘忍忌刻。徒傷了弟兄同氣之情。這是三國時事。偶因豆棚之下。正及煮豆之時。就把豆的故事。說到弟兄身上。其實天下的弟兄和睦的少。參商的多。三國前邊有個周朝。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公旦。乃是個大聖人。武王去世。他輔着成王幼主。坐了天下。周公攝行相事。真心實意爲着成王。人人都是信的。獨有弟兄行中。有個管叔。他雖是與周公同胞。生將下來。那肚腸却是天淵相隔。周公道是自家弟兄。心腹相托。叫他去監守着殷家子孫。那知管叔乘着監殷之舉。反糾合蔡叔霍叔。捏造許多流言。說周公事權在握。不日之間。將有謀叛之心。却于孺子成王。有大不利之事。周公在位。聽了這些不利之言。寢食不安。夢寐之間。心神顛倒。也就不敢居于相位。當在商末之世。四方未服。朝廷京東。適值起了一股人馬。在商說是義兵。在周道是頑民。周公也就借個東征題目。領了兵馬。坐鎮東邊。却好避那流言之意。彼時流言四布。不知起于何人之口。周公也不忍疑心在管叔身上。後來成王看見管叔與蔡叔霍叔。都幫着商家武庚幹事。纔曉得乃是奸黨流言。況且打開金縢櫃中。看

見父親武王大病之時。周公曾納一冊。願以身代。方曉得周公心曲。青天白日。無一毫曖昧難明之事。先日周公居東之時。大風大雨。走石飛砂。把郊外大樹。盡行吹倒。或是連根拔了起來。是日成王迎請周公歸國。那處處吹倒之樹。仍舊不扶自起。此見天地鬼神。亦爲感動。若是當謗言未息之日。周公一朝身死。萬載千秋。也不肯信。可見一個聖人。遇着幾個不好的弟兄。也就受累不小。此又是周時一個弟兄的故事。還有一個故事。經史上也不曾見有記載。偶見秦始皇焚燒未盡。稗官野史中。却有一段奇事。卽在周朝未定之時。商朝旣燼之日。有昆仲兩個。雖是同胞。却有兩念。始雖相合。終乃相離。乃兄叫做伯夷。令弟叫做叔齊。他是商朝分封一國之君。祖爲墨胎氏。父爲孤竹君。夷齊二人。一母所生。原是情投意合。友于恭敬得無比的。只因伯夷生性孤僻。不肯通方。父親道他不近人情。沒有容人之量。立不得君位。承不得宗祧。將死之時。寫有遺命。道叔齊通些世故。諳練民情。要立叔齊爲君。也是父命如此。那叔齊道：「立國立長。天下大義。父親雖有遺命。却是臨終之言。是亂命也。依舊遜那伯夷。而伯夷又道父親遺命如何改得。你推我遜不已。相率而逃。把個國君之位。看得棄如敝屣。却以萬古綱常爲重了。忽因商紂無道。武王興兵來伐。太公呂望。領了軍馬前來。一路人民。無不倒戈歸順。還擎着簞食壺漿。沿路恭迎。不消鎗刀相殺。早已把天下定了。伯夷叔齊。看見天命人心已去。思量欲號

召舊日人民起個義師。以圖恢復。却也並無一人響應。這叫做孤掌難鳴的事。只索付之無可奈何。彼時武王與師文王去世。尙未安葬。夷齊二人。暗自商量道：「他是商家臣子。既要仗義執言。奪我商家天下。把君都弑了。父死安葬爲大。他爲天下。葬父之事不題。最不孝了。把這段大義去罪責他。如何逃閃得去。」正商酌間。那周家軍馬。早已疾如風雨。大隊擁塞而來。夷齊看得不可遲緩。當着路頭。弟兄扣馬而諫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這兩句話。說將過去。說得武王開口不得。左右看見君王顏色不善。就要將刀砍去。剛得太公與武王並馬而馳。武王所行之師。乃是弔民伐罪之師。太公急把左右止住。心裏也知是夷齊二人。不便明言。只說此義士也。不可動手。急使人扶而去之。夷齊這兩句話。雖然無濟于事。那天地剛常倫理。却一手揭出。表于中天。那天下人心。曉得大義的。也就激得動了。其如紂王罪大惡極。人心盡去。把這兩句。依舊如冰炭不同爐的。夷齊見得如此。曉得都城村鎮。處處有周家兵馬守住。無可藏身。倘或將這有用之軀。無端葬送。不若埋踪匿跡。留着此身。或者待時而動。也不可知。左思右算。只得鼓着一口義氣。悄悄出了都門。望着郊外一座大山。投奔而去。此山喚名首陽。卽今蒲州地面。山上有七八十里之遙。其中盤曲險峻。却有千層。周圍曠野。何止四五百里。山上樹木稀疏。也無人家屋宇。只有玲瓏孤空巖穴。可以藏身。山頭石罅。有

許些薇蕨之苗。清芬葉嫩。可以充飢。澗底巖阿。有幾道飛瀑流泉。澄泓寒冽。可以解渴。夷齊二人。只得輸心貼意。住在山中。始初只得他弟兄二人。倒也清閒自在。那城中市上的人。也聽見夷齊扣馬而諫。數語。說得詞嚴義正。也使激動許多的人。或是商朝在籍的縉紳。告老的朋友。或是半嚮不恥的假斯文。僞道學。言清行濁這一班。始初躲在靜僻所在。苟延性命。只怕人知。後來聞得某人投誠。某人出山。不說心中有些懼怕。又不說心中有些豔羨。却表出自己許多清高意見。許多谿刻論頭。日子久了。又恐怕新朝的功令。追逼將來。身家不當穩便。一邊打聽得夷齊兄弟。避往西山。也不覺你傳我。我傳你。號召那同心共志的。走做一堆。淘淘陣陣。魚貫而入。猶如三春二月。燒香的相似。都也走到西山裏面來了。且說山中樹木雖稀。那豺狼虎豹。平日却是多得緊的。始初見些人影。都在那草深樹密之處。張牙露爪。做勢揚威。思量尋着幾個時衰命苦的。開個大葷。後來却見路上行人。稠稠密密。那些孽畜。也就疑心起來。只道來捉他們的。却也不見網羅鎗棒。正在躊躇未定之間。只見走出一個二三尺高。龐眉皓齒。白髮銀鬚。老漢立在山嘴邊叫道：「那些孽畜過來。聽我吩咐。近日山中來了伯夷叔齊二人。乃是賢人君子。不是下賤庸流。只爲朝廷換了新主。不肯甘心臣服。却爲着千古義氣。相率而來。汝輩須聃毛歛齒。匿跡藏形。不可胡行妄動。」那衆獸心裏。恍然大悟。纔曉得如今天下不姓商了。

因想道：「我輩雖係畜類，具有性靈。人既舊日屬之商家，我等物類，也是賤商之士，茹商之毛。難道這段義氣，只該夷齊二人性天稟成，我輩這個心境，就該頑冥不靈的麼？」只見虎豹把尾一擺，那些權狗狐狸之屬，也俱鼓着一口義氣，齊往山上啣尾而進，望着夷齊住處，躬身曲體，垂頭斂足，俱像守戶之犬，睡在山凹石洞之中，全不想撲兔尋羊，追獐趕鹿的勾當。後來山下之人，異言異服，奇形怪狀，一日一日，越覺多了。伯夷的念頭，介然如石，終日徜徉嘯傲，策杖而行，採些薇蕨而食，口裏也並不道個飢字。看見許多人來挨肩擦背，弄得一個首陽本來空洞之山，漸漸擠成市井。伯夷也還道天下尚義之人居多，猶是商朝一個好大機括，不料叔齊眼界前看得不耐煩，肚腹中也枵得不耐煩，一日幡然動念道：「此來我好差矣。家兄伯夷，乃是應襲君爵的國主，于千古倫理上大義看來，守着商家的祖功宗訓，是應該的。那微子奔逃，比干諫死，箕子佯狂，把那好題目的文章，都做去了。我們雖是河山帶礪，休戚世封，不好嘿嘿蚩蚩，隨行逐隊，但我却是孤竹君次子，又比長兄大不相同。原可躲閃得些。前日撞着大兵到來，不自揣量，幫着家兄，觸突了幾句狂言，幾乎性命不免，虧得軍中姜太公在內，原與家兄東海北海大老一脈通家，稱爲義士，扶棄道傍，纔得保全。不然這條性命，也當孤注一擲去了。如今大兵已過，眼見得商家局面，不能瓦全。前日粗心浮氣，走上山來，只道山中惟我二人，也還

算個千古數一數二的人品。誰料近來。借名養傲者既多。而托隱求微者。益復不少。滿山留得些不消耕種。不要納稅的薇蕨貨糧。又被那會起早。佔頭籌的。採取淨盡。弄得一付面皮。薄薄澆澆。好似晒乾癟的菜葉。幾條肋骨。彎彎曲曲。又如破落戶的窗櫺。數日前也好挺着胸脯。裝着膀子。直撞橫行。怎奈何腰膀裏。肚皮中。軟當當。空洞洞。委實支撐不過。猛然想起人生世間。所圖不過名利二字。我大兄有人稱他是聖的。賢的。清的。仁的。隘的。這也不枉了丈夫豪傑。或有人兼着我說。也不過是順口帶掣的。若是我趁着他的面皮。隨着他的跟脚。即使成得名來。也只做個趁鬧幫閒的餓鬼。設或今朝起義。明日興師。萬一偶然脚踢手滑。未免做了招災惹禍的鄰頭。如此算來。就像地上拾着甘蔗祖的。漸漸嚼來。越覺無味。今日回想。猶喜未遲。古人云：「與其身後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熱酒。」此時大兄主意。堅如金石。不可動搖。若是我說明別去。他也斷然不肯。不若今日乘着大兄後山採薇去了。扶着這條竹杖。攜着荆筐。慢慢的捱到山前。觀望觀望。若有一些空隙。就好走下山去。」彼時伯夷早已餓得七八分沉重。原不隄防着叔齊。叔齊却是懷了二心多日。那下山的打扮。先已裝備停當。就把竹杖荆筐。隨地撇下。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道袍。頭上帶着一頂蘇布孝巾。脚下踹一雙八耳蘇鞋。纔與山中面貌各別。又與世俗不同。即使路上有人盤問。到底也不失移孝作忠的論頭。不說叔齊下山

的話。且說那豺狼虎豹。自那日隨了夷齊上山。畜生的心腸。倒是真真實實守在那裏。毫無異念。其中只有狐狸一種。善媚多疑。想也肚裏餓得慌了。忽然省悟道：「難道商家天下。換了周朝。這山中濟濟踏踏的人。都是尙着義氣。毫無改變念頭。只怕其中也有身騎兩頭馬。脚踏兩來缸的。從中行姦弄巧。」一面就喚着幾個獐兒鹿兒。猿兒兔兒。分頭四下。哨探些風聲。打聽些響動。報與山君知道。或者捉個破綻。將些語言挑動。得他一個回心轉意。我輩也就有肚飽之日了。商量停當。即便分頭仔細。踹探。只見前山樹蔭堆裏。遮遮掩掩而來。那些打哨的。早已窺見。閃在一邊。待他上前。覲面看時。打扮雖新。形容不改。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前日爲首上山的令弟叔齊大人。衆獸看見。却也嚇了一跳。上前一齊抓住。遂作人言道：「叔齊大人。今日打扮。有些古怪。你莫不有甚麼改易的念頭。」叔齊道：「其實不敢相瞞。守到今日。也執不得當時的論頭了。」衆獸道：「令兄何在。」叔齊道：「家兄是九死不渝的。我在下另有一番主意。昨日在山上。正要尋見你們主人。說明這段道理。約齊了下山。不料在此地相會。就請到這山坡。碎石頭上。大家坐了。與你們說個暢快。就煩將此段情節。轉達山君。一齊都有好處。」衆獸聽見叔齊說得圓活。心裏也便鬆了一鬆。就把衣服放了道：「請教請教。」叔齊道：「我們乃是商朝世胄子弟。家兄該襲君爵。原是與國同休的。如今尙義入山。不食周粟。是守着千古君

臣大義。却應該的。我爲次子。名分大不相同。當以宗祧爲重。前日雖則隨了入山。也不過幫襯家兄進山的意思。不日原要下山。他自行他的志。我自行我的事。不消說我懊悔在山住這幾時。如衆位及山君之輩。既不同于人類。又不關係綱常。上天降生汝輩。只該殘忍慘毒。飲血茹毛。原以食人爲事。當此鼎革之際。世人的前冤宿孽。消弭不來。正當借重你們爪牙吞噬之威。肆此吼地驚天之勢。所謂應運而興。待時而動者也。爲何也。學了時人虛僞氣質。口似聖賢。心同盜跖。半醒半醉。如夢如痴。都也聚在這裏。忍着腹枵。甘此淡薄。却是錯到底了。你們速速將我這段議論。與山君商酌。他自然恍然大悟。想了我這段好話。萬一日後世路上相逢。還要拜謝我哩。」衆獸聽了這一番說話。個個昂頭露齒。抖擻毛皮。攙天撲地。快活個不了。叔齊也就立起身。拱手道：「你們却去報與山君知也。」衆獸一齊跳起。火速星飛。都不見了。叔齊伸頭將左右前後過圍一看道：「我叔齊真僥倖也。若不是這張利嘴。滿口花言。幾根枯骨。幾乎斷送在這一班口裏。還要憎嫌爛蟲氣哩。」叔齊從此放心樂意。蹣跚着山坡。從容往山下走了二三十里。到一市鎮。人烟湊集之處。只見人家門首。俱供着香花燈燭。門上都寫貼順民二字。又見路上行人。有騎驃馬的。有乘小轎的。有挑行李的。意氣揚揚。却是爲何。仔細從旁打聽。方知都是要往西京朝見新天子的。或是寫了幾款條陳去獻策的。或是敍着先朝舊職求起用的。

或是將着幾篇歪文求徵聘的。或是營求保舉賢良方正的。紛紛奔走。絡繹不絕。叔齊見了這般熱鬧。不覺心裏又動了一個念頭道：「這些紛紛紜紜走動的。都是意氣昂昂。望着新朝。揚眉吐氣。思量做那致君澤民的事業。只怕沒些憑據。沒些根腳。也使做不出來。我乃商朝世臣。眼見投誠的官兒。都是我們十親九戚。雖然前日同家兄衝突了幾句閒話。料那做皇帝的人。決不把我們錙銖計較。況且家兄居于北海之濱。曾受文王養老之典。我若在朝。也是一個民之重望。比那些沒名目。小家子。驅官驅祿的。大不相同矣。」一邊行路。一邊思想。正在虛空摸擬之際。心下十分喧熱。抬頭一望。却見五雲深處。縹緲皇都。叔齊知道京城不遠。也就近城所在。尋個小窩。暫且安身。料理出山之事。諸般停當。方敢行動。整整在那歇客店裏想了一夜。次日正要到那都城內外。覓着鄉親故舊。生發些盤費。走上一二里路。只見西北角上。一陣黑雲推起。頃刻暗了半天。遠遠的轟轟烈烈。喧喧闐闐。如雷似電。隨着狂風捲地而來。叔齊也是陣暴風疾雨。陡然來的。正待要往樹林深處。暫爲躲避。那知到了面前。却是一隊兵馬。黑旗黑幟。黑盔黑甲。許多兵將。也都是黑袍黑面的。叔齊見了。先已閃得神魂顛倒。不料當着面前。大喊一聲道：「拿着一個大奸細也。不由分說。却把叔齊蒼鷹撲兔相似。一案網了。攢着許多刀斧手。解到營內。叔齊還道是周家兵馬。大聲喊道：「我是初出山來投誠報効的。」上邊傳

令道：「既是投誠報効的，且把繩索鬆了。」叔齊神魂方定，抬頭一看，却見上面坐的，都是焦頭爛額，有手沒脚，有頸無頭的，一班陣上傷亡。中間一人道：「你出身投誠報効，有何本事？」叔齊也就相機隨口說道：「我久住山中，能知百草藥性，凡人疾病，立能起死回生。」衆傷亡聽見這話，正在負痛不過的時節，俱道：「你有藥速速送上來，替我輩療治一治，隨你要做甚麼官，都是便的。」言之未已，忽見左班刀斧手隊裏，走出一人，上前將叔齊頭上戴的孝巾，一把扯落，說道：「你既要做官，如何戴此不祥之物，就是做了官兒，人也要把你做匪喪不孝理論。」那右班又走出一個人來，把叔齊面孔仔細一認，大叫道：「這是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叫做叔齊。近來臉嘴瘦削，却就不認得了。」衆人上前齊聲道：「是是，若論商家氣脈，倒是與我們同心合志的，但是這樣衣冠打扮，又不見與他令兄同行，其中必有緣故。」中間坐的道：「近來人心奸巧，中藏難測，不可被他逞着這張利口，脫漏了去。」吩咐衆人帶去，正待仔細盤詰個明白，叔齊心裏纔省得這班人，就是雒邑頑民了，不覺手忙脚亂，口裏尙打點幾句支吾的說話，袖中不覺脫落一張自己寫的投誠呈子稿兒，衆人拾起從頭一念，大家拳頭巴掌，雨點相似，打得頭破腦開，中間的罵道：「你世受商家的高爵厚祿，待你可謂不薄，何反蒙着面皮，敗壞心術，就出山做官，即使做了官兒，朝南坐在那邊，面皮上也覺有些慚愧，況且新朝

規矩。你扯着兩個空拳。怎便有官兒到手。如此無行之輩。速速推出市曹。斬首示衆。」衆人把叔齊依舊網縛。正要推出動手。且未說畢。只說前日衆獸得了叔齊這番說話。報與山君。山君省道：「有理有理。我輩若忍餓困守山中。倒做了逆天之事。」一個個磨牙礪齒。一個個奮鬣張威。都在山頭撼天振地。望着坡下一隊一隊。踹躅而來。行到山下。適值撞着那些頑民營裏。綁着叔齊。押解前來。將次行刑之際。那前隊哨探的狐兔。早已報與山君道：「前日勸我們出山的叔齊。前途有難。」那山君即傳令衆獸。上前救應。却被那頑民隊裏。將弓箭刀鎗。緊緊佈定。衆獸道：「拜上你家頭領。叔齊乃是我輩恩主。若要動手。須與我們山君講個明白。方可行刑。不然。我們併力而來。你們亦未穩使。」不一時。那頑民的頭目。與那獸類的山君。兩邊齊出陣前。俱各拱手通問一番。然後山君道：「叔齊大人。乃我輩指迷恩主。今日正要奉上天功令。度世安民。刈除惡孽。肅清海宇。敷奏太平。你如何把他行害。」那頑民道：「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叔齊乃商朝世勳。他既上欺君父。下背兄長。是懷二心之人。我輩仗義興師。不幸彼蒼不佑。致使我輩淪落無依。然而一片忠誠。天日可表。一腔熱血。萬載難枯。今日幸得狹路相逢。若不勦除奸黨。任他衣紫腰金。天理何存。王綱何在。」兩邊俱各說得有理。不肯相讓。正在舌鋒未解之時。只見東南角上。祥雲冉冉。幾陣香風。一派仙樂齊鳴。前有許多珍禽異獸。跳躍翱翔。後

有許多寶蓋幢幡。飄飄飛舞。中間天神天將。簇擁着龍車鳳輦而來。傳呼道：「前邊的畜生餓鬼。俱各退避。那頑民獸類也先打聽得來的神道。乃是玉皇駕前第一位尊神。號爲齊物主。證世金仙。專司下界國祚興衰。生人福祿修短。并清算人世一切未完冤債等事。今當國運新舊交接之時。那勾索的與填還的。正在歸結之際。兩邊頑民獸類。與叔齊見了。一齊跪下。俱各訴說一番。齊物主遂將兩邊的說話。仔細詳審。開口斷道：「衆生們見得天下有商周新舊之分。在我視之。一興一亡。就是人家生的兒子一樣。有何分別。譬如春夏之花謝了。便該秋冬之花開了。只要應着時令。便是不逆天條。若據頑民意見。開天闢地。就是個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後不該有周。商之前不該有夏了。你們不識天時。妄生意念。東也起義。西也興師。却與國君無補。徒害生靈。況且爾輩所作所爲。俱是趨趨齷齪之事。又不是那替天行道的真心。終甚麼用。若偏說爾輩不是。把那千古君臣之義。便頓然滅絕。也不成個世界。若爾輩這口怨氣。不肯消除。我與爾輩培養。待清時做個開國元勳罷了。」衆頑民道：「我們事雖不成。也替商家略略吐氣。可恨叔齊背恩事仇。這等不忠不孝的人。如何容得。」齊物主道：「道隆則隆。道汙則汙。從來新朝的臣子。那一個不是先代的苗裔。該他出山。同着物類。生生殺殺。風雨雷霆。俱是應天順人。也不失個投明棄暗。」衆頑民道：「今天下塗炭極矣。難道上天亦好殺耶。」齊物主道：

「生殺本是一理。生處備有殺機。殺處全有生機。爾輩當着場子。自不省得。」衆頑民聽了這番說話。個個點首。忽然虎豹散去。那頑民營伍。響噓一聲。恍如天崩地裂。那一團黑雲黑霧。俱變作黃雲。逍遙四散。滿地却見青蓮萬朵。湧現空中。立起身來。却是叔齊南柯一夢。省得齊物主這派論頭。自信此番出山。却是不差。待有功名到手。再往西山收拾家兄枯骨。未爲晚也。」衆人道：「怪道四書上起初把伯夷叔齊並稱。後來讀到逸民這一章書後。就單說着一個伯夷了。其實有來歷的。不是此兄鑿空之談。敬服敬服。」

總評

滿口詼諧。滿胸憤激。把世上假高尚。與狗彘行的。委曲波瀾。層層寫出。其中有說盡處。又有餘地處。俱是冷眼奇懷。偶爲發洩。若腐儒見說翻駁叔齊。便以爲唐突西施矣。必須體貼他幻中之真。真中之幻。明明鼓厲忠義。提醒流俗。如煞看着虎豹如何能言。天神如何出現。豈不是痴人說夢。

豆棚閒話

第八則

空青石蔚子開盲

孔聖人之門。有個弟子樊遲。曾向夫子請學爲圃。那爲圃之事。乃是鄉庄下人勾當。如何樊遲要去學他。這是樊遲諷動夫子之意。看見夫子周流天下。道大莫容。不知究竟何似。不如尋個一丘一畝。種些瓜茄小菜。倒也有箇收成結實的時節。若論地畝上收成最多而有利者。除了瓜蔬之外。就是羊眼豆了。別的菜蔬。都是就地生的。隨人踐踏。也不計較。惟有此種在地。下長將出來。纔得三四寸。就要搭個高棚。任他意兒蔓延上去。方肯結實得多。若隨地拋棄。盡力長來。不過一二尺長。也就黃枯乾癯死了。譬如世上的人。生來不是下品賤種。從幼就要好滋培他。自然超出凡品。成就的局面。也不淺陋。若處非其地。就是天生來異樣資質。其家不得溫飽。父母不令安閒。身體不得康健。如何成就得來。此又另是豆棚上一樣比方了。昨日主人採了許多豆莢。到市上換了菓品。打點在棚下。請那說書的吃。那知這些人都是鄉愚氣質。

聽見請吃東西，恐怕輪流還席，大半一哄走了，止有十餘人大推坐正那裏，正經說過書的一個不在，却有一位少年，半斯不文，略略像些模樣，主人請過來坐，他也就便坐了，後來衆人上前道：『今日主人興致甚佳，不要被那班俗老掃盡了。』指着這位少年道：『看來今日別無人了，却要借重尊兄，任意說一回故事，點綴點綴。』那少年道：『在下雖是這個模樣，人道是宦門子弟，胸中畢竟有些學問，其實從小性子養驕，睜着兩隻亮光光眼睛，却是一個瞎字不識，日常間人淘裏挨着身子，聽人說些評話，即使學得幾句，只好向不在行的面前，胡言亂道，潦草壓俗而已。今日若要我上場，說那整段的書，萬萬不敢。』衆人道：『不管前朝後代，真的假的，只要說個熱鬧好聽便了。』少年道：『昨日房下叫我檢個日子，却把曆日顛倒拿了，被人笑話，若今日說出些沒頭脫柄的故事，被側邊尖酸朋友，嗅嗅鼻頭，睜睜眼睛，做鬼臉，捉別字，笑個不了，下遭連這個清涼所在，坐也坐不成了。』列位諒不是那浮薄之輩，若畢竟要說，沒奈何，也只得獻醜，但說過，我是聽別人嘴裏說來的，即有差錯，你們只罵那人，嚼蛆亂話罷了。』衆人道：『只是這個話柄，也就圓活波瀾得緊，自然妙的。』少年道：『我上年到蘇州城裏，北寺中間裏，聽得和尚打着鐺鉢，說道：『天地開闢以來，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一尊羅漢下界主持，唐虞時揖讓，湯武時征誅，後來列國紛爭，秦漢吞併，有以仁義得國的，有以奸雄得國，

的。其間千態萬狀。不可名數。總是那冥冥中一位羅漢作主。這也是個輪來苦差。推不去的。當初不知那個朝代交接之際。天上正在那裏檢取一位羅漢下界。內中却有兩個羅漢。一尊叫做電光尊者。一尊叫做自在尊者。都不知塵世醜齷。爭着要行。往見燃燈古佛。求他作主。古佛道。下界這一遭。都是不可免的。只差個先後來去。我也沒個別法。只將我面前鐵樹二株。一人取一本去種在東西山上。先開花的就去。兩尊者俱各領命而行。電光尊者心裏急躁。看得西方背陰處好培植。卽將樹種在西山。隨從的羅刹們道。鐵樹須要用火去鍛鍊。他就有花了。頃刻移那萬丈火坑中的烈焰。一霎時順風捲去。那花頓然迸發。却是空花。眼前一幌。就不見了。自在尊者心性從容。看得東方近着生氣。將樹種在東方。待他自然長大開花。却候了許久。纔發出一些萌芽。眼見得開花尚有幾時也。那古佛早已看見道。電光。你見識差了。只圖到手得快。却是不長久的。既有花在先。你先去罷。自在且略緩些。也隨後就來了。電光尊者卽下塵凡。降生西牛賀州。姓焦名薪。任着火性。把一片世界。如雷如電。焚灼得東焦西烈。百姓如在洪爐沸湯之中。一刻難過。也是這個劫運該當如此。不在話下。且說自在尊者。不慌不忙。也隨卽下了雲端。降生東勝神州。姓蔚名藍。生來性子極好清淨。一日正在山中。做那調神養氣的工夫。那曉得焦薪行那些殘忍暴虐之政。處處禁受不得。積怨深怒。上達天庭。上帝震怒。卽喚天神。

天將糾集風伯雨師雷公電母。領着火輪火部。一切神祇。從空豁喇一聲。霎時山崩地烈。拔木飛砂。連崑崙天柱也迸作兩截。世界人民物畜。一半都被震烈飄颺。化作纖悉微塵。不知去向。那山中蔚藍。也被唬得魂不附體。看見世界這場大變。不知甚麼緣故。竟往山外奔出命來。忽見天上五花迸烈。就像一座極大高山。傾圮半邊。這半邊也像就倒下來的光景。雖有十分懼怕。却也無處投奔。勉強看着脚下。隨高逐低。檢路而去。只見地上一塊斗大圓石。裏外通明。青翠可愛。蔚藍原是天生智慧的。曉得此石。喚名空青。當初女媧氏煉石補天。不知費了多少爐錘。煉得成的。今日天上脫將下來。也是千古奇緣。此石中間。止有一泓清水。世間一切瞽目。金針蘸點。無不光明。緊緊抱在懷中。立願點開世人瞎眼。盡還光明。纔爲正果。信步而行。不覺走到中州地面。漸漸琢開那塊青石。正欲普度人間。黑暗地獄。逢着瞽目之人。一點就亮。不兩日間。四下瞽者。俱已傳遍。來了許多。俱要求點。只見雲端裏現出一位金甲神人。大聲呼着蔚藍道。你却違了天心也。蔚藍子跪下。請問其故。那神人道。當今時世。乃是五百年天道循環輪着的大劫。就是上八洞神仙也難逃遁。這些世上盲子。都是前冤宿孽。應該受的。你如何一概與他點明。將上天折罰之條。是不得行于人世了。速速藏過。日後自有用頭。不可濫用了。言訖。漸漸雲掩攏來。就不見了。蔚藍大仙。省得上天之意。就把空青收拾好了。訪得陝西華山。是天下

名境中有陳搏老祖。整整睡了千年。忽然醒了。能知世間過去未來之事。指點愚人。吉凶禍福。先機人注叩之。無不響應。不若就往華山。尋個靜室。皈依老祖。也好就近做那訪道修真之事。不在話下。再說中州有個先兒。那地方稱瞎子。叫名先兒。這瞎子姓遲名先。有人問道。你怎麼叫做遲先。那瞎子道。我不是先兒之先。却另有個意思。如今的人眼明手快。捷足高才。遇着世事。如順風行船。不勞餘力。較之別人。受了千辛萬苦。撐持不來。他却三脚兩步。早已走在人先。佔了許多便宜。那知老天自有方寸。不肯偏枯曲庇着人。惟那是腳輕手健的。偏要平地上吃跌。畢竟到那十分狼狽地位。許久闡闖不起。倒不如我們慢慢的。按着尺寸平平走去。人自看我蹭蹬步滯。不在心上。那知我倒走在人的先頭。因此叫做遲先。那人道。你何苦閉着雙眼。終日嘿嘿痴痴。坐在家裏。當此艷陽天氣。何不走在市上。生發幾貫錢來買酒吃也好。遲先道。我也悶得極了。昨日獨自睡在冷草舖上。聽得屋簷外桃柳樹上。燕語鶯啼。叫得十分嬌媚。又聽得東邊賣花聲。西邊沽酒聲。兒歡女笑。成團結隊。或是上坟的。或是踏青的。好不喧轟熱鬧。自恨前生。不知作何罪孽。把我失却雙眼。上前不得。退後不得。一個黑漆漆。空圖空影。不知何時。踹得他破。昨日有人傳說。市上來了一個雲游道人。手持空青。點開了許多雙瞽。偏我沒緣。急急尋他。又不知那裏去了。如今欲打聽個實信。四下找尋。那有眼的。如何肯扶掖我到前路去。

今想一個道理在此。站在十字路口。等個同伴走過。先去撞他個頭昏腦暈。然後漸漸與他說入港去。言之未畢。只聽得西邊卷裏。咯支咯支的明杖響處。却有個先兒來也。遲先把個頭顱。伸放在左臂膊上。仔細側着耳朵。聽到將次面前。便把肩膀橫衝過去。却好把那先兒的太陽。撞得十生九死。仰面一交。跌在地下。那先兒手也伶俐。就把遲先左腿抱定。死也不放。少覺甦醒轉來。就把遲先腿上。咬了兩口罵道。你又不是我的兒子。如何也學我把人亂撞。一氣的連珠貫串。罵個不了。遲先連忙道。得罪得罪。那先兒右手一摸。方曉得也是同道中人。帶怒問道。同在黑暗地獄中人。有何心事要緊。走得這般莽撞。遲先道。只怕對你說了。連你也莽撞起來。你不曉得市上有個仙人。拿着空青。點開了許多瞎眼。因要尋他。如此性急。那先兒道。奇哉奇哉。我昨日耳邊。又聞得華山頂上。陳搏老祖。千年睡醒。能言人過去未來。現在禍福。往問者紛紛。因此我出門。也要覓個夥計。前往一遭。今既與兄同病。自合與兄同調。不若就在此地盟心設誓。併胆同心。互相幫扶。一面去訪點眼仙人。一面上山拜問老祖。豈不一舉兩得。遲先道。極妙極妙。那先兒道。老兄高姓大名。遲先就把先邊所以取名遲先的話兒說了一遍。也贊道。遲字上說出個先字來。大有道理。遲先道。也要請教尊兄姓名。那先兒道。弟姓孔名明。遲先道。孔明是個後漢時劉先主的軍師。你如何盜竊先賢名姓。孔明道。我不是那三國的孔明。却另有

個取意。如今的人。胡亂眼睛裏讀得幾行書。識得幾個字。就自負爲才子。及至行的世事。或是下賤卑污。或是逆倫傷理。明不畏王章國法。暗不怕天地鬼神。竟如無知無識的禽獸一類。倒不如我們一字不識。循着天理。依着人心。隨你古今是非。聖賢道理。都也口裏講說得出。心上理會得來。却比孔夫子也還明白些。故此叫做孔明。遲先道。難得我與你一對兒合拍的。但是同行合作前去。途中日子正長。也要彼此預先計較停當。譬如行商坐賈。也要對着本兒。如今我們出路的勾當。不過空雙白手。本領賺錢。不知你我伎倆何如。不若尋個空處。大家將本事講論明白。試演一番。省得前途。你推我諉。漏了破綻。被人譏誚。孔明道。有理。尋個僻靜去處。方好。兩個捱查了半日。剛得一個冷落的廟宇。兩個走進廟裏。放了拐兒。朝着神道。連唱數啫。相率坐下。遲先道。我的本領多着哩。有個西江月。說與你聽。

挑水担泥做瓦。搥爐磨粉駝鹽。子平易課准如仙。鐵口人人誇羨。

孔明道。我的伎倆比你高貴哩。也有一個西江月。

品竹彈絃打鼓。說書唱曲皆能。祈神保福與禳星。牌譜棋經俱勝。

遲先道。我與你合了夥計。一路行去。不論高低貴賤。都用得着。不怕前途。沒處尋飯吃。但各人俱要放出本心來相處。一路有福同享。有苦同受。不要退悔。就是今日。各出少許。在神聖

前燒一陌紙。盟一明心。彼此各有個相信處。孔明道：「妙妙。兩個就各問了生年月日。」孔明却長遲先一歲。認做哥哥。先在肚兜內摸出十個錢來。六個錢買塊豆腐。四個錢買了蠟燭。遲先身邊也取出錢十文。買一小瓶黃酒。又買一股線香。擺列端正。各各禱祝一番。立了一誓。拜了四拜方完。孔明卽伸手悄悄的摸那酒瓶。私自呼了一口。遲先也去偷那豆腐。兩個以手觸手。登時便喉急。嚷將起來。一個說你偷來吃。一個說你先動手。可笑兩個盟兄弟。登時就變轉臉來。氣吼吼的俱要動手相打。惹動了地方兩個光棍。一個叫做油裏滑。一個叫做滑裏油。立在旁邊。看了許久道：「兩個盲囚。不知來歷。路上相逢。就要拜盟。一言不合。登時嚷鬧。倒也是個近日好耍子的世情。我們趁他爭競之際。一個裝做官兒。一個扮作皂隸。拏他過來。問個明白。却不好麼。」油裏滑卽裝皂隸。開聲吆喝道：「不要嚷。滑裏油道：「甚麼人喧嚷。快拿過來。」遲先孔明信道真的。卽便跪將過去。說了一遍。官道：「這樣小事。也來驚動上官。本待各打二十。問個罪名。罰幾兩銀子。憐你廢疾之人。各罰本領。試演一出。饒你去罷。」遲先就請官兒的八字。皂隸的勾當。將子平易課。推算了半晌。孔明也就把當時編就的李闖犯神京的故事。說了一回。又把半日天的戲本。唱了一出。弄得兩個唇乾舌燥。又嗑了許多頭。方纔釋放。遲先道：「此地怎麼有這位好老爺。若經別的衙門。這官司不知何時歸結。今又不動刑。不問罪。立刻發落。真難得的。這樣

清廉的官。若在大府大縣裏。就該造一個極大的生祠了。孔明道。我與你依舊相好如初。天下拜弟兄的打場官司。也是常事。若不經這爭論一番。你我心事。都未見得。今後把這齷齪心腸。大家洗滌乾淨。却就好了。兩個從此你敬我愛。一程一程。仗着技藝。趁些飯食。一路來點空青的道人。尙未尋着。不覺的已到華山脚下。進了山門。一步一步。到了山頂。那山上。乃是仙家藏真修煉之處。山花菓木。猿鶴禽魚。都非人間所有。藥爐丹灶。俱有仙童看守。那些求仙問福的。雖有許多。也俱在彼靜心守候。直待老祖講道之餘。方去叩問。遲孔二人。虔心不遠千里而來。巴不得立時討個下落回去。那裏等得。兩個忽然大哭起來。老祖念他心誠。吩咐仙童。扮作樵漢子。故意作難他道。你們既要來此問仙。須把舊日肺腸。先在山下洗刷淨盡。方好問道。何得粗心浮氣。剛剛來得。就哭泣起來。遲孔二先。心知自己不誠。求懇樵子領路。走下山來。在那池邊。將雙手掬水入口。噴漱不了。樵子道。肺腸如何洗得淨的。我有小白石子數枚。從口吞入。待他在內磨礪一番。就乾淨了。遲孔二先。如法吞下。不一時。却吐出許多臃腫血肉之類。頓覺心地空靈。樵子又每人與棗一枚。食之。也竟不知飢餓。忽有一個仙童。立在山頂稜峭崖嘴之上。招呼道。兩俗子速上山來。聽候發付。遲孔二先。仍復匍匐而上。依着仙童之言。叩到老祖講席之下。高聲道。小子罪孽深重。獲怒上天。削奪雙明。糊塗一世。今聞老祖睡足千年。覺開萬古。

弟子虔心拜叩。求問生前有何惡孽。致使五行踳躓。一隙無明。受此迷離顛倒之苦。老祖道。二子遠來叩問。性靈中也就開了一綫光明。那知你本來惡孽。却與常人不等。人身受病。各有不齊。如聾者。跛者。瘡者。不過一世二世。天資刻薄。小佔便宜。或面是背非。或阻人善事。猶與倫常彝理之上。不相關涉。乃有當身結束。或轉世承當。這一盤零星小帳。也就勾銷盡了。若鑿去雙睛。沉淪白晝。這孽障更覺重些。今世界大矣。一雙脚走不盡。寶貝多矣。一雙手拿不完。滋味美矣。一個臭皮囊裝不滿。只因世人心雄意狠。走出娘懷。逞着聰明。要讀盡世間詩書。憑着氣力。要壓倒世間好漢。錢財到手。就想官兒。官兒到手。就想皇帝。若有一句言語隔礙。便想以暗箭。藉地中傷。若有一個勢利可圖。便想個出妻獻子求媚。眼見得這些焰頭上根基。都是財築起的。強梁的口嘴。都是勢裝成的。雄威的體面。都是黨結就的。遇着有識見的。到此地位。早早抽身。跳出圈外。略不濟的。便是糞裏蛆蟲。和身鑽入。你在前世。兩隻眼睛。早已盲矣。今世怎麼又肯把你一對眼睛。你若今世曉得自己罪孽非輕。急圖修省。後世還把你做明眼人看待。若痴迷銅塞。不肯回頭。那天條替日一款之外。更有泥犁不盡地獄之苦矣。老祖說得痛切。那遲孔二先。仰天號咷大哭。覺得此生。不得開眼。看那光明世界。便要尋個陡峻山崖。從空跳下。做個捨身之計。老祖道。那捨身二字。不過喚醒愚人。脫那貪戀二字。原不叫人將身跳下。爾輩

既要開眼看那光明世界。也不難的。我有個道友。蔚藍大仙。現在西山茆茨菴。可前往求他。便了。遲孔二人叩謝而下。未題。却說蔚藍大仙。自那日來到華山。與老祖終日講論。看得世界擾攘。攘攘。東分西裂。尚無定所。觀那天星。該是他的氣候。方肯出山。一路上訪着那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都已收載輪迴簿上。以待天運轉時。應世而起。一一用着他的。那一塊空青。封鋼好的。終日藏在枕下。忽見遲孔二先。仙童領着。自東山一步一拜而來。到了面前。依舊是前日模樣。放聲大哭。蔚藍見了。心上就發出一點仁慈道。既是老祖送來見我。我却無別的說話。只有枕下那一點空青。可救得你。卽往睡處取出那一塊石來。開了封皮。將瞳神上每人蘸上一點。那四個眼珠子。豁然而開。朝着蔚藍叩頭就拜。蔚藍道。去暗還明。乃是上天所主。只該拜謝上天罷了。但此乃是仙家所在。你塵俗之子。速速下山。不可在此久住。那遲孔二先。立在山頂。從空一望。世界上紅塵碌碌。萬徑千谿。都在目前。反又哭將起來道。向來閉着雙眼。只道世界上不知多少受用。如今開眼一看。方悟得都是空花陽焰。一些把捉不來。只樂得許多孽海冤山。劫中尋劫。倒添入眼中無窮芒刺。反不如閉着眼的時節。倒也得個清閒自在。弟子沒眼時。倒好走上山來。如今有了眼。却不肯走下山去。蔚藍大仙被他哀求不過。却又說道。此與塵世相隔。不時有天曹仙使往來宣召。爾輩不便容留。向日曾在彌勒大師處。借得布袋一個。此中空空。

洞洞可容三千大千世界。所培養者。都是忠孝節義。正氣一脈。日後應運而興。正可仗他扶持世道。爾輩乃上天刑餘之夫。不過碌碌等輩。又不便與正人君子同居。勉強另顯一個神通。吩咐仙童。往杜康處借一大埕。叫這二人投身入內。始初遲孔二人。看得埕口甚小。將頭近埕一望。只見埕內尙自寬大。兩個就和身鑽入。舉頭四顧。俱是平坡曠野。不見城廓宮室。趁着風和日暖。走到一個市上。覺得風俗甚醇。相與之人。俱欣欣揖讓。和和藹藹。絕無喜怒愛憎之色。散誕開懷。脫帽露頂。或歌詩唱曲。或擲色猜枚。或張拳較力。或肆口詈人。彼此沒有成心。爾我俱無仇恨。衣服不須布帛。飲食不須五穀。悠悠呼呼。天不知高。地不知厚。四時不知寒暑。朝夕不知晦明。要行卽行。不必舟車驢馬。要睡便睡。不須床席枕衾。與鳥獸魚鱉雜處而不覺。無痛癢疾病之相關。耕作不相爲謀。租稅不來相逼。正所謂壺中日月常如此。別有天地非人間也。只叫那遲孔二人。坐在崑崙山頂。大着兩眼。看那電光尊者。雷風雹雨。過那一陣。地面上把那些孽火劫灰。括得淨盡。然後隨着自在尊者出來。逍遙世道。安享太平之福爾。」此段說話。實是玄虛。原不堪入耳。旣承主人有興。又復承列位推愛。冒昧而談。便好請教別位朋友。當個拋磚引玉之意。」衆人道：『承領高談。不覺兩脅風生。並體透快。乘着天氣涼爽。各且別去。今夜我等且到杜康埕裏世界。安享一夜何如。』

總評

此則說得剝心賊目。註脚遲先孔明二義。及老祖二番機鋒棒喝。蓋三教清言。亦不出此。終之以酒。尤是非非想矣。凡天下事到無可如何處。惟醉可以銷之。所以劉伶荷鍤。阮藉一醉六十日。俱高人達見。不徒沈酣麴蘖而已。吾聞艾衲老人。又立于酒。而有奇術。聞人鋼盲。夫亦寓言于斯乎。

豆棚閒話

豆棚閒話

第九則

漁陽道劉健兒試馬

金風一夕繞地皆秋。萬木梢頭蕭蕭作響。各色草木臨着秋時。一種勃發生機俱已收斂。譬如天下人成過名的。得過利的。到這時候。也要退聽謝事了。只有菹豆一種。交到秋時。西風發起。那豆花越覺開得熱鬧。結的豆莢俱鼓釘相似。圓滿起來。却與四五月間結的癩扁無肉者大不相同。俗語云：『天上起了西北風。羊眼豆兒嫁老公。』也不過說他交秋時。豆莢飽滿。漸漸到那收成結實。留個種子。明年又好發生。這幾時秋風起了。豆莢雖結得多。那人身上衣服漸單。肩背上也漸颯颯的冷逼攏來。那有家業的。衣服整備。只要開箱籠取出穿上。登時溫煖。那些遊手好閒的。風來風盡。雨來雨盡。餅中尚無隔宿之米。身上那得禦寒之衣。四下裏沒處擺佈。未免就起一個無賴之想。不良之心。小意思逞着自己一身伎倆。做個掏摸。隨着造化。偷得或多或少。也有幾時口嘴肥甜。還圖個微倖。不到那敗露之日。那大意思的。就去勾合了。

許多狐朋狗黨，歃血盟心，覓了些刀鎗弓箭，聚在一處，預先打聽了某家豪富，某家殷實，某家有備，某家無備，或乘月黑風雨之夜，或乘人家忙倦之時，帶着火草軟梯，爬牆上屋，劈門挖洞，大聲發喊，逞着雄威，持着利刃，捉住財主，活逼獻寶，口氣略鬆，便綁縛起來，或將弓絃拈搐，火焰炙烙，不論金珠緞疋，器皿衣服，裝抬包裹而去。倘遇外邊風聲緊急，即便放起火來，奪路而走，揀個僻靜所在，賊物照股瓜分。一時星散，這些勾當，全憑時運撞着爲數。有劫得金銀寶貝的，有劫得破爛衣服的，也有用了許多氣力，一毫不曾拿得，反被殺傷捉獲的。一文錢不曾沾手，一碗麵不曾下肚，到問了已行而但得財，不論首從皆斬之律，本等清清白白一個百姓，把這條性命，趨趨趨趨，葬送去了。這都是日常間不遵父母伯叔之教，不聽弟兄朋友之勸，終日游花閒賭，口嚼吃慣，身上穿慣，手裏用慣，氣質使慣，以至到這田地，難道祖父生將下來，限定幹這勾當不成。所以人家子弟，從小時就要擇交，遇着懶懶的小廝，不可容他近身，難道小子就有甚麼行害着他，但是孩子家心性，不要容他習學慣了，也是防微杜漸之意。在下向在京師住了幾年，看見錦衣衛東廠，及京營捕盜衙門，管着禁城內外地方，奉旨嚴緝賊盜，屬着錦衣衛東廠的，叫做伙長當頭，俱是千百戶官兒出身，屬着東西南北中五城兵馬司的，叫做番子手，逢着三六九日，立限比較，若官府不甚緊急，那比較也是虛應故事，如地方失事，上邊官

府嚴追。不消幾個日子。那盜賊一一的捉將來了。却像甕中捉鱉。手到拿來。不知甚麼神通。偶然相會一個番子。無心問請着他。那番子倒也口直。說道：『這強盜多沒有真的。近日拿來的。都是我們日常間種就現成的。』所以這邊要緊。下邊就有。』在下一聞此言。不覺十分驚駭道：『怎麼盜賊也像瓜兒菜兒種得就的。』那番子道：『我們京城裏夥伴。不下萬人。日常裏伙長當頭。出些盤費。吩咐小番子。三兩個一夥。或五六個一夥。走出京城四五百里之內外。到了村頭鎮腦。或大集大會所在。尋個菴堂寺觀居住。逢着賭場妓店。推身進去。或幫嫖捉賭。大手花費。粧着光棍模樣。看得銀子全不在心。逢人就拜弟兄。娼妓就拜姊妹。自然有那不肖之子。親近前來。日日酒肉。夜夜酣歌。遇着有錢的子弟。乘空就騙他的錢財。無錢的小夥。就拐來做了龍陽。到處花費。看見他身邊沒了銀子。故意哄他輸了賭錢。人上與他吵打。然後夥中替他代應。自從得他應了銀子。只當這身子賣與他的一般。過了幾日。變轉臉來。要他本利算還。却無抵手。一邊就挽幾個積賊。暗地哄說錢財便利。手到拿來。不知不覺。勾到空閒之處。做了一帳兩帳。手便滑利。心便寬閒。吃得肥肥胖胖。也就像個好漢。設或北京城上。其處失事。比較得緊。即便暗地捉他頂缸。雖然贓物不對。說不得也冤屈了他。那些小夥子。亦拚送這條性命。絕無怨心。所以綁在法場之上。還要唱個歌兒。正經那大夥打劫人的本根老賊。倒在家中安

享。每月每季。只要尋些分例。進貢他們。若把本賊緝獲盡了。這班番子當頭。所靠何來。這都是京城積年的流弊。惟有番子心裏知道。外邊人却不曉得。』如今在下再說一個少年。沒要緊聽信人一句說話。到底躲閃不過。把個性命。輕輕送了。這人姓劉名豹。住在順天府。遵化縣地方。父親叫做劉蘊臣。萬曆庚子科舉人出身。初任淮安府山陽縣知縣。宦囊居積。也有一二萬金。只因居官性子傲僻。臨民苛刻。冤死多人。後來陞了工部主事。吏部大計考察。處了貪酷。閒住在家。妻妾五人。止生此子。平素驕養壞了。到得十五六歲。父親瘋疾在家。起身不得。家中用度出入。俱付此子經管。始初年紀不多。不過在家。使些氣質。逞些公子威風。打大罵小。却也沒甚破壞。不料交十九歲上。其父一命歸陰。嫡庶之母。日常威服下的。不敢喘息。却就有許多惡少。拜結弟兄。誘嫖誘賭。家中跟了僮僕。一二十人。兼着幫身篋片。將槽上馬騾。就騎了三十來匹。或上京城。或到通灣。或到天津。處處自有那等吃白食。推幫開的朋友。招接。哄着劉豹。放手費錢。若只用在婊子門中。倒也有限。那知做了嫖客。就做賭客。若只自己輸錢。也還有限。那知自己輸了。幫客又輸。若是幫客果然輸的。代他清償。也還有限。那知自己真正輸了。那幫客假裝作輸。這就沒清頭。沒底止了。所以出門的時節。皮箱拜匣中。帶了幾千兩銀子。不穀十餘日。撥撒精光。一面寫信回家。拿來接濟。一面又等不得到手。就將馬騾。爛賤准折去了。可憐一個。

潑天的家私。不上三兩年間。蕩廢淨盡。嫡庶之母。無計挽回。未幾兩年。俱氣死了。止存得僮僕三人。却也終日捱飢受餓。別處逃生。剛剛剩得一個本身。流來灤去。親眷朋友。俱已深惡痛絕。一日聞得薊鎮。乃古漁陽地方。添設一個總督團練衙門。增了五六萬兵馬。人烟湊集。貨物俱齊。好不熱鬧。遵化與薊州相去。止隔得七八十里。那劉豹思想起來。本地香火所在。並無一人憐惜。只當個客處他鄉一般。如今看看清晨至晚。一碗稀粥。也沒處搜尋。下若忍着空肚。慢慢的捱到州裏。或者有人推我向日情面。東邊西邊。捱頓飽飯。也不可知。思量已定。即刻抽身。出了城門。望着西邊州裏。大路迤邐而行。也是劉豹合該交運。也是劉豹合該倒運。走不上二里多路。却遇着一個熟識的人。乃是三五年前。在天津衛城裏薛楊子家的嫖客。身子生得長大。有些膂力。總督看他模樣。英雄糾糾。是個將材。又當用人之際。就賞他做個紅旗千總。各處招人。尚無頭緒。無心中坐在馬上。劈頭撞着。仔細看了一會。劉豹也覺有些熟識。把頭臉佯佯低着。那馬已走過了一段。仍舊勒將轉來問道：『那走路的。可是劉兄麼？』劉豹聽見。躲避不過。正在落寞之際。巴不得有人問他。他也便抬頭答道：『小子便是。』那人即跳下馬來。唱了一諾。問道：『劉兄。你如何到此田地？』劉豹道：『小子向日不才。淪落至此。』便問那人姓名。那人道：『你彼時豪華洒落。正是焰頭上富貴之人。原也不知我的姓名。小弟姓李名英。號定山。』

西太原府人。當年在天津薛老鴛家相會。不覺又五年了。看你光景。像個支撐不來的。不若同我到薊州住下。若識得字。就在我營中做個字識。若有力氣。就在我營中補名月糧。寬住幾時。再與你漸漸圖個出身。只要悔改前邊過失。況且年紀不多。正是日出之光。守定程墨。依着本分做去。將來未可料也。卽喚伴當。將後邊一匹空馬。叫他騎上。竟往薊州進發。跟到營裏住下。李千總卽尋幾件衣服。與他穿了。酒飯與他吃了。不上半月間。也就居移氣養。移體依舊成個精壯子弟模樣。那知這種人。犯了漂流的命運。吃了飽飯。便生出事來。遇着三朋四友。扯去店上大肆嚼作。始初人也憐他。不要還席。及至過了月餘。李千總把個空糧名字頂上。待得月糧到手。等不得天亮。就去請人還席。不上半月。都費去了。李千總道他有了月糧使用。別項衣食。也就不來照管。却仍舊窘迫得沒奈何。一日正睡在冷草舖中。大聲嘆氣道：『我劉豹直恁荒涼得手裏一文也無。不如尋條繩子。做個懸梁的蘇秦。一把青鋒。做個烏江的楚霸。倒也乾淨。』不料隔壁房裏。也住着一個營裏家丁。叫名黃雄。遂接聲道：『老劉。老劉。莫要長吁短嘆。攪我睡頭。可過我房裏來。指引你一條好路。』劉豹信是好話。卽便跳起身。走將過去。聽他說些甚麼。黃雄道：『我看你又不姓。又不跛。又不聾。又不瞎。雖在這個營裏。掛名月糧。那裏發我們好漢子用度的。一般我們當家丁。也只這些月糧。那早早晚晚的花費儘多。也還靠些別處來路。

方得啟用。」劉豹聽了此言，却是丈二長和尚，摸頭不着，再三請問。黃雄道：「你這痴人，何須細說。難道我們帶着純陽呂祖的指頭不成？只要臂膊上彎着一張弓，腰膀裏插着幾條箭，一馬跑去，隨你金珠財寶，都有任你浪費。只要投在營裏，依傍着將官的聲勢，就沒有人來稽查了。如今眼面前穿紅着綠，乘輿跨馬的那個，不是從此道中過來？」劉豹道：「我心裏早已有這意思，只是沒有這條腿，奈何？」黃雄道：「滿地是腿，那一處不尋條來，不難不難。我的馬，這幾日該操，却是不空。中右營有個弟兄的馬，尚未該操，却是空的，待我說了，你就好與他借騎。」劉豹耳朵裏聞了此言，心裏想道：「目前這班好漢，果然囊中銀錢便意，衣服鮮明，若非從此道中來，却是那裏來的？」一時也不敢認是好話，遽然應承，就與黃雄別道：「承老哥把這話開示我，我曉得乃是耍獸子的，萬一聽了這句沒來頭的話，設使那人依了做去，日後被你挾制着，倘不依你的性兒，或是不滿你的心願，在人前露些不乾不淨的話頭，我這一生一世，只好做你名下的貼戶，也不彀了，不去不去。」口裏雖把幾句乾淨話兒回覆，也是劉豹的賊星照了，一時發露的乖處，恐怕遽然應允，幹這勾當，被人知道，不當穩便。口裏一邊說，腳下一邊走，仍舊歸在自己窩舖，把房門撲的一關，嘆口氣道：「我道你有甚麼好話說，却原來是哄我的。」睡倒連聲嘆氣。黃雄又道：「痴小子，明明指你一條道路，不肯信我，只怕日後我們幹得勾當與

頭。你又在旁看得眼熱。到反說三道四。漏泄風聲。那時你的性命就不保了。」劉豹又賣乖道：「老哥。你怎麼又把這幾句利害的話恐嚇着我。你也不是疑我的心腸。轉來疑你。却只是要哄我信這話兒。上那條道去。我有主意在肚裏。不要哄我。」說言未畢。天已大亮。卽起身走到李將主宅內。聽候指使去了。黃雄自言自語道：「這小子口裏雖如此說。心裏却要做的。恐怕我日後挾制着他。倒說這不做的假話。如今邊關上兵馬用得多了。處處行人俱帶着腰刀弓箭。一時落巧幹些勾當。却也偶湊不着。正要勾合這小子上路做個幫手。他又假惺惺說。那白地上撇清的話。如今安心牢籠着他。畢竟誘他上這條路去。」過了半月有餘。又該領那月糧之際。劉豹指星望月。到手要做一件夾布箭衣。身上也得光鮮。不料走到衙門鹿角邊。撞着一個醉漢。姓朱名龍。綽號叫做紅臉老虎。平素最是無賴。仗着有些氣力。晦氣的撞着他。定要破費幾錢。極不濟也要吃個醉飽。方肯放手。這日劉豹候着本官尙未開門。不期被朱龍着實打一鵝膀。劉豹猛然驚起。也就還他一拳。嚷道：「你吃酒放在肚裏。如何把個臂膊。魘地打我一下。」那朱龍斜着眼睛看道：「你這小子。爲何穿我袍子不還。」劉豹道：「我與你並無半面。此言從那裏說起。」衆人齊近前來拆解。對着朱龍道：「想是你醉後誤認了人。」朱龍一口咬定不差。衆人俱曉得他的舊規。任他結扭做一堆。沒人勸解。少刻只見黃雄走來道：「朱哥。這

個後生。是我的兄弟。千萬看我分上。放了手罷。」劉豹實要與他併力。打鬧一場。倒爲黃雄說了這話。只得放手。旁邊又有幾個人。將話見。噙着劉豹道：「你在營中吃糧。難道朱哥也不會認得。適纔卽有些得罪你處。你也不該就舉手回拳。雖朱哥不受你打。你也是得罪的了。」劉豹聽了這話。愈加氣忿。却不知衆人。爲何護庇着他。黃雄道：「劉兄弟。你不要動氣。如今好歹陪他一個禮兒。且到舖中坐下。你快回去。收拾幾錢銀子來。若一時不便。就是衣服。到印子舖裏押幾錢來亦可。」劉豹聽了此言。爽利口也不開。眼見得身無半文。憑他發付便了。黃雄道：「想你身邊沒得擺佈。不然把一分月糧。頂與別人。胡亂消繳罷了。」衆人俱如此說。劉豹是初入營頭的。不知其中有何忌諱。大家俱讓着他。沒奈何。只得將月糧指名。揭了六錢銀子與他。按日加一起利。不兩日間。月糧屬之烏有。劉豹仔細打聽。原來朱龍乃是本官的舅子。又是宗室出身。所以人人讓他一分。但是不尋別人。偏偏尋着劉豹。恰好又遇着黃雄解勸陪禮。這明是黃雄懷着歹心。故意使他顛倒破費。不容他身邊積攢一些。後來劉豹猜破。也就懷個念頭。算計黃雄。日日晚頭到他房裏說話。早間同他出門。情意甚篤。一日黃雄感冒風寒。本官處告假在家。那馬放出城外吃草。劉豹覷個落空。只說明日。有弟兄。央我到兵道衙門過隊。要借黃哥號衣鞋帶一用。黃雄正在煩躁之際。就應允了。併那壁上掛的弓箭撒袋。也除在手裏。一

面將鞍轡悄悄運出城外。不到天亮，就在城外把馬備上。一兩個轡頭，走了七八十里，到了三河縣邦均店地方。在個黑樹林裏閃着不多時，只見一個骨瘦老者，騎一匹大叫驢，身下坐着一個被囊，覺得有些沉重。劉豹認道是個鄉間財主，囊中有貨。一馬躍出，裝着西人聲氣，喝道：『下來，快送些盤纏與老子。』那老者不慌不忙，拿着鞭梢指道：『盤纏倒也，殼你用了，但我年紀七旬有餘，不要驚嚇待我慢慢下了牲口，你自過來取去。我兩臂軟弱，實提不起來。』劉豹信是實言，果然在馬上側着身子，向驢背取那被囊。不料老者一手做個千金下墜之勢，把他拉倒在地。鞭幹中抽出一把鋒利尖刀，指着罵道：『乳臭庸奴，老漢在漁陽道上，往返五十餘年，不知結果多少毛賊，將視我爲鷄皮老翁可啖耶。』言未畢，即欲將刀挖那兩眼。劉豹大聲哀告道：『小子有眼不識，原不敢作此行藏，只因八十老母抱病臨危，無計策救，勉強行之，不意冒瀆天威，乞求饒恕。』老漢道：『齷齪小子，不足污我之刃，只剝你兩指，以警將來。』彼時劉豹正在危急之際，只見林內又一馬躍出，馬上坐着一位雄糾大漢，黑面虬髯，說道：『老翁處之非過，但他爲着母病一語，似屬可矜，若去兩指，則終身不復贖矣。袖中出銀五兩，爲老漢壽。』即請問老漢姓名。老漢以一笑謝之，不受其金，亦不言其姓名。止將營馬烙印馬尾，刀割下來，馬亦負痛奔回原路。老漢上驢，昂然而去。劉豹起來，拜謝大漢。大漢道：『我有空馬在後。』

你快騎上。少遲便有番役至矣。」劉豹着忙，坐了空馬，緊緊隨着大漢而行。大漢道：「我輩馳騁于邯鄲道上，已念餘年，凡有舉動，必先從發脚處，踹聽着實，窺其護從，尾其後者，沿途又有四五人，扮作商旅，三十里一換，或五十里一換，同其歇宿，使之不疑，然後于中途一矢加之，無不應弦拱手從命。若如此冒昧而前，未有不敗者也。今已到栢鄉縣，與漁陽隔絕千里，諒沒有人知覺。」遂引入一荒僻古寺，佛座之下，取出元寶四錠，碎銀十兩，與之潛歸。但云：「汝善藏之母病，尚可藥也。」劉豹脫下裏衣包裹好了，正待叩謝，請問姓名。大漢騎上馬，牽着空的一溜烟不別而去。劉豹得了大寶，悄悄的變易做村莊下人，也不敢回到蘄州居住。直到永平府遷安縣地方，始初代人耕種，過一二年，漸漸置起田地，自知微倖全身，改過前非，做個莊家百姓，就近娶了一妻，將就過活不題。却說那營馬，被老漢割去尾印，飛奔回營，邦均店地方，得知此事，具一報單，各衙門登時知道。蘄鎮總督，卽批守道查報。那老者拿了馬尾烙印，也到道裏報了。卽時查出，乃是黃雄的馬。黃雄却在病中，推個不知，只說劉豹借去騎的。那劉豹又拿不着，黃雄也推不去，只得代他認罪，申詳總督，把黃雄依律問罪，立刻梟示。這也是黃雄立心不善，反累其身的報應了。再說那劉豹避居遷安地方，做個守分百姓，也是改過自新的人。上天也該恕他一分。那知這年遇着大旱，苗地俱如龜背裂開，秋成無望，只要喚些長年漢子，開墾

一番還有指望。不期人工忙促，沒處尋覓。忽然鎖上，遇着十餘個鳳陽府。點來築修邊牆的班軍。完工回去。原是空閒身子。劉豹叫他趁工幾日。照例算錢。那一夥班軍。也就應允。不兩日。地上開墾完了。都到家中。等算工銀。劉豹一時手頭不湊。把廚灶下埋着當日剩下兩個元寶。悄悄乘着月夜掘出。將些炭火燒紅。鑿開來。不意那些班軍。聽見鑿銀的聲。爬起屋簷。窺見大錠。衆人就起心。擁將進去。一罨而取。不知去向。劉豹也只得嘆幾口氣。正所謂得之易。失之易。也不題。却說班軍得了這兩大錠。喜喜欣欣。從眞保等府。將到汴梁地方。衆人却要照股分用。無計佈擺。大胆走到鐵鋪鑿開。却遇着一班捕役。推身進去。問道。鑿開要虧折四五錢。何不到我舖中。換些碎銀。分使兩便。衆人就攜了元寶。跟着捕人。走到一個大宅子內。接收元寶。一看。認出字號。大聲叫道。『拿賊拿賊。』倏忽走出二三十人。把這夥班軍鎖鍊起來。原來這元寶。乃是三年前江西差官解的金花銀兩。在汴梁城外。被大盜劫去。至今貽害地方官民。賠補未完。獄中雖捉了幾起大盜。却不是這案內人犯。至今捕役監禁三日一比。却無原贓。今見錠上印鑿分明。有何疑案。一夥送到大梁守道衙門。那些班軍大聲喊冤道。『我們俱是築修邊牆班軍。領來的鹽菜銀兩。』官道。『你們雖是班軍。鹽菜錢糧。彼處零星分給。那有大錠的。况且這宗錢糧。尙未解到。如何有得發出。』用起刑來。然後將那邊安劉豹家中劫米情節。一一招

出守道就申文撫院。撫院卽移文薊督衙門。差人登時押往河南質對。劉豹將從前試馬及大漢相贈之言。從頭訴說。一一備入文內。沿途撥兵護解。行至順德府地方。忽然遇着大漢。半醉單騎而來。劉豹上前泣訴始末。衆人聽了。就曉得是劫元寶的大盜。向來四下躡緝。沒處踪跡。着他內中一人乖巧。滿口稱贊。好個豪俠。萍水相逢。能救人性命。反又贈他銀子。今日他自己運蹇。到此敗露。你這種高義。甚是可敬。衆人要請他店上敘情。大漢推托。一人乘其空隙。用力將那馬腿一砍。倒墮下地。一齊用力上前。就把大漢綁了。地方人道：『你們雖拿住他。却要謹慎。倘有風聲漏洩。不上三十里。就有追騎搶奪。連你們性命。亦不可保。』一人道：『我們有個處法。此賊害人多矣。不便遠解。若綁縛少鬆。就要脫去。將他顛倒綁在馬上。用小刀把他穀道。鈍割出來。再用繩子拴在樹上。把馬一鞭揮去。馬跑腸出。我們豈不放心快意。』衆道：『有理有理。』如是而行。割下頭來。丟棄五六里之外。始終無人知覺。然後把劉豹解到汴梁。一一承認。問了不待時的死罪。方結這五六年劫鞘公案。那前邊錯拿的。已死過了一半。其餘因其無贓。盡行釋放。可見天地間非爲之事。萬無沒有報應之理。劉豹少年孟浪。正當危急。忽遇李大漢。片言排解。憐其母病一言。卽贈之金。令其速遁。藏之五六年廚灶之下。神鬼不知。可謂密矣。偏偏遇着鳳陽班軍。乃于夜半鑿聲。一朝漏洩。李大漢二十年邯鄲道上。惡孽多端。偏在救

人施惠之際。却好途中撞着劉豹起解而來。畢命于羣解之手。前邊黃雄設心不善。早受冤誅。天道報施之巧。真如芥子落在針孔。毫忽不差。可見人處于困窮之時。不可聽信歹人言語。一念之差。終身只在那條線上。由你乖巧伶俐。照閃不過。只爭在遲速之間。天工算人。好似傀儡。套子撮弄得好不花簇哩。衆人道：『我們坐在豆棚下。却像立在圈子外頭。冷眼看那世情。不減桃源另一洞天也。』

總評

古來天下之亂。大半是盜賊起于飢寒。有收民之責者。咸思量弭盜。鈔粟家揣摩臆下。誰不把弭盜尋些策料。也有說得是的。或勸襲前人。或按時勦論。非不鑿鑿可聽。然問策答策。不過看做制科故事。孰肯舉行。及至探凡滿市。萑苻震驚。乃始束手無策。坐視其潰裂。而莫可誰何。甚至開門揖盜。降死比比。却悔從來講求弭盜有何相干。嗟乎。此迂儒懈弛之禍也。倒不知道人此則。源委警切。可醒愚人。可悟強橫。大盜無不歐刀。王章猶然。是日。真是一篇弭盜古論也。

豆棚閒話

第十則

虎丘山賈清客聯盟

食物志云。扁豆二月下種。蔓生延纏。葉大如杯。圓而有尖。其花狀如小蛾。有翅尾之形。其莢凡十餘樣。或長。或圓。或如豬耳。或如刀鎌。或如龍爪。或如虎爪。種種不同。皆蠶蠟成枝。白露後結實繁衍。嫩時可充蔬食茶料。老則收子煮食。子有黑白赤斑四色。惟白者可入藥料。其味甘溫無毒。主治和中下氣。補五臟。止嘔逆。消暑氣。暖脾胃。除濕熱。療霍亂泄痢不止。解河豚酒毒。及一切草木之毒。只此一種。具此多効。如何人家不該種他。還有一件妙處。天下瓜茄小菜。有宜南不宜北的。有宜東不宜西的。惟菹豆這種。天下俱有。只是豬耳。刀鎌。虎爪三種。生來厚實闊大。煮吃有味。惟龍爪一品。其形似乎厚實。其中却是空的。望去表裏照見。吃去淡而無味。止生于蘇州地方。別處却無。偶然說起。人也不信。今日我們閒話之際。如有解得這個原故。也好補在食物本草之內。備人參考。內一人道：『這也是照着地土風氣長就來的。天下人俱存

厚道。所以長來的豆莢亦厚實有味。唯有蘇州風氣澆薄。人生的眉毛。尙且說他空心。地上長的豆莢。越發該空虛了。』衆人道：『姑蘇也是天下名邦。古來挺生豪傑。發祥甚多。理學名儒。接踵不少。怎見得他風氣澆薄。畢竟有幾件異乎常情。出人意想之事。向我們一一指說。倘遇着蘇州人。嘴頭刻薄。我們也要整備在肚裏。尖酸答他。』那人道：『蘇州風俗。全是一團虛譁。一時也說不盡。只就那拳頭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許多作怪。閭門外。山塘橋。到虎丘。止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過了半塘橋。那一帶沿河臨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養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研光的人。即使開着幾扇板門。賣些雜貨。或是吃食。遠遠望去。挨次鋪排。倒也熱鬧齊整。仔細看來。俗語說得甚好。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都是有名無實的。一半是騙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東西。不要說別處人叫他空頭。就是本地有幾個士夫子。當初也就做了幾首竹枝詞。或是打油詩。數落得也覺有趣。我還記得幾首。從着半塘橋。喚下那些小小人家。漸漸說到斟酌橋頭鋪面上去：

路出山塘景漸佳。河橋楊柳暗藏鴉。欲知春色存多少。請看門前茉莉花。

骨董攤

清幽雅致曲闌干。物件多般擺作攤。內屋半間茶灶小。梅花竹管避人看。

清客店並無他物。止有茶具。爐瓶。手掌大一間房兒。却又分作兩截。候人閒坐。兜攪賭。

外邊開店內書房。茶具花盆小榻床。香盒爐瓶排竹几。單條半假董其昌。

茶寮兼麵餅

茶坊麵餅硬如磚。鹹不鹹兮甜不甜。只有燕齊秦晉老。一盤完了一盤添。

酒館紅裙當爐

酒店新開在半塘。當爐嬌樣幌娘娘。引來游客多輕薄。半醉猶然索酒嘗。

小菜店種種俱是梅醬醃醋。餛飩搗碎拌成。

虎丘攢盒最爲低。好事猶稱此處奇。切碎搗壘人不識。不加酸醋定加飴。

蹄肚蘇酥

向說蘇酥虎阜山。又聞蹄肚出坊間。近來兩件都嘗遍。硬肚粗酥殺鬼饑。

海味店

蝦蜆先年出虎丘。風魚近日亦同俦。鯽魚醬出多風味。子鱈鱗皮用滾油。

茶葉

虎丘茶價重當時。真假從來不易知。只說本山其實妙。原來仍舊是天池。

蓆店

滿床五尺共開機。老實張家是我哩。看定好個齊調換。等頭銀水要添些。

花樹

海棠謝子牡丹來。芍藥山鵲次第開。柴梗草根人勿識。造些名目任人猜。

盆景

曲曲闌干矮矮窗。折枝盆景繞迴廊。巧排幾塊宣州石。便說天然那噶生。

黃熟香

一箱黃熟盡虛胞。那樣分開那樣包。道是俺叭曾製過。未經燒着手先搔。

相公

舉止軒昂意氣雄。滿身羅綺弄虛空。拚成日後無聊賴。目下權稱是相公。

時妓

妓女新興雅淡粧。散盤頭髮似油光。翠翹還蕨雙飛鬢。露出犀簪兩寸長。

老妓

塗朱抹粉汗流班。打扮蹉蹉說話彎。嫖客畜多幫襯少。拉拉扯扯虎丘山。

窠子

機房窠子半村粧。皂帕板會露額光。古質似金珠似粟。後鷹喜鵲尾巴長。

和尚

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近來交結衙門熟。蔑片行中又慣強。

花子

蓬頭垢面赤空拳。檻褸衣衫露兩肩。短篋祠前朝暮立。聲聲只說要銅錢。

老龍陽

近來世道尙男風。奇醜村男賽老翁。油膩嘴頭三寸厚。賭錢場裏打蓬蓬。

後生

輕佻賣俏後生家。遍體綾羅網繡鞋。毡帽研光齊撇髻。名公扇子汗巾揩。

大脚嫂

大家嫂子最蹺蹊。抹奶汗巾拖子鬚。敞袖白衫翻轉子。一雙大脚兩鰻魚。

孝子

舉殯者多在山塘一帶。孝子無不醉歸。

堪嗟孝子吃黃湯。面似蒲東關大王。不是手中哭竹棒。幾乎跌倒在街坊。

此段略帶吳中聲口。仍是官話。便于通俗。

以上說的都是靠着虎丘做生意的。雖則馬扁居多。也還依傍着個影兒。養活家口。也還想得他過。更有一班却是浪裏浮萍。糞裏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塊。不招而來。揮之不去。叫做老白賞。這個名色。我也不知當初因何取意。有的猜道。說這些人。光着身子。隨處插脚。不管人家山水園亭。骨董女客。不費一文。白白賞鑒的意思。一名蔑片。又叫忽板。這都是嫖行裏話頭。譬如嫖客本領不濟的。望門流涕。不得受用。靠着一條蔑片。幫貼了方得進去。所以叫做蔑片。大老官嫖了婊子。這些蔑片。陪酒夜深。巷門關緊。不便走動。就借一條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叫做忽板。這都是時上舊話。不必提他。只想這一班。做人家的開門七件事。一毫沒些抵頭。早晨起來。就到河口。洗了面孔。隔夜留下三四個青蚨。買了幾朵茉莉花。簽在頭上。便戴上一個帽子。穿上一件千針百補的破爛道袍。出門去也沒成心。任着十脚指頭。撞着爲數。有好嫖的。就同了去撞寡門。覓私窠。騙小官。有好賭的。就同去入賭場。或舖牌。或擲色。或鬪掬。件件皆能。極不濟。也跟大老官背後撮些飛來頭。將來過活。如今且說正文。彼時正當五月端午之後。大老官纔看過龍船。人頭上不大走動。一班老白賞。却也閒淡得委實無聊。聚在山塘一帶所在。或虎丘二山門下茶館上。骨董攤邊。好像折腿鷺鷥。立在沙灘上的光景。眼巴巴。只望着幾個眼熟的走到。忽然大山門外走了幾個人來。前邊乃是一位相公。頭戴髮片。凌雲方

巾身穿官綠硬紗道袍。脚蹬醬色挽雲緞鞋。手裏拿着螺甸邊檀香重金扇子。年可三十七下。面方耳大。沿鬢短髯。後面隨着四個戴一把抓毡帽。小袖箭衣的管家。俱拿着毡包拜匣。扶手雨傘之類。擺擺蹣蹣。上山來。衆白賞們。道是個西北人。不甚留意。看他走到千人石上。周圍觀看。徑上天王殿去。對着彌勒佛相。拜了四拜。有幾個油花和尚。挾了疏簿。上前打話。求他佈施。就在一條椽木上。寫着：「山西平陽府信官馬才捨銀十兩。」那些和尚。卽刻慇懃勢利起來。請馬爺方丈奉茶。馬才道：「咱也不耐煩呷茶。有句話兒問你。這裏可有唱曲匠麼？」和尚語言不懂。便回道：「這裏沒有甚麼鮪魚醬。若要買玫瑰醬。梅花醬。蝦子鯊。橄欖脯。俱在城裏清街坊戈家舖子裏有。」馬才道：「不是。咱今日河下覓了個船兒。要尋個彈絃子。撥琵琶唱曲子的。」和尚方懂得。打着官話道：「我們蘇州唱曲子的。不叫做匠。凡出名掛招牌的。叫做小唱。不出名蕩來蕩去的。叫做清客。」馬才道：「小唱咱知道的。却不要他。只要那不掛招牌。蕩來蕩去的罷了。咱問你。怎麼叫做清客？」和尚道：「虎丘乃天下名山。客商仕宦聚集之處。往來游玩作耍的人多。凡遇飲酒游山時節。若沒有這夥空閒朋友。相陪玩弄。却也沒興。」馬才道：「陪酒也算不得清。玩弄也算不得客。」和尚道：「這班人單身寄食于人家。怎麼不叫客。大半無家無室。衣食不周的。怎麼不叫清。」馬才道：「咱今日要尋幾個相陪玩弄的可有

麼。」和尚道：「有有。」疾忙在殿前門檻上，往下一招。只見那五十三格大石磴上，跑起三兩個來道：「可是那位官兒要尋吵白賞朋友麼？我去我去。」和尚道：「弗要亂竄，一夥做淘走去，憑渠揀罷哉。」這幾人都有個綽號，一個叫做油炸獅強舍，當日強夢橋之子，因他日常手零脚碎，坐不安閒，身材短小，故有此名。一個綽號叫做皮盡眉徐佛保，因他沒些竅頭，大老官問他一句，纔嚮一聲，沒人理他，就自家吃得頭紅面赤，鼾鼾的就睡着桌上。一個老的叫做祝三星，年紀將已望七，面皮格縐，眼角眊胸，鬚髮染得碧綠，腰背半似彎弓，他恃着是個先輩伯伯，却佔着人的先頭，人也厭他，改他三星的號爲三節，因他少年人物標致，唱得清曲，串得好戲，人去邀他，裝腔做勢，却要接他三次方來，乃是接請之接，中年喉噪糝，人皆嫌鄙。清明走到人家，推他不去，直過端午中秋，方肯轉動，乃是時節之節，如今老景墮，人又另起他個笑話，說小時出身寒薄，乃是呂蒙正上截，中年離披不堪，乃是鄭元和中截，如今老朽龍鍾溝壑之科，却是蔡老員外下截，又是竹節之節，和尚引了三人，馬才見了，喜之不勝，說道：「貴處多才之地，怎的把手一招，就有幾位來了。」衆白賞道：「晚生們乃無貝之才，還仗爺們有貝之才培植培植。」馬才一手拉了強舍，將與和尚作別，強舍就把和尚一手扯定，向馬才道：「馬爺既有興玩水登山，尋花問柳，斷斷少不得一位長老，纔是勝會，今日相湊，乃是奇

緣。難道就與馬爺別了不成。況且馬爺寫了佈施。你也該去領來投在櫃內。韋馱神前也要銷繳。這個大諱。」馬才道：「有理有理。同行同行。但我們還要尋個婊子。只怕長老有些不使。」祝老道：「敝處這些人家。倒是長老無甚忌諱。原走慣的。正所謂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了。」一邊嚼蛆。一邊已走到顧家園上。徐佛保道：「這是揚州新來燕賽官住在裏面。待我敲門進去。」裏面回道：「昨日潞墅關上幾個相公接去了。」又走到山塘橋韓家園上。尋那吳老四。說太倉徐鄉宦設席。不便接見。連走三四家。不見人影。馬才便焦躁起來道：「這些蹄子淫婦。分明見咱。故意躲着。難道咱是吃人的麼。」衆白賞齊勸道：「馬爺勿要焦躁。敝處是個客商碼頭去處。來往人多。近來又添了營頭上人。吵鬧得慌。婊子們存扎不定。止有這幾個婊子。委實不得空閒。」強舍道：「許老一就在這裏。身段極介潤溜。面孔也介花臊。馬爺與他相處。極好。是介對咱個哉。你們陪着馬爺。橋上略坐一坐。待我先進去看一看。只怕此時還睡着哩。」却不知老一早已梳洗停當。正在廚房下就着一個木盆洗脚。連聲道：「不要進來。」強舍早已到了面前。吃了一驚道：「老一。我向來在你個邊走動。却不曉得你生子一雙乾脚。」老一道：「小烏龜又來嚼蛆哉。那亭是雙乾脚。」強舍道：「若勿是乾脚。那亭就浸漲子一盆。老一抄起腳來。把水豁了強舍一臉。笑道：「臭連肩花娘。好意特別送個孤老把你。倒弄出多呵水。」

來。」老一道：「真個。」即便拭了脚，穿上鞋，與那衫子出來接着，歡天喜地，拂塵看座，連口喚茶，一番熱鬧。馬才也不通名道姓，便開口道：「咱不吃那撞門寡茶，到就去舡上呷酒罷。」衆白賞也就攙撮下了酒船。馬才一邊就在腰下取出銀包，拿了一塊銀子，遞與家人，叫買菜取酒。馬才等不得，就要老一唱個曲子。老一道：「我們只會睡覺，那裏知道唱甚麼曲子。」祝三星道：「他的哭皇天、山坡羊、銀絞絲、玉河郎，是此間第一無賽的了。」馬才道：「你會唱，怎說不會。想是初會，面生麼？咱們自今日相知了，早上便要唱到晚，晚上還要唱到天亮哩。」衆白賞道：「別人不敢誇口，若是老一這個力量，却是不讓人的。除了老一，蘇州也便沒第二個了。」老一被這幾個偈得快活，也就直了喉嚨，喊個不住。少間擺上一桌菜蔬，燒豬頭、燻牛肚、薰蹄腫、滴羹鷄，約有七八碗，大盤大塊，堆上許多，裝出幾壺燒酒，斟了幾巡。馬才舉杯道請老一，就一氣飲了數盃。佛保也就隨着照杯，強舍看見老一脫介家懷，就照老一做了幾個鬼臉，連篇的打起洞庭市語，機哩噲嚕，好似新來營頭朋友打番話的一般，弄得馬才兩眼瞪天，不知甚麼來歷。那管家刻落了些東道使費，心裏恐怕主人算帳，懷着鬼胎，却到主人耳邊一擦，說道：「這幾個蠻子罵老爺哩。」馬才性氣勃發，將桌上一碗醬煮肥肉，照着衆白賞頭臉一潑，抽出拳頭，乒乓亂打。徐佛保躲出船外，祝老老直僵僵靠着壁立。許老一油膩污了衣服，啜啜的哭個

不了。強舍坐在老一上首。一時跑不脫身。一手按着桌角。口裏說道：「大殺風景哉。」那管家又對主人道：「他還要打殺封君來。」馬才越覺怒發。提起脚凳打去。強舍拚命跑到稍上。却往水中一跳。就不見了。管家道：「老爺惹出人命來也。」馬才也着急。到稍上問那船家。船家道：「無事。剛方隨風飄過對河去哉。」管家道：「怎麼不沉下去。」船家道：「個些人渾身是海蠔蛸樣的。那亨肯沉呀。」此是一班白賞偶然出醜。譚話不題。再說一個老白賞。叫做賈敬山。自幼隨着主人書房伴讀。文理雖未懂得。那一派文瘋。却也渾身學就。一日聽見強舍同徐佛保祝三星。受了一番狼籍。人頭上越發形容得不像人樣。他就拉了十餘個白賞們的前輩。齊行的相似。都到虎丘千頃雲亭上。挨次坐了。創起一個論來道：我哩個行業。說高原弗高。說低也弗低。昨日開得個些小夥子們。受子許多狼狽。多因技藝弗會講習。竅寶弗介玲瓏。身分脫介寒賤。所以人上看得我哩脫介輕薄。如今我們也要像秀才們自己尊重起來。結起一個大社。燒介一陌盟心的紙。」衆白賞道：「請唵神道。做個社主。」山敬道：「我哩吹簫唱曲。幫襯行中。別的也沒相干。想道當初只有個伍子胥吹簫吃食于吳市。傳了這個譜兒。伯嚭大夫。撥臀捧屁。傳了這個身段。這却是我輩開山始祖。我哩飲水不要忘了源頭。」衆人道：「弗可弗可。伍子胥是個豪傑丈夫。伯嚭是個臭偏個小人。弗好同坐。」敬山道：「我哩個生意。弗

論高低。儕好同坐。得子時。就要充個豪杰。弗得時。囫圇是個臭侷。神明是弗計較個。」衆白賞道：「伍子胥弗敢勞動。倒換子鄭元和。與我哩親切點罷。請問那亨打扮。」敬山道：「頭上戴頂過文。」衆人道：「那亨叫做過文。」敬山道：「我哩向來戴着鬚帽。却坐弗出。若竟換子高巾闊服。人家見子。儕做鬼臉。只戴一頂弗方弗扁個過文。大家儕弗覺着。身上穿介一件油綠玄青。半新弗破個水田直撥。人看子也弗介簇簇。自也道弗介猖狂。脚上盡穿介宕口黃心草鞋。也介斯文。弗當破費。路上相喚。儕叫老社盟兄。小一輩個。儕稱老社盟伯。見子大官府。儕稱公相。差點個便稱老生。或在人家叫曲。儕稱敝東尊館。學戲個小男。儕叫愚徒門生。弗拘誇人品物件。都以仙人稱喚。撞着子管家大叔。總也叫他先生。」正在講論之際。只見前日打壞的強舍道：「河口來了兩隻捲稍二號座船。上邊擺着深簷黃傘。想是過往仕宦。在此停泊。老伯伯走動走動。或者尋個線路。挈帶挈帶。」敬山聽見。即便奔落山去。却見船上打着扶手。主人頭上雲巾。山蠻道袍。大紅雲履。同着閩門衙裏餽餽書舖兩個鄉親。一路打着鄉談。走上山來。敬山悄悄挨着管家。輕輕動問。纔知是萬曆癸丑科進士。吉安府吉水人。姓劉名謙。官至通政。告致回家。要在蘇州買些文玩骨董。置些精巧物件。還要尋添幾個青秀小子。標致丫頭。教習兩班戲子哩。敬山聽子。不覺顛頭簸腦。不要說面孔上增了十七八個笑靨。就是骨節裏也郁

扭捏起來。連聲大叔長。先生短。乘個空隙。就扯進棚子裏。吃起茶來。又打聽此地那個年家。那個同鄉。那個親戚。一一兜搭在心裏。轉身就到餛飩書舖。求他轉荐。那人也就對劉公說了。劉公道：「你們在此做生意。端是客居。若用此輩。須要本地有身家的作個中保才好。」敬山得了口氣。却道這個題目甚難。整整候了兩日。猶如熱鍋灶上螻蟻。扒不上來。硬骨頭裏。蛆蟲鑽不進去。却好管家。同了閩門德盛號。開緞舖吳松泉。乃是舊日相與。爲買貨批帳請來。又遇着劉公拜客未回。敬山乘着半面之識。一霎時熱鬧趨奉。求他鼎言推荐。那徽人是好勝的。竟應承了。不多時。就同下船。一邊引見。一邊極口稱揚。道他技藝皆精。眼力高妙。不論書畫銅鑿器。皿件件董入骨裏。真真實實。他就是一件骨董了。劉公笑了一笑。叫書童卷箱內。取那箇花罇來。與敬山賞鑒。那書童包袱尙未解開。敬山大聲喝采叫好。劉公道：「可是三代法物麼？」敬山道：「這件寶貝。青綠俱全。在公相宅上收藏。極少也得十七八代了。」劉公笑道：「不是這個三代。」敬山卽轉口道：「委實不曾見這三代器皿。晚生的眼睛。只好兩代半。不多些的。」劉公又取一幅名古筆畫的雪裏梅花出來與看。四下却無名款圖書。敬山開口道：「此畫公相可認得是那個的？」劉公道：「宋元人的。不曾落款。倒也不知。」敬山道：「不是宋元。却是金朝張敞畫的。」劉公又笑一笑道：「想是這書畫骨董。足下不大留心。那宮商音律。乃是

究心的了。我要尋幾個秀氣小女子。教得戲的可有麼？」敬山道：「有有。只是近年四鄉成熟。一時尋也費力。即便尋得有時。也弗得草草。面目脚手。第一要緊。弗須說起。還要問渠爺娘曾出痘瘡也未。身上有哈暗疾。肚裏有哈脾氣。夜間要出尿否。喉音糝亮何如。爺娘弗肯割捨。寫遠。只有晚生。當日曾與幾位老生。經手幾個。後來出跳伶俐。收在房中。生了公子。至今親戚往來。所以人家俱道晚生得託。有哈凶兒。儕肯放心。公相不問晚生。也弗敢說。公相既要尋覓幾個。弗是晚生誇口。別人也勿敢應承。」劉公道：「正要借重。」敬山又問：「公相有幾時停泊。」劉公道：「這也不論時日。只要就緒方行。」一面就與松泉開了緞疋帳目。即便同敬山別了。敬山即去會了許多朋友。四處搜尋。却也沒有頭路。沒奈何只得把個外甥女兒。同着隣舍的小囡。哄說陪到虎丘頑耍。就引到船上。劉公看了道：「總之生且淨丑。俱是用得。不必細看。只問多少身價。」敬山道：「如今成熟年歲。人家俱捨不得出身。聞得公相府內。極肯優待。又是晚生居間。方肯領來。在當日只消念兩個。如今須得四十兩方肯。」劉公道：「比當日加十兩罷。」敬山初意不過喚來搪塞。以爲進身之計。那知劉公登時就發銀子。着管家同到吳松泉處。立契成交。敬山心裏又轉了一念道。即使立了文契。還要我領去教他。不若將計就計。且騙到手。轉動轉動。立刻寫了文契。收了價錢。連中人酒水也乾折了。并求松泉着個保押。敬

山仍舊拿了銀子。走到船中。稟道：「公相。女子雖然買下。他的父母。還要做幾件衣服鞋子與他。須在晚生身上。少待五六日。公相若要教戲。不若就在晚生家下。晚生雖在公相門下奔走。房下也是會教的。恐怕公相不肯放心。連銀子也留在公相處。」劉公道：「吳松老所舉。斷然不差。就煩尊闔費心。容日總酬罷。」敬山欣然拿了銀子回去。一時花哄起來。不在話下。不料此輩。鑽心極密。看見賈敬山謀身進去。有些想頭。却又走出一個顧清之來。也在船邊伸頭探腦。打聽得劉公差人去請醫生楊冲菴來合藥。清之與冲菴也有一面。一口氣即奔到楊家。求其荐舉。冲菴就與他同下船來。劉公接見。說了許多閒話。乘便就把清之贊揚起來。劉公也極藹然。留待午飯。劉公道：「昨日有個賈敬老來相會。我已托他覓了兩個女子。就留在他家教曲。尚有幾個小价。都不過十五六歲。如今也要叫他學唱。不知可教得否。」清之道：「十五六歲的孩子。正是喉音開發之際。極不費力。晚生斗胆効勞。」劉公道：「賈敬山曾相識否？」清之一邊看冲菴在那邊寫方甚忙。一邊低聲答道：「敬山雖係識認。晚生們從來不便與他同坐。」劉公道：「他人品差池。行止有甚不端麼？」清之舉手便把鼻子摸了一摸。手也做個勢子。還道：「老爺所托他買的女子。也要留心查看要緊。」劉公也就把頭點了一點。冲菴將藥方過來說了一遍。劉公平素極好男風。那幾個要教唱小子。就是劉公的龍陽君。清之看見劉

公照管得緊。也就要圖謀這館。佯佯的對冲菴道：「晚生年紀不多。近來得了痿症。人道俱絕。」劉公信道這話是真。卽就托他教那幾個小子。一兩日間。把這小館就坐定了一面就去尋着敬山要看女子。還要分他媒錢。敬山道：「是。我在劉老爺處荐你教曲。也要分他束修。」兩個鬼吵鬧了一場。次日齊到劉公船中坐了一回。早飯已畢。就同隨了閩門外買些貨物。專諸巷裏買些玉器。兩邊面面相覷。背地裏仍舊伸了幾個指頭。各人悄悄地討了趁錢。各自心照去了。劉公抵暮赴席而回。坐着一隻小船。敬山悄悄渡船趕上。見了劉公。開口指道：「今日小管家如何不帶出門。若單留清之在船上。也要悄悄留心體訪。若引誘壞了身子。那喉音再不得亮了。」劉公却是專心此道。極要吃醋的。自聽了敬山這句話。就動了覺察的念頭。只因他說陽道痿絕。不去隄防。那日也是清之合當敗露。當着劉公午睡。不聽見小子唱響。悄悄地窺他。只見清之正當興發。挺着那件海狗腎的東西相似。頗稱雄猛。與小子幹那勾當。却被劉公看見。卽時喚出。將小子打了三十。把清之去了衣巾。一條草繩牽着脖子。只說偷盜銀盃。發張名帖。送在縣裏。血比監追。打得伶伶。直待把自己十五六歲青秀兒子。送進宅內。方准問了刺徒。發配京口驛擺站去訖。敬山自從拔去眼中之釘。却也十分得意。凡有賣字書骨董物件的。俱要抽頭。先來與他說通。方成交易。就是討書求分上的。先要與他後手。管家小費。一網包羅。

就有幾個門生故舊走來。他也要插身奉陪。還要掉句歪文。讀些破句。惹人笑得鼻塌嘴歪。那知福過災生。蒼蒼之天。毒毒的偏要與此輩弄個花巧。不期敬山驟然騙了許多銀兩。不敢出手交與妻子。藏在床下一酒罈內。連日得意。夫妻女兒三口。多吃了幾盃。一覺睡熟。却被一個偷兒撬落門臼。就是臥房廚灶。周圍一摸。摸着床下兩個酒甕。一個滿滿盛的是米。一個半空不空。上面壓着一塊大磚。中間不知何物。一手摸下。拿着就走。將要出門。神堂前一個香爐。跌在馬桶上。響亮一聲。床上夫妻兩個一覺驚醒。將罈口一摸。大叫起來。賊已去得遠了。正在喉急之際。劉公宅內。催要兩個丫頭進去服侍。急得敬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隣舍街坊。娓娓傳說。前日丫頭。原是指空騙的銀子失去。却是真的。那管家不容寬縱。一直扭到船上。說知原故。劉公大怒。即刻發了名帖。送到府裏。追要丫頭。敬山兩隻空拳。泥也捏不成團。如何措手。追出原契。却又着落保頭。一一代償。仍說敬山拐帶一女。身在監中。敲朴不過。也只得將自己親女十二三歲。送到船內。做了使女。也照顧清之一案。問了站徒。送到京口驛去。仍舊使他二人打個幫兒。在那南北碼頭。送迎官長。也不枉老白賞。靠着虎丘山。得這一場結果。至今說起。留了一個笑聲。」

總評

蘇白賞佻達尖酸。雖屬趣行。害同虺蜴。乃人自知之而自迷之。則虎丘乃虎穴矣。何足爲名山重也。艾衲徧游海內。名山大川。每每留詩刻記。咏嘆其奇。何獨于姑蘇勝地。乃摘此一種不足揣摩之人。極意搜羅。恣口諧謔。凡白賞外一切陋習醜態。可笑可驚。可憐可鄙之形。無不淋漓活現。如白賞諸人讀之。不知何如切齒也。雖然。艾衲言外。自有深意存乎其間。畫鬼者。令人生懼心。設穽者。令人作避想。知之而不迷之。此輩人無處生活。則自返浮而樸。劉僞爲真。後之游虎丘者。別有高人逸士。相與往還。雪月風花。當更開一生面矣。雖日日游虎丘也何傷。

豆棚閒話

第十一則

黨都司死梟生首

農家祝歲必曰有秋。何以獨說一個秋字。春天耕種。不過菜麥兩種。濟得多少。若到四五月夏天耘耨時節。遇着天雨久澇。大水淹沒。或天晴亢旱。苗種乾枯。十分收拾。便減五分。也還好趁着未立秋時。另排苗秧。望那秋成結實。若到秋來水大不退。旱久無雨。這便斷根絕命。沒得指望。所以豐年單單重一秋字。張河陽田居詩云：『日移亭午熱。雨打豆花涼。』寒山子農家詩云：『紫雲堆裏田禾足。白豆花開雁鶩忙。』爲甚麼說着田家詩。偏偏說到這種白豆上。這種豆一邊開花。一邊結實。此時初秋天氣。雨水調勻。只看豆棚花盛。就是豐熟之年。可見這個豆棚。也是關係着年歲的一件景物。當着此時。農莊家的工夫。都已用就。只要看那田間如雲似錦。不日間汗邪滿車。穰穰滿家是穩實的。大家坐在棚下。心事都安閒自在的了。若是荒亂之世。田地上都是蓬蒿稗草。那裏還有甚麼豆棚。如今豆棚下。連日說的。都是太平無事的。

閒話。却見世界承平久了。那些後生小子。却不曉得亂離兵火之苦。今日還請前日說書的老者來。要他將當日受那亂離苦楚。從頭說一遍。也令這些後生小子。手裏練習些技藝。心上認識些智着。萬一時年不熟。轉到荒亂時。也還有些巴攔。有些擔架。衆人道：『有理有理。我們就去請那老者。』却好那老者。是個訓蒙教授。許久在館未回。這日乘着風涼。回家探望。衆人請來棚下坐定。就道：『老伯多時不在。覺得棚下甚是寂寞。雖有衆人說些故事。也不過博古通今的常話。老伯年齒高大。聞得當年歷過許多兵荒離亂之苦。要求把前事敘述一番。令小子們聽着。當此豐熟之際。也不敢作踐了五穀。蕩壞了身軀。』老者道：『若說起當初光景。你們却嚇殺也。記得萬曆四十八年。遼東變起。秦昌一月短祚。轉了天啓登基。年紀尙小。痴痴呆呆。不知一些世事。天下募兵徵餉。被魏太監將內帑弄得空空虛虛。彼時的吵鬧。還在山海關外。內地尙自平靜。不料換了崇禎皇帝。他的命運。越發比天啓更低。遇着天時不景。連年亢旱。就是大水橫流。不是瘟疫時行。就是蝗蟲滿地。兼之賦性慳嗇。就有那不諳世務的科官。只圖逢迎上意。奏了一本。把天下驛遞夫馬錢糧。盡行裁革。使那些游手無賴之徒。絕了衣食。俱結黨成羣。爲起盜來。始初人也不多。不過做些响馬。邀截客商。打村劫舍。後來上官知道。遣兵發馬。護衛地方。這些盜黨。或嘯聚山林。或團結水泊。那時若得一位有胆勇智謀的元戎出來招安。

沒有在朝的官兒逼索他賄賂。當道的上司掣肘他事權。也還容易消滅的。不料國運將促。用了一個袁崇煥。使他經略遼東。先在朝廷前誇口。說五年之間。便要奏功。住那策勳府第。後來收局不來。定計先把東江毛帥殺了。留下千餘原往陝西去買馬的兵丁。聞得殺了主帥之信。無所依歸。就在中途變亂起來。四下飢民。雲從霧集。成了莫大之勢。或東或西。沒有定止。叫名流賊。在先也還有幾個頭腦。假仁仗義。騙着愚民。後來所到之處。勢如破竹。關中山右。地土遼闊。各州府縣。既無兵馬防守。又無山險可據。失了城池村鎮。搶了牛馬頭畜。不論情輕情重。朝廷發下廠衛緹騎捉去。就按律擬了重辟。決不待時。那些守土之官。權衝利害。不得不從了流賊。做個頭目。快活幾時。即使有那官兵到來。幹得甚事。那時偶然路上行走。却聽得一人。唱着一隻邊調曲兒。也就曉得天下萬民嗟怨。如燬如焚。恨不得一時就要天翻地覆。方遂那百姓的心願哩。他歌道：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享着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殺。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你不會做天。你塌了罷。」

四下起了營頭。枝派雖不記清。那名字綽號也還省得。如：

大傻子劉通

王老虎王國權

老回回馬進孝

過天星徐世福

闖工高汝岳

闖將李自成

沒遮攔閔洪

掃地王惠登相

平世王賀景

闖場天韓國基

革天王賀一龍

混十萬劉國龍

活閻羅馬守應

一秤金牛成虎

虎拉海范世壽

賽金剛薛有功

紅狼劉希堯

巴山虎李園

草上飛徐世寶

紫金樑馮進孝

鬼子母董國賢

革里眼孫仁

金翅鳥王國曜

曹操羅汝才

九條龍郭大成

一斗穀孫承恩

獨脚虎劉興子

金錢豹柳夫成

莽張飛楊世威

蝎子塊白廣恩

八大王張獻忠

李公子李殿

鄧天王鄧廷臣

閻王鼻劉越

雲裏虎張得功

三猴兒劉超

老當家坤一魁

許多頭目。在那沒有城池。鄉兵寨堡的地方。兵馬一到。老小隨着俱行。憑着力氣。搶得驢馬。收得小子多的。就是管隊。凡四十歲以上。不論男婦。一概殺了。只留十二三歲到二十四五

歲上下的。當作寶貝。或結義做弟兄。或拜認作父子。你道他營中。爲何不要那老成的。因他年紀大了。多有係戀家小財產。恐生外心。惟是這些小夥子。奮着少年血氣。身家父母。俱無掛礙。不知天高地下。遇着打仗。不避利害。即使炮火打來。壞了前邊的。後邊的就湧上去。撞着堅厚城池。小子們拿着雲梯遮陽。撓鈎套索。搭着一個個扒頂而上。一日不破。攻一日。十日不破。攻十日。日間一隊。更番攻打。夜間又有一班專扒地洞的。在于城壕一二里外。用着捲地蜈蚣。穿山鐵甲。繞地而進。或刨了一兩個空隙。加上炮火。一聲炸烈。登時城墻倒塌。一擁入城。城內人民。殺戮之外。剩下小子。都率領而去。始初破城。只擄財帛婆姨。後來賊首有令。凡牲口上帶銀五十兩。兩個婆姨者。卽行梟示。殘破地方。拋棄的元寶。不計其數。有那貪心的。只好暗地埋藏。記認明白。希圖日後事平。掘取受用。誰知性命不保。那裏輪得你着。日久埋沒。聽人造化而已。所以彼時小子。看得錢財如糞土一樣。只要搶些吃食婆姨。狼藉一番。還有那忍心的。將有孕婦人。賭猜肚中男女。剖看作樂。亦有剗割人的心肺。整串燻乾。以備閑中下酒。更有極刑慘刻。如活剝皮。鑿眼珠。割鼻子。剗手腕。剔脚指。煨煉人的法兒。不知多少。只好粗枝大葉說些光景。叫人在太平時節。想那離亂苦楚。凡事俱要修省退悔一番。前日有個客人。從陝西河南一路回到湖廣地方。遇着行人。往往有割去鼻耳的。有剗去兩手的。見了好不寒心。後來見得

多了。不甚希罕。更有一個受傷之人。說來人也不信。大凡人的耳目口鼻。手足四肢。有些殘缺。還不傷命。只那頭顱砍了。登時便死。沒甚麼法兒補救得的。有個人。却在河南府雒陽縣地方。荒村小鎮之上。偶然騎着牲口。走到彼處。遇着疾風暴雨。無處躲閃。要借人家屋簷之下。暫時避雨。不料大雨滂沱。到晚不住。只得要求人家屋內借宿。裏邊走出個老者道：「屋宇蝸小。不敢相留。須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那客人因天色漸晚。不便趨程。看見老者家裏。尙有側屋二間。空閑閉着。再三相懇。那老者道：「側房雖是空的。客官借宿何難。此中有個舍弟在內。不便同居。」客人道：「既是令弟單身在內。有何不便？」老者道：「窮途相值。也是奇緣。但你見了不要害怕。」客人道：「我也在江湖上走了一二十年。隨我甚麼尊官貴客。窮兇極惡之人。何處不遇。怎便到你宅上就害怕起來？」嘴裏一頭說。腳下一頭走。將近側門。老者輕輕叩了一聲。裏邊響動。把門門拔脫。一手推開。客人隨着老者進內。猛然抬頭一看。只見門左側。站着一個沒頭的人。那客人一見。就大聲叫道：「不好。有鬼有鬼！」口尙張着。未曾閉。兩脚也就倒下地去。老者連忙扶起道：「預先我已說明。莫要害怕。你也口強說道不怕。如何便怕到這個地位？」那客人呆了半晌。問道：「怎麼緣故？」老者道：「你且坐定。待我慢慢說與你聽。」一手指着沒頭人道：「這個舍弟。向在潼關賣布生理。前年被流賊一路追趕。逃回不

料到家只離得三十里地面。却被土賊從旁殺出。把舍弟一刀。將頭砍落。倒在地。夜間就有許多豺狼。把死屍一半殘食。將次食到弟屍。那魂靈只聽得耳邊一聲喝道。畜生快走。督陣功曹。尙未查勘。如何就食。少間却見許多人馬簇擁而來。將陣上傷亡。一一照名驗過。點到舍弟。簿上無名。換個簿子查看。乃是受傷不死。尙有陽壽四載。次日舍弟心上。却就明白起來。將手摸那頭時。只有一條頸骨挺出在外。是夜我尙躲在村中僻處。却聽見有人叩門。乃是舍弟聲音。荒村中又無燈火。只得從黑影裏扶進屋內。他就將前村遇害緣故。說得明明白白。捱到天亮。纔見是沒頭的。却原來與沒頭的說了半夜。始初也吃了一驚。只見身體尙暖。手足不僵。喉嚨管裏。唧唧有聲。將麵糊米湯。茶匙挑進。約及飽了。便沒聲息。如此年餘。近來學得一件織蓆技藝。日日做來。賣些錢米。到也度過日子。客人聽見說得明白。心下方安。畢竟那脫惺忪。一夜不敢睡着。到底是個怕字。這也是亂世來的奇事。說做活人不得。說做死人也不得。如今再說一個分明是死人。倒做了活人的事。此事却在陝西延安府安塞縣地方。姓黨名一元。生平性子剛直。膂力過人。家業也極豐足。地方上有那強橫霸道的人。做那不公不法的事。他就去剪除了他。凡有貧窮厄難之人。他便捐費貲財。立爲提挈。遠近村方。俱感激他的義氣。一兩年間。處處仰慕他的聲名。不減太平莊上柴大官。鄆城縣的宋押司了。此時流寇尙未充斥。

州縣地方。聞有賊警。鄉紳士庶。俱各糾集莊丁。措辦月糧器械。以爲固守之計。上司又恐民間有那不軌之徒。乘機生事。也就上了一本。凡流賊蠢動地方。俱要舉一智力兼備之人。在郡城立爲都統。州縣立爲團練。村堡鎮寨立爲防守。俱各從公選舉。若才行不足的。也就不敢擔承。那時朝廷公令雖嚴。世風惡薄。有前程的做官。尙要費許多資財。若沒前程的百姓。夢也夢不見了。不料時下有團練之舉。人頭上也就當做真正官職一般。彼時公道在人。地方紳衿保甲。齊聲推荐黨一元。堪當此任。文書申上。撫按司道即便發落。黨一元也就承其職任。凡一應城守事務。調停設備。俱各得宜。不在話下。却說延安府清澗縣。也有個團練。姓南名正中。乃是鄉紳子弟。家業富厚。通縣稱爲巨族。平日好弄鎗棒。行些假仁仗義之事。只是心性好淫。見了人家美色婦女。却便魂不附體。不論錢財。畢竟要弄到手。住。若論其素行。怎麼將團練舉他。因他平日。專好結識市井無賴小民。地方村鎮稍有不平。便成羣聚黨。攪地番天起來。依着他的行爲方罷。故此地方上。大大小小。都是懼怕他的。背後起他一個綽號。叫做花花太歲。這個團練之職。除了此君。別人也不敢指望。一日吩咐人城外打掃演武廳。選了日子。操練莊丁。極早備了鮮明旗幟。鋒利刀鎗。大吹大擂。擺列行伍。一路整齊。迎到教場內去。那些鄉民。却從來未曾經見。有在市上住的。預先請了親眷住在家裏。門前垂了簾兒。看那行兵耍子。不料南團練

坐在馬上舉頭望進簾內。見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團練即便勒住了馬。故意道：「前隊兵丁如何稀少。」忙叫營中字識。取那冊來查點。吩咐地方。速備圍屏公座。緊緊對着簾內。擺設停當。下馬坐定。叫那字識。逐名唱過。那團練一眼只射在簾內。做出許多身分。賣弄風騷。倒費了兩三個時辰。纔到教場內去。也不過虛應故事。即便回衙。眠思夢想。正沒尋個頭路。却有門下一個伴當頭李三。綽號叫做鐵裏蛙蟲。曉得本官意思。即便摘了兩朵玫瑰花。故意走到本官前道：「小的偶在前街張鄉宦宅內採來一朵進獻老爺。一朵進上奶奶。」團練道：「三四位奶奶。一朵怎彀。」李三道：「這花不能多得。老爺只好送得意的一位奶奶戴罷。」團練道：「有甚麼得意的。昨日我倒看見一個十分得意。却難得到手。」李三伴作不知。問道：「住在何處。」團練就把簾內住處說知。李三道：「小的曉得了。這是本縣儒學齋長朱伯甫相公之妻黨氏。就是黨團練的妹子。如何能彀到手。」團練道：「你爲我設一計策。重重賞你。」李三貪着重賞。左思右算。想了一回道：「容小的三日後來回話。」團練便欣欣笑道：「我心裏如熟鍋灶上螞蟻。恨不今日就來回話纔好。」李三隨口應着。即便走出宅門。打聽得朱伯甫平素好酒賭錢。李三就帶了幾十貫錢。尋到彼處。與他相賭。故意賣個撒漫。勾引着他。同去見那團練。往來却好是三日。團練正在懷想之際。李三先進去附耳低聲。如此如此。團練一見朱伯

甫。果然是個酒糟頭。沒傷僮的朋友。即便留茶。稱贊了許多。道舍下少一位幕賓相公。立刻備了齊整聘禮。即日起館。午後排了極盛酒席。與他痛飲。直到五更。朱伯甫心中十分快活。次日即將聘禮。送與李三作酬。住了三四日。朱伯甫却要回家說知。也就要料理些安家糧食。團練道：「我知兄有內顧。早已着人送去。若不棄我武途出身。就今日與老兄結義。拜了兄弟。尊嫂即請到舍下同住。豈不兩便。」伯甫乃是糊塗糟塊。即便應承。就叫李三到家與朱宅娘子說知。娘子道：「我前日在門首。看見團練舉動。輕輕狂狂。只怕到宅同住。却是不便。不若我在城內舍親處。覓間小房。與宅內相近些罷了。」李三見娘子如此說話。却像有三分知覺的。若說得太緊。不肯進城。却不悞事。只得含糊應允。一面備了車兒。裝載些要緊家伙。到城中親眷處住下。團練看得光景十分寬緩。即便同了朱伯甫。過門邀請。說是通家盟弟兄嫂。必要請見。朱伯甫也攛掇娘子出來見了。團練假裝出十分老成恭敬。黨氏不覺墮其術中。依他搬到宅內。供給周全。自不必說。却就有些眉來眼去。黨氏也不在意。過了數日。李三却遣妻子攜了酒盒。假以探望爲由。吃酒中間。露些風情說話。娘子聽得不甚耐煩。不言不語。李三妻子。只道娘子有暗允之意。乘着酒意。將團練思慕。設局移來之意。一一說個詳悉。袖中拿出一枝金鑲碧玉搔頭。白玉同心結一枚。遞與黨氏。黨氏心知是計。也不推辭。且留在手中做個指證。即喚丈夫

出來。商量早早脫身。無如伯甫口嘴肥甜。一心信道團練是個好人。反把妻子罵個不賢不慧。生出事來。黨氏無計可施。只得寫了一信。將前後情節。通知哥哥黨團練處。黨團練聞知此信。怒髮衝冠。心下想了一回道。三日後新總督老爺到任。他必同我一處迎接。乘着空隙。密密差了十數名伴當。帶了馬騾。相隔不過二百餘里。火速就到。進了南宅大門。門上牢子攔攔不住。直入花園之內。竟將娘子攙扶上馬。那酒徒朱伯甫尚在醉鄉。也不管他。竟自出門來了。宅內登時差人報與南團練知道。彼時就在接官亭上。與黨團練爭嚷起來。同僚相勸。尚未息口。李三一馬就跑到黨宅。前後探聽娘子下落。南團練也不回家。帶了二三百個健丁。出其不意。竟到黨宅。把娘子搶了便行。黨團練路上聞知。卽帶隨從不多兵丁。登時追去。百里之外。狹路相湊。打了一仗。黨團練胆勇過人。反把南處人馬。傷了許多。南團練無心搦戰。只抱着娘子先跑。娘子看見仍落賊手。披髮顛狂。罵不絕口。轉到陡峻山坡。將身亂迸。馬忽驚跳。南團練手脚略鬆。娘子墮落重崖。可憐一個如花似玉之人。眼見得粉憔玉悴。南團練抱恨不已。黨團練知道妹子全節而死。卽在督臺下馬放告之日。寫狀并朱伯甫一齊告准。督臺看見狀上情節。拍案大怒。立刻差了八個旗牌找拿。南團練自揣罪孽重大。對頭又狠。後頭收拾不來。平日強橫霸道慣的。向來原有反叛之心。今朝攢促攏來。無計可脫。那鐵裏蛀蟲。又在旁十分挑激。遂開聲

道：「反了罷。」那些手下兵丁，似虎如狼的，一哄就起，先把本縣知縣殺了，劫了庫藏，燒了城樓，一路逢人就殺，怕殺的一路就跟隨了許多，提督早已知道，點兵發馬，就把黨團練加陞都司，差他領了二千兵丁，上前撲勦。南團練十餘日間，就擁了六七千人馬，雖則人衆，其實難民居多，日間放槍，夜間又怕官兵趕來，晝夜不睡，却都是疲倦的，怎當得黨都司奮勇當先，部下又是練熟人馬，一齊抄出小路，兩下撞着，大砍一番，將南團練的兵馬，殺了十之六七，負傷大敗，領了殘兵，逃入深山躲避，整整餓了七日，不料李三起手之時，就將本城內所搶輜重，帶了許多騾馬，前往流賊老回營中，先已投順，做個家當在彼。一時聞得南團練被官兵殺敗，躲在山中，即便請了五千賊黨，抬營前來接應。南團練得這救兵，解了重圍，即投入賊營，做個前隊。黨都司得了大捷，督臺甚是喜歡，正在休息之際，忽報賊兵已抵界上，仍復疾忙披掛，領兵應敵，只見有賊兵千餘，在前誘敵。黨都司不知是計，奮力追上，轉過樹林深處，四面盡是砍倒樹枝，塞着去路，急待回軍，那賊兵漫山遍野而來，黨都司逞着雄威，左衝右突，東擋西搪，雖則殺了多人，自己牌殺到西刻，終是氣力有盡，不料蹇溪山凹之處，馬足一蹶，墮落崖中，草窠裏伸出許多撓鈎，將黨都司網縛而去，解到營內，正當老回回陞帳，遠遠望見解進，即便下位，親解其縛，口口叫道：「哥哥，弟有罪了。」黨都司忠烈成性，怒目張牙，大聲罵道：「逆賊逆賊，朝

延何負于你。如此跳梁。且又護庇淫惡之賊。無端擾害地方。大兵不日勦除。尙不知死。」張拳就打。却被兩邊牙爪上前擠住。黨都司回身一肘。幾個掀翻。老回喝道：「左右與我依舊細了。發到剝皮亭上。就差南團練細細擺佈他罷。」南團練得了這句。就像奉了聖旨一般。換了一件紅袍。吩咐手下擺了公座。兩班牢子大聲喝起堂來。將黨都司攙進營來。要他下跪。黨都司挺身罵不絕口。南團練故意搖搖擺擺。做那得意形狀。上前數數落落。黨都司將自己舌頭嚼得粉碎。照臉噴去。南團練掩了面目。復去坐在位上。罵道：「你如此性烈。如今插翅難飛。少不得受我磨折。」道言未了。那黨都司咽喉氣絕。覺得怒氣尙然未平。左右報道：「黨都司已死。手足如冰。」南團練徐徐走近前來。上下摸看。果然死了。忙叫左右備起幾桌酒席。請了許多弟兄。開懷吃個得勝之盃。一邊叫人將黨都司騎的馬籠將過來。扶他屍首坐在馬上。那口雁翎刀也插在他懷裏。然後大吹大擂起來。南團練手持一盃。走到黨都司屍前罵道：「黨賊。黨賊。你往日英雄何在。今日也死在我手。」將酒盃往他臉上一澆。依舊轉身。將往上走。口中雖說。心下却不隄防。不料那馬縱起身來。將領鬚一抖。大嘶一聲。黨都司眉毛豎了幾豎。一手就把懷中所插之刀。掣在手內。兩邊盡道：「黨都司活了。黨都司活了。」南團練急回頭看時。那雪亮的刀尖。往上一幌。不覺南團練之頭。早已落地。衆人吃了一驚。黨都司僵立之尸。纔仆

倒在地。那馬猛然一躍而起，衝出營門，正撞李三騎馬回來，却當面一口把李三咬翻在地，心頭踢了幾踢，眼見李三已死，那馬即跳了幾跳，也就死了。衆人盡道：「忠臣義士之魂，至死不變，說已死了，尙且如此英靈，報了仇去，這個人比那死作厲鬼殺賊，更爽快許多了。」老回回看見英魂如此猛烈，也就退兵而去。後來世界平靜，屢屢顯靈，至今蓋個廟宇，香火不絕。起初說的是活人做死人的事，這回說的，死人做活人的事，可見亂離之世，異事頗多。彼時曾見過亂世的，已被殺去，在世的未曾經見，所以淹沒無人說及，只有在下，還留得這殘喘，尙在豆棚之下，閒話及此，亦非偶然。諸公們乘此安靜之時，急宜修省。」衆人聽罷，俱各懷然，慨嘆而散。

總評

人能屈安思危，處治防亂，雖一旦變生不測，不至錯愕無支，明季流賊猖狂，肝腦塗地，顛連困苦之情，離奇駭異之狀，非身歷其境者，不能抵掌而談。至于奸淫忠義，到底自有果報，如南園練以縱淫謀叛，黨都司以血戰被擒，邪正判然矣。不意狹路相逢，陷落仇人之手，小人得志，將欲抒宿恨以博新歡，誰知精靈閃爍，乘此扶屍數罪之時，即顯死銀生顛之舉，天之報施忠佞，果若是其不爽耶。乃知世間儘多奇突之事，人自作井底蛙爾，得此敘述精詳，一開世人聾瞶耳目。

豆棚閒話

第十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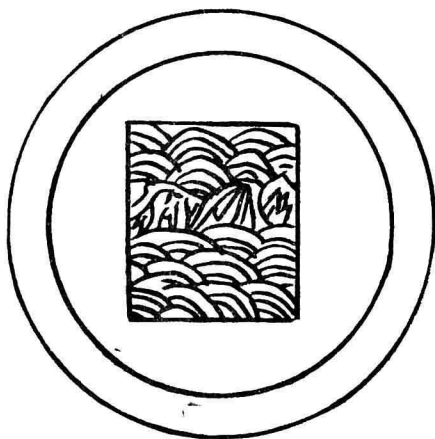
陳齋長論地談天

天下事不論大小。若要不知。除非莫爲。卽如豆棚上生了幾個豆莢。或早或晚。採些自吃。或多或少。賣些與人。不費工本。不佔地方。鄉莊人家。其實便利。也是小小意思。只因向來沒人種他。不曉得搭起棚來。可以避暑乘涼。可以聚人閒話。自從此地有了這個豆棚。說了許多故事。聽見的四下揚出名去。到了下午。漸漸的捱擠得人多。也就不減如庵觀寺院。擺圓場。掇桌兒。說書的相似。昨日老者說到沒頭人。還會織蓆。死的人還會殺人。聽見的越發稱道奇怪之極。回去睡在床上。也還夢見許多敗陣傷亡。張牙舞爪。弄棒拖鎗。追趕將來。沒處躲閃。醒來。則心裏怦怦驚恐。那聽說話的念頭。却又比往日更要緊些。此是豆棚下的人情。大率如此。不料這個說書的名頭。看看傳得遠了。忽然傳到城中一個人耳朵裏。聽見城外有人在那裏說故事。卽便穿了一件道袍。戴上一頂方巾。遠遠走出城來。捱村問信。彼時從人頭上聽得不真。

竟不提。豆棚的話，却誤說了一個寶朋友在村中講書。特來請教。東邊西邊，捱村問過。那裏有人曉得。將次問到那村中前後，有一人笑道：『先生差矣。此地並沒有寶朋友會得講書。只有這邊村裏，偶然搭個豆棚，聚些空閒朋友，在那裏談今說古，都是鄉學究的見聞。何足以瀆高賢清聽。』那人却也笑將起來道：『我委實悞矣。』即便走到這邊村裏去。果然看見豆棚下有許多人坐着。他也便捱身進去。座內一個人看見這人捱進棚來，隨即起身扯着二人，附耳低言道：『此老乃城中住的一位齋長，姓陳名剛，字無欲，別號叫做陳無鬼，爲人性氣剛方，議論偏拗，年紀五十餘歲，胸中無書不讀，聽他翻覆講論天地間道理，口如懸河一般，滔滔不竭。通國之人辯駁不過，不知那個勾引他到這鄉村裏來的。』道言未了，那齋長也就對面拱了一拱，開口道：『聞得這裏有一位大學問的朋友，講論古往今來的道理，小弟不遠數十里，特來求教。』衆人俱也面面相覷，不知甚麼來歷。只有昨日說書的老者道：『小弟輩偶然乘着風涼，說些閒話，都是耳目見的見聞，道路間的事實，不通經書，不入理路，就像念那勸世文一般的。幸而今日天氣還早，諸友尙未來齊，萬一小弟不知先生到來，在此放肆胡說，只怕污了先生之耳。連清晨的早飯也要噴出來哩。』陳齋長道：『老仁翁言之太謙，小弟此來，也不是好事，只因近來儒道式微，理學日晦，思想起來，此身既不能闡揚堯舜文武之道，于朝廷又

不能承接。周程張朱之脈于吾黨。任天下邪教橫行。人心顛倒。將千古真儒的派。便淹沒無聞矣。』老者道：『今日幸荷先生降臨。亦生平難逢之會。先生如不棄老朽。請登上席。賜教一二。』大開衆人茅塞。在先生具有救世婆心。想斷無所吝教。』齋長聽老者這番說話。却似挑動疥癩瘡窠一般。連聲道：『余豈好辯哉。亦不得已也。』對衆人將手一拱。竟到中央椅上坐了道：『老仁翁要我從那裏說起。』衆人道：『從未有天地以來說起何如。』齋長道：『未有天地以前。太空無窮之中。渾然一氣。乃爲無極。無極之虛氣。卽爲太極之理氣。太極之理氣。卽爲天地之根。天地根。化生人物。始初皆屬化生。一生之後。化生者少。形生者多。譬如木中生蟲。人身上生蝨。皆是化生。若無身上的汗氣。木中朽氣。那裏得這根。可見太極的理氣。就是天地的根。或說來未必明白。取一張紙來。畫一圖你們去看。』

天 地 初 分 之 圖



四 圍 皆 虛 氣

陰氣重濁沉聚于中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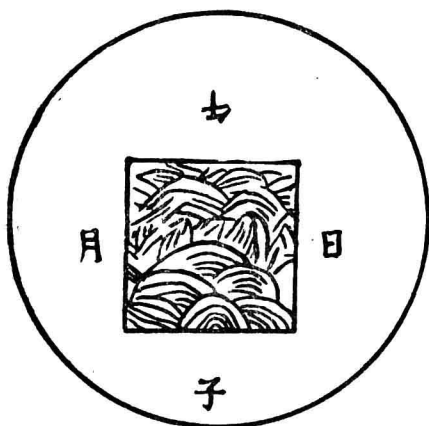
衆人道：『太極理氣。怎麼就有陰陽日月星辰。』齋長道：『陽之精爲日。陰之精爲月。星辰浮運於天。俱以象顯。陰氣聚會于中爲地。五行萬物。承載于地。俱以形顯。譬如人鼻中氣息。出者發揚而溫。屬陽。入者收斂而寒。屬陰。陰凝聚于中。而水泥變化。五行皆備。陽浮動包羅于

外運旋上下。形如鷄蛋。地乃鷄黃。浮奠于中而不動。天如鷄青。運動于外而不已。天行常健。自無一息之停。隨氣運動。自成春夏秋冬。風雲雷雨。人物之化。化生。生而世界乃全矣。天地靈秀之氣。充溢滿足。自生聖人。以助造化所未備。故聖人與天地參者。正謂此也。你們未必明白。再畫一圖。你們細看。』隨又畫出一個圖來。

日所到處即爲時。如日到午則爲午。餘時皆然。

天清地甯之圖

四圍俱氣



日爲陽主當子之正中日

上升則陽氣皆升所以屬

陽

午之正中。日下降則陽氣

皆降而陰氣升矣。所以屬

陰

天包地而左旋有南北而無東西上下

衆人道：『天體輕清。那玉皇大帝在于何處。地體重濁。那閻王鬼獄又在何處。』齋長道：『天體輕清。時時運行。豈容一物。物既不容。安得容神道居之。晝在上者。夜必隨時序而漸轉于下。夜在下者。晝必隨時序而漸轉于上。若有玉皇等神。果在天宮。必因時刻運轉。難道神道也隨着倒轉來不成。地體極厚。下皆水泥土石。重重積聚。若有閻王鬼獄。難道住在水泥土石之中不成。』衆人道：『聖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天地在。聖人亦該在。如何羲皇堯舜孔子也。就隨世而沒。』齋長道：『未生聖人之時。此理此氣在天地。既生聖人之後。此理此氣即在聖人。雖聖人壽考而終。那道德教化垂範萬世。與天地同其悠久。可見聖人之身雖沒。那理道依舊遠之天地。天地常在。即聖人亦常在也。』衆人道：『孔子是個聖人。也還去請教那太上老君。想也是個怕死的緣故。』齋長道：『老子乃是個貪生的小人。其所立之論。尙虛尙無。尙柔。觀其訓弟子曰。觀吾舌。舌在。非以其柔耶。觀吾齒。齒亡。非以其剛耶。天地生物。宜剛自剛。宜柔自柔。如使人口中牙齒。皆像那舌根柔軟。連飯也不能吃了。何以生長于世。又如金有五色。有黃金。有白銀。有黑鐵。有銅錫。若說金銀性柔而貴。金銀不過打造首飾器皿玩物等類。在剛鐵用于耕。則有粒食養命之功。用于廚。則有烹庖斷割之功。用于兵。則有安民禦盜之功。其他難

以盡述。總之爲其剛而可用也。人之貪色者。必以柔而眷戀。貪財者。必以柔而彌縫。小人之徒。必以柔而趨利避害。假如女人性剛。誰敢調戲得他。火性至烈。誰敢玩弄得他。義經易理。專重剛字。老子說個柔字。則已達悖聖經天道矣。且人生不過百年。老子貪生于百歲之外。又欲陽神不滅。以盜造化之氣。故其尙虛無者。實欲貪其有也。尙柔者。實欲勝其剛也。與天地正理不大相悖乎。考得老子生于周末。卽今河南府靈寶縣地方。其父名廣。乃鄉野貧人。幼與富家傭工。年過七十。尙未有妻。其母亦鄉之愚婦。年過四十。尙未有夫。偶在山中苟合。得了天地靈氣。懷胎八十個月。主人惡其胎久。不容于家。不得已。走于曠野。大李樹下。生下一白髮白眉之子。其母亦不知廣爲何姓。遂指樹爲姓。見其耳大。遂名李耳。世人見其髮白。呼爲老子。及長而爲周天子看藏書。做個卑官。所以多知古事古禮。故孔子有問禮問官之舉。及後來年老。見周室將亂。遂騎青牛。西入函谷關。遇關尹名喜者師之。作道德經五千言于秦川藍屋縣。遂卒于此。其墓在焉。此老子之始終也。生前不能救周室之亂。又不建一毫功業于世。死後返爲天上三清。豈有是哉。』衆人道：『佛子西來之教如何。』齋長道：『佛氏亦貪壽之小人。其說尙空。一切人道世事。皆弃而不理。并欲絕滅其念慮。使心常空空。無我有耳目。滅其視聽。使耳目常空。有口體手足陰陽之形。必盡制之不動。使百體常空。務要精氣神三者完足。會而爲一。性靈不

滅。常存于世。此以貪生貪有之心。由真空而成其真實也。盜天地之精華。不肯還之天地。是天地間之大賊也。豈得謂之真空。考得佛未生之先。其母夢一大白象。來夢中投生。自此懷胎。日漸大。腹不能容。及生時。裂其母腹。死而後生。此天生怪異之人。將亂宇宙。故先殺其母耳。世間惡物如梟鳥。如蝎子。如毒蛇。其生也。母必先死而後出。佛之生也。豈與惡類之相同乎。因其初生而先傷其母。世人乃設齋打醮。百方爲母祈福。是佛之不保己母者。反能保他人之母乎。又考得佛在西域。爲梵王國主。有美妻美妾。稱爲菩薩。金帛財寶極多。國雖殷富。而地方狹小。氣勢甚弱。四鄰之國。皆強橫暴虐。常常被他侵凌。佛國兵馬微少。不能抵敵。遂奔國而逃。沒奈何。偈一修行好善之說。又立出許多四生六道。報應輪迴的榜樣。以愚弄那四鄰。他的意思。不過說道。你等今世殺我人民。搶我財物。後世必轉變犬馬。填還我的。是以十二年間。四鄰果被愚惑。佛復歸國。與妻子完聚。其國仍舊富強起來。子子孫孫。方得保全。佛本以智術說個真空。倒得了許多實利。他原不以術化我中國。只因中國聖人之教化不行。人的欲心勝了。則惑心益勝。不敢向堯舜周公孔子闡明道義。惟向佛子祈求福澤。聖人教人無欲。教人遠鬼神。以盡人道之常。佛子惟知有己。把天下國家置之度外。以爲苦海。而全不思議。自以爲真空。而其實一些不能空。誘人貪欲。誘人妄求。違誤人道之正。總此求空之一念也。』衆人道：『四大皆空。

陽神不滅。佛老之論。總無沾滯。不過存此真性。可以長生永命。亦天人之正理也。先生言之。何其辭歟。『齋長道：『老子貪生。壽過百歲。而又欲陽神不滅。佛子貪生。止活六十三歲。而迺要真性常存。世上人壽數皆有定期。而佛老獨要長生。舉世死皆滅亡。而佛老獨要常存。此身之外。又說一個陽神之靈。又有一個真性之靈。故佛氏一身而有三像。老氏一身而分三清。分明地上一株柳樹。又變一個柳精出來。洞裏一個狐狸。又變一個狐精出來。一個佛老。又能分身出世。豈不與樹木禽獸之成精作怪的有何分別。不惟如此。我還把佛老邪說。向來世人受其大惑大亂。皆屬迷而不悟。我今歷歷指出。約有十件。你們細心領會着：

一件。佛經舍利子之說。以此身爲房舍。性靈常存。世世輪迴。吃母之乳。如江水無窮。遂以父母爲房舍。特借其房以轉生。此則輕視親身。比之土木。啓天下萬世以不孝之罪。其滅天性一體之大惑。一可恨也。

一件。佛經視此身爲房舍。而不知愛惜。故求福利者。今生如不遂意。欲來生受用。乃因朝山進香捨身。投之千丈崖下。跌碎骨體。又如蕩子與娼妓。淫男與狂童。情濃愛厚。一時不能割捨。遂同自縊投河者。往往有之。蓋謂今生不常相守。欲祈來生做夫安也。此則信了轉身之謬。一旦輕棄此身。其妄自殺身之大惑。二可恨也。

一件。世人視此身爲房舍。而不知珍重。故信神奉佛的婦女。被僧道奸徒欺哄。以爲此身一客房耳。極不要緊。女體多與男相交。通龍脈。會佛根。今生陰形。來生必轉爲男身。往富室良家婦女。每被奸淫。甘喪羞恥。而急昧終身。此其淫亂閨門之大惑。三可恨也。

一件。世人迷于前生報應之說。故強盜兇徒。執刀奪人財物。曰：「你前世少我債。負我今來討。」或恃勢逼人之姦。或巧言誘人之淫。曰：「我與你原有宿緣。今世所以遇我。」其他種種惡積。皆可以藉口。前生爲解。又有那奸學仙人。鍊丹養汞。每被方士將銀盜去。此其陰助奸盜之大惑。四可恨也。

一件。世人迷惑佛經。信其懺悔罪過。故奉佛者。白晝百方爲惡。無所不至。及夜間焚香誦經。祈免罪獲福。日日作惡。夜夜懺悔。甚者有一盜入午門樓上。及內官拿住。把他衣服剝開。搜看。渾身皆是佛經。蓋彼酷信佛經。免禍超脫。故穿在身上。以作盜耳。此陷害世情之大惑。五可恨也。

一件。世人迷惑于奉佛敬道。朝山進香。每月苦力攢錢積米。而父母凍餓。衣食不足。全不在心。又家家設立神龕。供奉佛仙外神。而祖宗先代。反無祠堂。此其滅親背祖之大惑。六可恨也。

一件。世人惑于清淨苦空之說。以爲修仙學佛者。必無妻子家產而後可。不知人乃血氣骨肉以成此身。豈是土木水石。豈無陰陽配合之欲。彼佛老雖倡清空之論。亦何曾無妻妾子孫財產。彼乃虛說這個箍圈。天下後世之人。反實實遵行着他。終久戒守不定。仍舊那情欲妄動。無所不爲。奸拐徒弟。哄誘良婦。甘心爲禽獸而不恤。此其敗壞廉恥之大惑。七可恨也。

一件。佛老倡欺世異說。使後世人人迷于求福。不修人事。故前有賊兵圍了京都。君臣猶穿了戎馬之服。聽講老子。聽講佛法者。不可勝數。不止于梁武帝餓死臺城。宋徽宗被擄沙漠。唐玄宗播遷蜀道。此其欺君誣國之大惑。八可恨也。

一件。假佛老神術仙方。燒香聚衆。始令人照水盆。看見自己乃一貧病乞兒。後將家財罄捨。照見盆內。男則王侯將相。女則皇后嬪妃。冠裳珮玉之狀。久之起兵造反。屠城陷陣。如漢時張陵。張角。元時韓林兒。徐增受。及明時唐賽兒。趙古元。徐鴻儒等類。流毒天下。傷命數萬。雖綁在法場。那師師弟弟。猶說我等往西天去。至死不悟。此其陷世斬殺之大惑。九可恨也。

一件。士農工商。各修職業。無非接濟衣食居室之利。盡倫理教化之常。缺一不可。彼佛老

倡修行謬說。僧道姑尼四等。男女游手游食。騙錢安享。做那淫逸不道之事。上逆天倫。下廢人事。消磨世間財物。與豬羊魚鱉相同。如達摩西來。在嵩山面壁九年。安享世間衣食。以自修證。使天下人人皆面壁九年。則職業盡廢。誰人肯去耕織。衣食無所從出。則舉世之人。皆凍餓死矣。豈是天地造化之正。况其修廟宇。貼金像。醮祭齋會。費財無窮。此其廢業蠹財之大惑。十可恨也。

我乃聊舉十件。他類尤多。不可勝述。卽此可以相推。彼佛老仙神。果可以勸化愚俗。我亦何苦舉此十件。說他許多違悖正經道理。但我自有生以來。凡所聞見。皆其惑世誣民。蠹財亂倫之事。深可厭惡。諸君果能體察此情。則知我不得已之心。甚于孟子繼堯舜周孔。以解豁三千年之惑矣。』衆人道：『如先生之說。佛老俱不足取。則天堂地獄鬼神一道。亦滅絕矣。』齋長道：『世俗之人。醉生夢死。于神鬼之說。沉溺而不可解。總起於貪利邀福之心。成其迷惑。佛老乘其迷惑之見。假捏天堂地獄水府等神。及鬼怪人妖。長生錫福等事。騙人之財。惑人之心。亂人之倫。欲與堯舜周孔子之教。爭立于世。說天上有玉皇仙官。如封神降雨。賞善罰惡。皆奉玉皇勅旨後行。玉皇經云：「西方有淨德國王。四十無子。寶月皇后與君同祈于三清老君。老君送一子。生卽玉皇。」玄武經云：「西方有淨樂國。國君無子。祈于老君。老君送一子。卽玄

武祖師」佛經云：「西方有淨善國。生太子名佛。娶妻耶陀氏。生子摩睺羅。後出家十二年。得道成佛。」如此看來。釋氏之始。實在周家七百年之後。古卽是今。今卽是古。今時之所無。豈古時之所有。如今查考西方。皆腥臊羶臭之夷人。何得以淨字名之。今時所見。並無三頭六臂。四眼八手之人。何得信其爲天王神將。亦並無二百三百歲之人。何得信其爲長生不老乎。」衆人道：「玉皇卽上帝也。書上說。武丁夢上帝賜傳說。孟子說齋戒沐浴。可祀上帝。明明的是有上帝矣。」齋長道：「唐虞之世。已惑于鬼神之說。就傳得有上帝之象。武丁好賢。極其誠篤。夢中見一個傳說的形貌。未曾知其名姓。遂畫形像。訪而求之。如世上人不會見生龍活鳳。夢寐中却常見之。亦畫像中見過。故能形于夢寐。若說真有上帝。冕旒冠裳模樣。那黃帝方制衣裳。可見上帝乃在黃帝後所生。黃帝前却不會有上帝矣。若說黃帝前就有的。難道始初赤着身體。到黃帝時重複冠裳乎。所謂帝者。天地萬物之主宰也。故名之爲帝。曰上帝者。自統體一太極者言也。太極卽上帝。有何形像可見。可以祀上帝者。卽此心清淨。可以對上天也。」衆人道：「地獄閻羅掌管生死。生時有鬼送他來。死時有鬼勾他去。受罪有鬼拷打他。人之爲善。轉生富貴物之爲善。亦能轉生爲人。人之爲惡。轉爲禽獸。物之爲惡。滅其性靈。其說果否。」齋長道：「此戒訓愚俗之人則可。其實道理不然。彼男女交媾。父精母血。聚而成胎。母腹中本自生

生。若待有了胎。然後鬼魂來投。不知從孕婦口中投的。還從孕婦腰間投的。向來肚中血塊。岌岌而動者。又是何物。人有此身。必形與氣相合。而後知疼痛。今有半身不遂癱瘓之夫。火攻針刺。尚不知痛。若人死後。形氣相離。都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有何軀殼形質。可以加其刀山劍樹。油鍋碓磨之刑。即使說黑罡風。把惡人的既散之魂。依舊吹合攏來。再受罪起。那陰司鬼判。也沒這樣細細工夫。」衆人道：「閻王鬼判。註人人生時。卽註死期。一切妻子富貴窮通等項。皆註定在簿上。不容改移。這却有的麼？」齋長道：「玄武傳上說。妖魔吃人無數。玄武收之。人間方除得害。若果然吃人無數。則閻王處不會註定人應死之數矣。若說註定妖魔該吃。此報應正當之法。玄武出力救之。反不是註定生死之說矣。又說八百歲的彭祖。曾娶過妻七十二人。第七十二之妻。將死之時。問彭祖何故享壽大多。想不在閻王簿上麼。彭祖曰：「我的姓名。判官將來做紙撚兒。釘在簿上。」妻見閻王。閻王問道：「彭祖何妻之多。」妻對云：「他姓名做紙撚了。」閻王拆簿看之。方勾取彭祖而去。這樣看來。彭祖之妻。也是濁亂生的。閻王不會註定。彭祖一生衣食窮通。不會註定。別人的偏註定不成。况孔孟時。世無紙撚。俱以竹簡木板爲之。此地獄尚在水泥土石之下。那得有個簿籍。藏這個紙撚。此說太荒唐矣。」衆人道：「城隍土地之神。乃是處處有的。難道也有甚麼別說？」齋長道：「唐虞之際。尚無城池。夏商以后。方

建城池。以禦盜賊。後人遂立城隍廟。祀城隍土地。總稱地祇。是人與萬物之母也。分之在田土。謂其功生五穀。祀之爲社神。在鄉村街市。謂其功能奠安。祀之爲土地之神。在一家宅院。謂其功能承載。祀之爲中霤之神。在一方山陵。謂其功出百貨。祀之爲山嶽之神。在城牆池濠。謂其有禦盜捍患之功。故祀之爲城隍之神。皆此一土耳。在人心。無非飲水思源。感恩報德之意。豈可以前殿塑男。後殿塑女。在家又塑一老頭子之像。分明以人身之小形像。輒敢誣枉天地自然之正神也。此說更又荒唐矣。」衆人道：「城隍土地。往往顯靈。實實有個人像。活現出來。怎麼總說一個土字。」齋長道：「顯靈者。又有一種道理。世間忠義英雄烈士。或抱冤枉屈死。或無子早年猛死。其英靈之氣不散。多依神廟顯應。如元時殺了文天祥。明時殺了于忠肅。謂其爲今之都城隍。天地間生爲正人。死爲正氣。正氣之靈。爲河嶽山川城隍等神。自然而然。不消勅封。不由人捏。皆造化正理之妙運耳。其實山川土地。本自個神靈。不可專指某人爲某神也。」衆人道：「正人固是以氣爲主。天地間儘有妖人異事。不常顯將出來。我數年在中州。看見柳樹上生一二寸人形。江西天上。落下黑米。徐州天上。落下人頭細豆。眼目口鼻俱完全的。世間異事妖物。信有之矣。」齋長道：「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也曉得世間非常之變。間或有之。乃是災禍徵兆。聖人只道其常。不肯信此怪事。以啓人迷惑之端。若佛老專專以此嚇人。所以

爲邪道耳。如世界將變。或萬物將死于兵荒。故五行皆成妖怪。不獨柳樹石塊。狐狸猴子已也。在人只有正身修德以消化之耳。」衆人道：「妖術怪事。不是神仙也。造作不出。明朝成化年間。河南偃師縣一個百姓。叫名朱天寶。死了埋後三日。其妻三翠兒。拿了些葷素酒食。往去祭祀。走過高嶺。遇見一塊大石。高有二丈。翠兒剛到石邊。忽然一聲響亮。山石崩倒。露出石匣一個。翠兒上前看時。石匣開有一縫。露出寶劍一口。妖書一本。翠兒悄悄持回。誦習數日。便知人家未來之事。鄉人稱其奇異。奉爲佛母。拜從的不及一年。約有萬人。他有法術。田中苗葉。吹氣變爲刀鎗。板凳變成虎豹。布圍變作城池。一旦反亂起來。官兵勦捕。兩下殺傷甚多。方得拿獲。翠兒監禁在獄。不出三日。枷鎖繚肘俱在。翠兒不知去向。此等法術。不是仙人。具此神通。也不能有此靈異。」齋長道：「妖人亦神仙之類。盜天地一種化工之巧。爲此妖術。藏在山間。世運將變。人民應該遭劫。一旦付之妖人。助以爲亂。彼時殺死。餓死。屈死者。不可勝數。雖天地氣數所致。萬民生靈所遭。然自神仙作之。其逆天之罪難逃。信乎神仙。非惟無益于世。而實有損于世者也。」衆人道：「金主渡揚子江。水不及馬腹。元太子北逃。至大河無船。空中獻一金橋渡河而去。非怪事乎。」齋長道：「天地造化之氣。不足者助之。有餘者損之。夏商以前。人生極少。故天運多生聖賢。以生養萬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後。人生極多。則暴惡亦多。良善極少。天

道惡人之多。故生好殺之人。彼爭此戰。如生白起。坑趙卒四十萬人。柳盜跖橫行天下。壽終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亂中原。賜元太子金橋。以存其后。原非天道無知。乃損其有餘故也。卽如天意欲復漢業。故光武有冰堅可渡之異。天道窮則變通。怪異之事。亦或有之。不可一概拘拘論也。』衆人道：『先生之言。俱是窮源探本之論。大醒羣迷。我輩聞所未聞。開盡從來茅塞。但佛老之教。盈滿天地。浸灌人心久矣。先生一人。獨持其說。排以斥之。佛骨表。無鬼論。不足奇也。竊恐外道之羽翼居多。先生之唇舌有限。先生未必能爲世人福。而世人實能爲先生禍也。』齋長覺得衆人之論。牢不可破。乃云：『日將暮矣。余將返駕入城。』老者送過溪橋。回來對着豆棚主人道：『閒話之興。老夫始之。今四遠風聞。聚集日衆。方今官府禁約甚嚴。又且人心叵測。若盡如陳齋長之論。萬一外人不知。只說老夫在此搖唇鼓舌。倡發異端曲學。惑亂人心。則此一豆棚。未免爲將來釀禍之藪矣。今時當秋抄。霜氣逼人。豆梗亦將槁也。』衆人道：『老伯慮得深遠。極爲持重。』不覺膀子靠去。柱脚一鬆。連棚帶柱。一齊倒下。大家笑了一陣。主人拆去竹木竿子。抱蔓而歸。衆人道：『可恨這老齋長。執此迂腐之論。把世界上佛老鬼神之說。掃得精光。我們搭豆棚。說閒話。要勸人吃齋念佛之興。一些也沒了。』老者道：『天下事。被此老迂僻之論。敗壞者多矣。不獨此一豆棚也。』

總評

滔滔萬言。舉混沌滄桑。物情道理。自大入細。由粗及精。剖析無遺。雖起仲尼老聃釋迦三祖。同龔而談。當亦少此貫串博綜也。且漢疏宋注。止可對理學名儒。不能如此清辨空行。足使庸人野老。沁心入耳。不寧惟是。卽村婦頑童。從旁聽之。亦有點頭會意處。真可聚石而說法矣。篇中關佛老數條。是極力距詖行。放淫辭。一片苦心大力。艾衲所云。知我不得已之心。甚于孟子。繼堯舜周孔以解豁三千年之惑。豈不信哉。著書立言。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亦在乎後學之善讀。如不善讀。則巨君介甫。以經術禍天下。所必然矣。卽小說一則。奇如水滸記而不善讀之。乃誤豪俠而爲盜趣。如西門傳而不善讀之。乃誤風流而爲淫。其間警戒世人處。或在反面。或在夾縫。或極快極醜。而慘傷寥落寓乎其中。世人一時不解也。此雖作者深意。俟人善讀。而吾以爲不如明白簡易。隨讀隨解。棒喝悟道。止在片時。殊有關乎世道也。艾衲道人胸藏萬卷。口若懸河。下筆不休。拈義卽透。凡詩集傳奇。剖劖而論炙天下者。亦無數矣。邇當盛夏。謀所以銷之者。于是豆棚閒話。不數日而成。爍石流金。人人雨汗。道人獨北窗高枕。揮筆構思。憶一聞。出一見。縱橫捭闔。議論生風。獲心而肌骨俱涼。解頤而蘊隆不虐。凡讀之者。無論其善與不善也。目之有以得乎目。耳之有以得乎耳。無一邪詞。無一頗說。凡經傳子史所闡發之未明者。覽此而或有所觸長焉。凡父母師友所教之未諭者。聽此而或有所恍悟焉。則人人善讀之矣。則成十二。先示人間。續有嘉言。泚筆伊始。